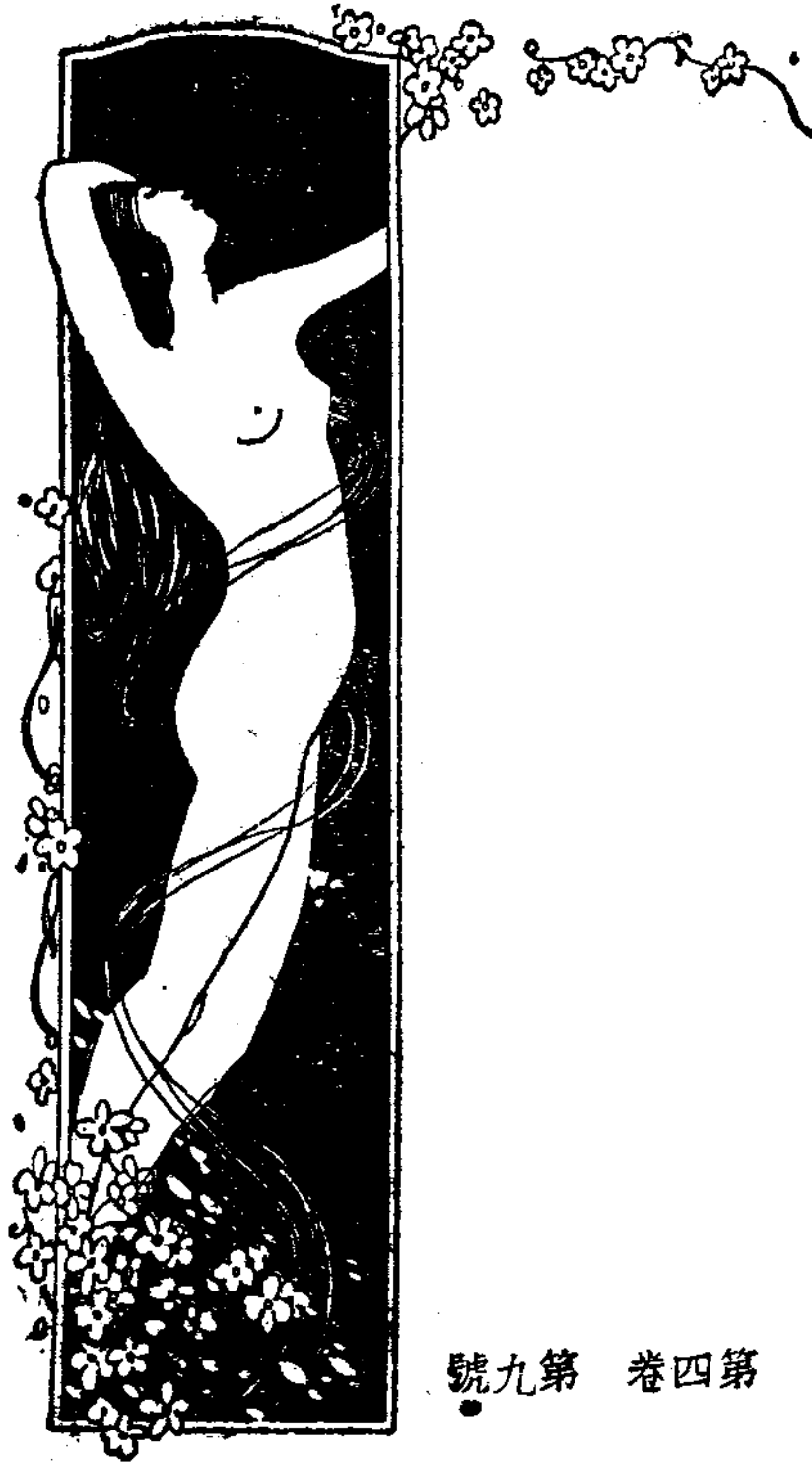


周瘦鵑主幹



紫羅蘭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第四卷 第九號

# 牌盤絞



其味絕倫  
其香匹鮮



# 荒唐夢

版出已

此一舉動人情造之亦會其存

本書係用荒唐浪漫之社會為背景

一宣布浪子蕩婦踰檢蕩閑種種秘密

運筆清靈 宛如紗籠模特兒

叙事艷膩 肉香四溢 桃源路隱約可見

書中披露荒唐男女奇事百數十件

件件驚心動目為人意想所不到

**警告** 凡三十歲以下男子血氣未定火氣未脫不許讀荒唐夢

全書三十萬言  
分訂六厚冊  
定價大洋四元  
實售二元四角  
加贈美觀錦盒  
一只荒唐社會  
寫真四十八幅

獻奉愛讀諸君  
特價印花一枚  
凡剪下下列印花向玫瑰書店購荒  
唐夢一部者減收特價大洋二元外  
埠另加郵費一角六分至十八年十  
二月三十日截止過期及不附印花  
無效各分售處不憑

三夢唐荒三  
花印價特

上海交通路麥家園口  
**玫瑰書店發行**

## 玫瑰書店 其他新出圖書

- 荒唐大觀……………四册……………三元
  - 玫瑰花片……………二册……………一元六角
  - 跳舞指南……………一册……………八角
  - 男女交際學……………一册……………八角
  - 黨國偉人軼事……………一册……………八角
  - 上海常識彙刊……………一册……………一元
  - 荒唐世界彙刊……………一册……………七角五分
  - 綺霞劇本彙刊……………一册……………五角
  - 上海竹枝詞……………一册……………二角
  - 孽海濤……………四册……………三元五角
- ▲以上各書一律六折出售郵費加一▼

# 吐血癆藥草

病者福音

文人學士大都伏案作書。胸膈不暢。肺部尤易受病。所謂嘔出心血是也。且肺癆之起。初因寒暖不均。操勞過度。或神思多慮之刺激。遂生咳嗽。咳嗽甚則肺部傷。癆菌乘機侵入。惹患吐血之病。非尋常醫藥所可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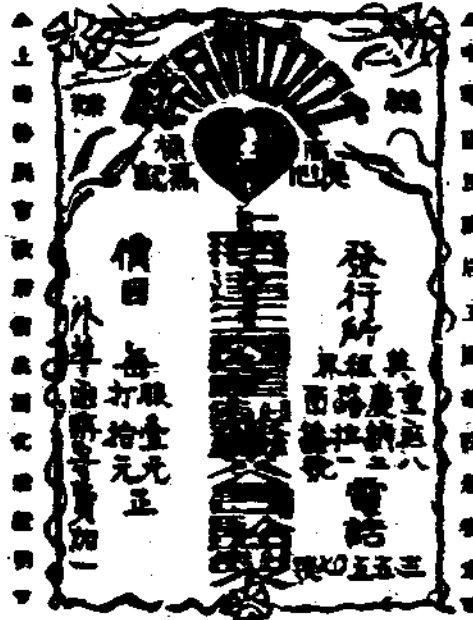
吐血肺癆藥草。採自西川。得之不易。功效如神。屢試屢靈。且性溫味澀。質地和平。曾經國民政府工商部註冊審定。及上海特別市衛生局化驗證明。確有殺滅癆菌之特長。誠為治各種肺病之唯一良藥。請君試購一二服。即有奇效。且知斯言之不謬也。

## 主治

肺癆 肺癰 勞傷 肺痿 痰喘 咳嗽  
 婦癆 遺癆 新久 吐血 體虛 鬱悶  
 痰中夾血 損傷吐血 各種肺癆

每服一元  
 每打十元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上海英租界孟納拉路八二二號 達生國產製藥公司啟



(認明封袋上良商標)

# 蓓開唱片

牧童哥說：  
蓓開唱片，  
音準質美，  
足當  
無雙之譽。



號六六 司公片唱開蓓海上 路川四

# 大光明戲院

◀靜安寺路四五號卡爾登跳舞場原址▶

◀電話三三六八——三三六九▶

## ●開映有聲影戲之宣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之影戲界。爲一大革命之影戲界。樹新旗幟。開新紀元。羣焉趨重於有聲影戲。無聲之影戲。漸成落伍。本院有鑒於此。爰不惜重金。特向美國購得最新式最完備之慕維通有聲機（附維他風）一座。組織極繁複。與前此他家所用者。截然不同。其發音之正確。之優美。之清晰。得未曾有。并已更換特大銀幕。以期盡善。此機之裝置。在上海影戲院中爲開山鼻祖。其精美與偉大。亦可自居首席而無愧色。美國所有最著名之有聲影片。亦已一一在訂購之中。本院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志。將以最良好之有聲影戲貢獻於國人。凡百君子。幸垂察焉。

# 雙龍名茶

本主人向親赴各省名山。選辦各種紅綠名茶運輸歐美。歷八十餘年。信昭中外。茲為利便國人起見。特在南京路開設雙龍茶店。專售龍井。碧螺。兩前。祁紅。寧州。普洱。雙薰。巖茶等品。以及各種花朶雙龍牌各種紅綠聽茶。並備有美術鐵聽福州漆罐。江西磁瓶。竹錫聽子。以便顧客選擇裝載各茶送禮之用。又新出**便宜茶**一種。紅綠俱備。色香味均臻上乘。每包淨重二兩。祇售銅元十枚。由各煙紙店各雜貨店代售。購者不勞跋涉。

先施 冠生 新園 永安 各大公司及各商店均有出售

百貨 京貨 茶食

雙龍茶店謹啓

上海南京路西首

電話六二四六五

紫羅蘭第四卷第九號目次

圖畫

柳下

丁巳生錄

水國風光

胡伯翔攝

接吻

張珍侯攝

春光

陳樹人作

文字

醉靈日記……………陳小鏡

鄰……………張慧劍

湖上詞……………范煙橋

玻璃監獄……………林儻琴

遺囑的怪秘收藏法……………張碧極

心漢閣雜記……………趙眠雲

嘆……………王梅璠

鏡窗短記……………楊劍花







## (二) 次目號九第卷四第蘭羅業

少少許集……………周瘦鵑

▲恐怖

革命外史 紫蘭女俠……………漱六山房

第九回 展涼風當頭飛白雪  
援俠女挾彈走長街

荆棘江湖……………姚民哀

第卅九回 顧友誼細訴隱情  
僉工夫險遭不測

方多麥士傳……………張碧梧

第十九回 科學高能奇異大白  
容顏四變真像終明

### 婦女之樂園

▲復合的黏土……………徐綺城女士

▲胖了……………震雲女士

▲婚姻之魔……………梅影女士

▲可憐的青年……………萍女士

上海小東門民國路新開

# 鴻章綢緞局

本月初一日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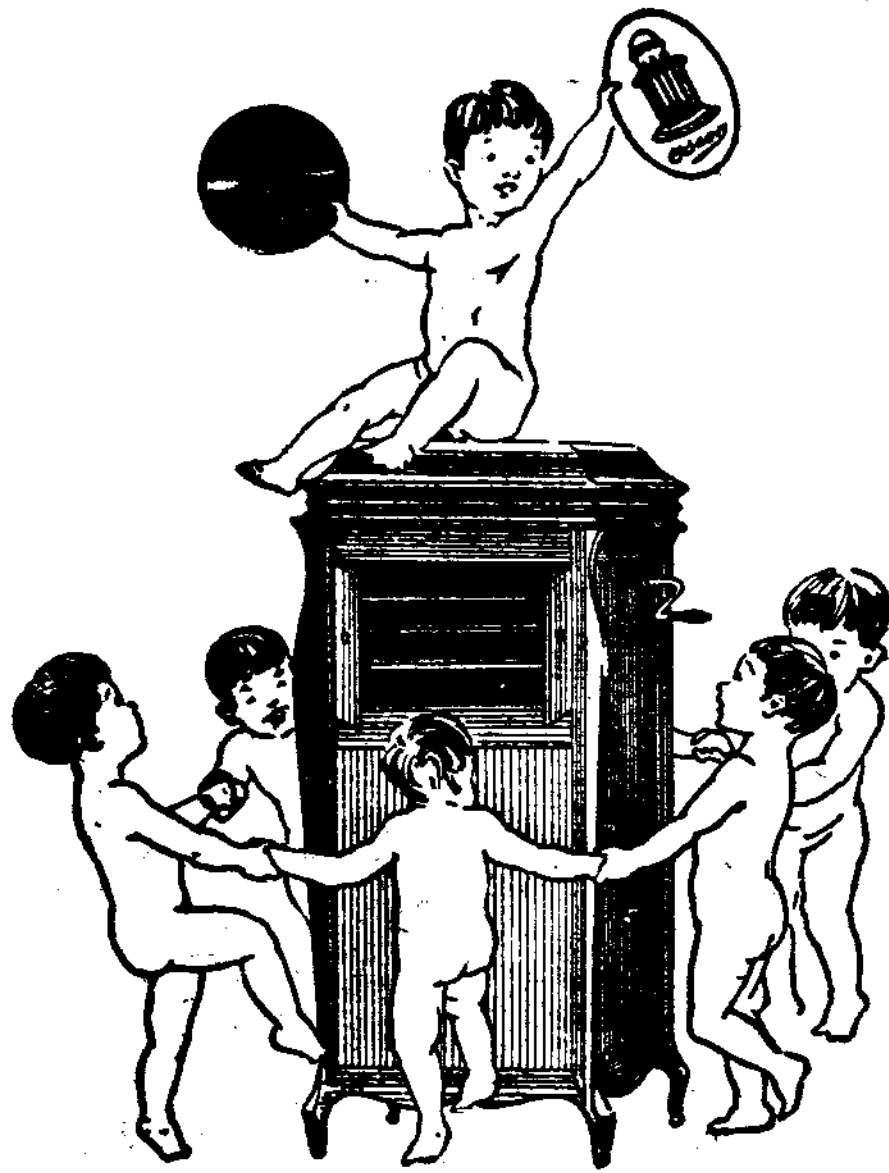
大減價四星期

衣庫歡迎  
萬參  
有觀

● 所發明鴻章綢半價贈送一萬件

高亭唱片為家庭中唯一恩物

高亭唱片銷全國· · · 邇來皆知· · · 收諸名伶無手· · · 不調高響逸· · · 歷歷如真· · · 之· · · 家庭· · · 中· · · 備· · · 心· · · 悅· · · 耳· · · 以· · · 解· · · 悶· · · 消· · · 愁· · · 誠· · · 家· · · 不· · · 可· · · 備· · · 之· · · 恩· · · 物· · · 也· · ·





本公司所製新裝  
為中國婦女服飾之總源

創中國未來的美的裝束

上海靜  
安寺路  
斜橋總  
會對面

# 雲裳公司

上海唯一婦女服裝商店

# 皮貨業大王

# 天發祥

十周紀念

繼續奮鬥

△本號之有今日實為十年來奮鬥之成績  
 △茲屆十週紀念仍抱奮鬥精神勇往直前  
 △各貨一律削價  
 △碼賤售外再犧牲灰鼠馬褂三百件

平毛灰鼠馬褂 每件洋十五元起

大毛灰鼠馬褂 每件洋四十五元起

真正灘皮外套 每件洋四十二元起

粗細各貨

價格無不

特別便宜

本號特種紀念刊  
 一冊彙集人文之精華  
 暨國府要人之結  
 晶品購置皮貨之  
 鑑別方法內容精  
 美豐富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贈送各  
 界以誌紀念

上海南京路天發祥皮貨局啓

# 五洲

## 爽身粉



是出類拔萃

之國貨

其質細膩

其香濃郁

愛用國貨

士女請試之

## 亞林 防臭水

夏令氣候炎熱凡百蟲為莫不飛揚  
故屢每日以亞林臭水少許和以清  
水化成乳白色裝入噴筒或澆盞於  
陰溝壁角牆根廁所及風日不透之  
處消毒防疫滅菌除穢講求衛生者  
不可不用也

## 地球 殺蚊盤香

殺蚊盤香係用自植除蟲菊製成長  
夜燃點不傷腦筋而烟氣濃厚每點  
一盤蚊蠅觸着烟味立即墮斃萬靈  
萬應一試立知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分售

## ▲駱壽鴻人物仕女潤例▼

駱君壽鴻性喜染翰復得名師益友朝夕研究所繪花卉翎毛莫不栩栩有生氣不落前人窠臼而於人物仕女尤有心得尺紈寸縑人爭寶之今游滬上經同人等挽留與海內人士廣結翰墨之緣并為代訂潤例如下

中堂 六尺十八元五尺十五元四尺十二元三尺以下九元

橫幅 整幅視中堂半幅視屏條

斗方 每尺三元

屏條 每條視中堂減半

扇面 每件三元

山水同潤 花卉翎毛七折

點景工筆及石青泥金等箋另議紙絹劣者不畫  
墨費一成 潤資先交隨給收條隔一星期取件

余東鑄 張鑄初 吳駿聲 沈幼之 方善達 羅善達

馮振聲 古鶴樵 王襄廷 麥健之 呂松峯 朱璋甫

同訂

收件處

上海張家花園

四號

上海海寧路寧

安里華慶煙公

司

上海巨額達路

上海道院世界

紅記字會

上海天津路新

豐銀號

各大箋扇店

# 著巨探偵之名盛負最

## 集全案蘋羅森亞

行印局書東大海上

看偵探小說，看到亞森羅蘋集，可以不必再看其他偵探書了。他的優點，一時也說不盡，簡單說起來，就深切一箇奇字，無論他的布局，變化，都可使你萬不及料，與福爾摩斯集較，愈見其精警卓絕，超過百倍了。

鐵箱	就擒	繫獄	孫脫	王后	劫婚	七星
.....	.....	.....	.....	.....	.....	.....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黑珠	草人	勁敵	神祕	陸道	箱中	車中
.....	.....	.....	.....	.....	.....	.....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周瘦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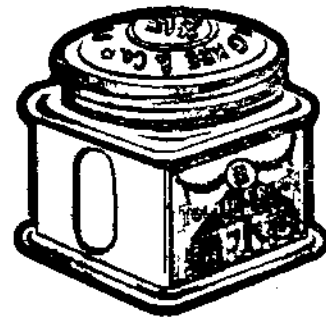
全書二十四冊  
分裝布套兩函  
定價大洋拾元  
實售大洋七元

賊公	雙雄	一紙	古城	古齒	虎三	金角	空石
.....	.....	.....	.....	.....	.....	.....	.....
沈禹	刑龍	周瘦鵬	吳祖	高祖	張碧	張碧	張碧
古燈	三十	鐘鳴	紅肩	結婚	惡繼	繡幕	繡幕
.....	.....	.....	.....	.....	.....	.....	.....
程小	徐卓	周瘦	包天	包天	包天	孫了	孫了



品妝化貨國之美完最

# 霜水香



香水霜細滑如  
玉芬芳似蘭有  
潤肌美容之功  
無油膩刺激之  
弊確為後起之  
秀足能壓倒一  
切……愛美  
士女幸其鑒諸

確為後起之秀！

足能壓倒一切……

## 水髮生記林



灑徧髮際……芬芳經久不散  
滴及衣巾……精神頓覺舒爽  
●香氣清幽裝璜華麗●  
●少年少女不可或缺之恩物●  
●華人自製國貨精美●  
●是愛國愛美一舉兩得之妙品●

售出有均店粉香廠襪號貨廣洋大各埠外本

行發總號精香記林章底弄二里富致北路石路京南海上  
店支口虹號精香記林章中路禮璧漢場菜小口虹

# 大家同喜

老翁吸大喜  
活到九十幾

奶奶吸大喜  
養個胖兒子

商人吸大喜  
營業多順利

小兒吸大喜  
婿女好個嫁

伍拾枝裝大喜  
十枝裝大喜

公烟兄弟  
國牌第197

老媽吸大喜  
年年添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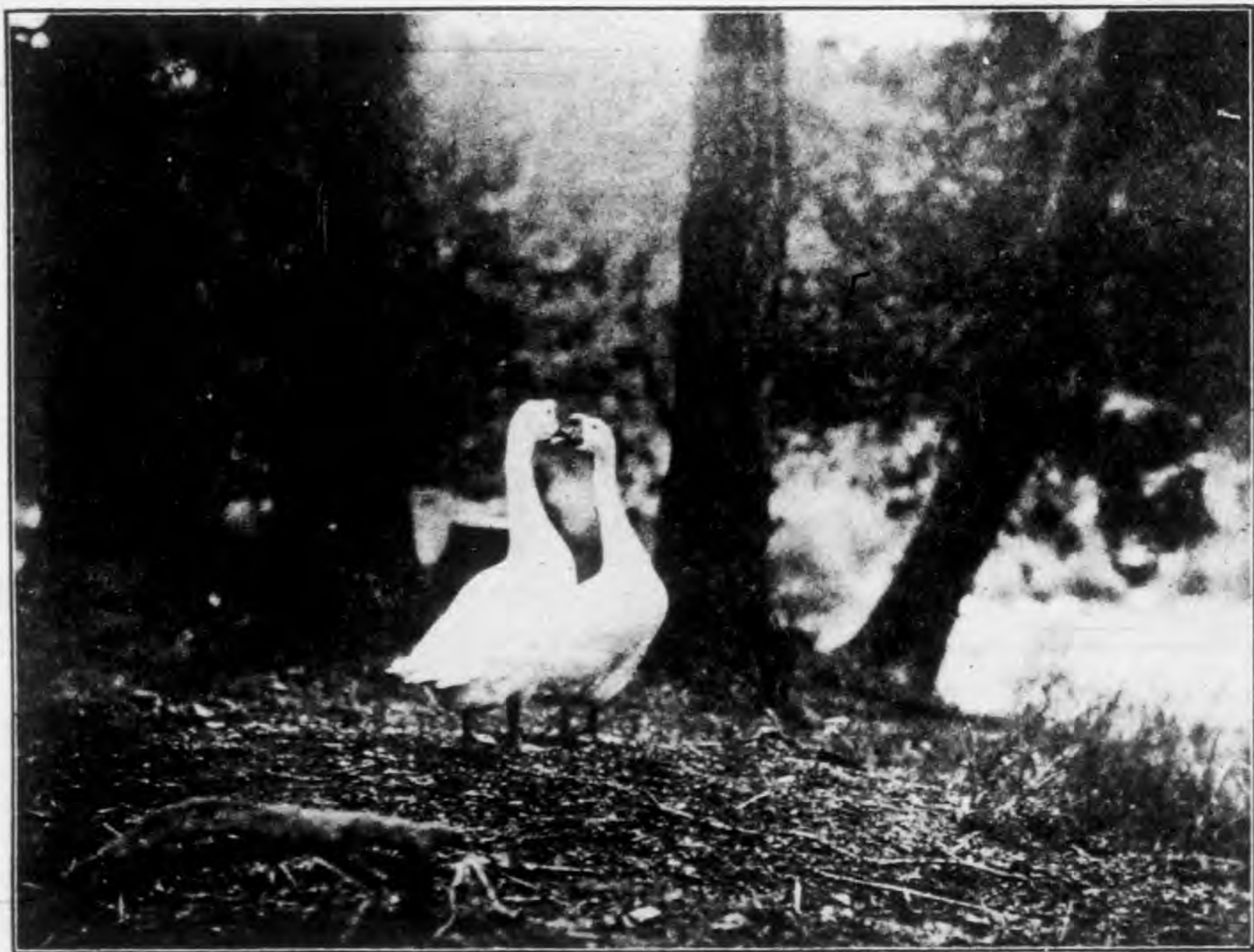
下 柳

T. H. 生 攝



水國風光

胡伯翔攝



吻 接  
攝 侯 珍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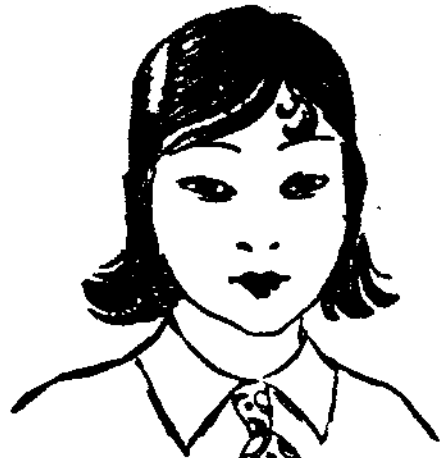
春光



陳樹人作

國貨領帶中惟有

# 孔雀領帶



首先創用毛質襯裡百結不皺  
毋須常熨

門市兼售上等襯衫西裝用品

南京路同昌車行東孔雀領帶公司



人人愛吸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芙蓉牌香煙





# 滅消疹風的她

無 煩 薰 洗 之 勞

因其丈夫倪君權三以如意膏治愈之也倪君係奉天莊河廳師範初中職員彼之來書云「去冬內子下肢被風侵襲忽發癢疹異常痒癢後用如意膏敷塗數次立即癢止腫消迄今從未復發也」



劑師以八種珍品配合而成清涼滋潤消毒生肌舉凡 疹癩疥癬 瘡癤癰疽 以及割破 湯傷 跌損 蟲咬均善治之也  
價目每一匣六角六匣三元各藥房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亦可郵力在內

# 君 患 痔 瘡 乎

語云十人九痔瘡醫云十人九便秘故便秘即痔瘡之病源便秘不瘳痔瘡不愈因血毒激刺故也清導丸為解除便秘之聖藥亦即治療痔疾之良方四川渠縣征收局代局長楊君葆生來書云「鄙人因從公過勞久患便秘與痔疾後閱報知清導丸能瘳斯疾乃試服之果見神效即親友有患痔症者勸服斯丸亦均告愈特此函謝」



清導丸不特可治痔瘡凡頭痛頭暈肝陽口臭神倦胃呆均奏神效且為預防霍亂痢疾泄瀉等症之良藥  
價目每一瓶六角六瓶三元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銀屏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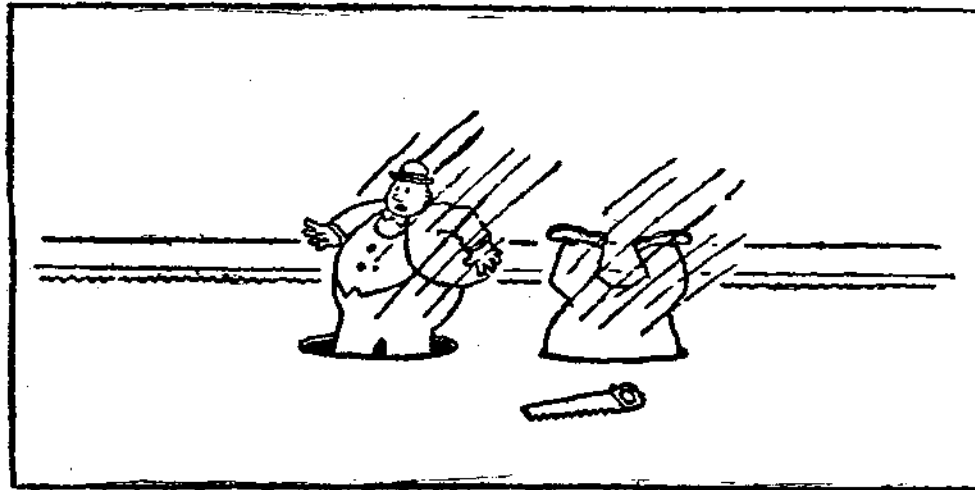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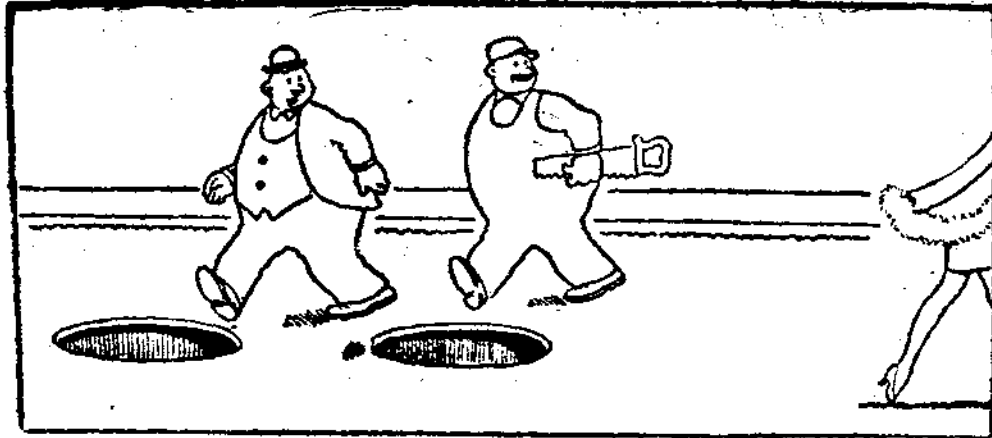
余·澹·心

●更漏子 歌筵偶贈

小蠻歌。幺鳳舞。我與鶯花作主。彈綠綺。  
按紅牙。巫山是妾家。我消魂。君落魄。咫  
尺銀屏間隔。春去早。夢來遲。相思知不知。

●蘇煥遮 晚鶯

晚沙汀。秋柳岸。老矣徐娘。猶向花前囁。  
枝上青霜紅葉滿。換卻流年。不把金衣換。  
倚銀屏。憑玉案。多事斜陽。送到佳人眼。燕  
子先歸魂已斷。待到明年。又向花前見。



雨 截 人 ？

◀ 英 國 滑 稽 畫 ▶



十月初二 或謂超然。君珍愛象牙煙盒。終日玩之不去手。偶或觸之微傷。必惋惜累日。然君若病。呻吟臥床數十日。此盒必不憶足下也。冶游者當作如是觀。超然頗愛俊遊。故其人爲言之如此。

癸亥秋。蘇盒游湖上。時營甥館未成。在南湖之小萬柳堂。印霜五姊。貽以筠筐紫蟹。東尾並附前游白蘆一種。蘇盒感而爲圖。附詩其後。今始出示屬和。當時曾代五姊答催妝詩。因並寫之。以博雙笑。萬柳堂深近水居。寫來奇字似相如。若蘭雅有針神譽。百轉迴文答聘書。紫醋黃薑薦玉霜。筠筐蟹菊手親將。叮嚀小婢休傳錯。賃廡才人舊姓梁。西谿心印證

前遊。畫裏人閒似白鷗。重寄一枝君憶否。萬蘆花拜玉船頭。近聞借隱住江邨。澹月青山亦到門。我願君爲方朔婦。莫將風雅羨王孫。代五姊催妝云。前身慚愧杜蘭香。羞貼宮鴉兩額黃。鏡裏分明見英氣。十千笙管照催妝。自將吾臆託狂狷。荆布應慚孟女賢。奩具但攜青玉案。不教羅綺使人憐。多情心久感劉郎。篋裏荀衣尙有香。未識舊人眉樣子。水晶簾底自商量。卅六死央金鑄成。去君小字亦呼卿。何當便作東坡婦。坐擁書城過一生。

二

十月初三日 林畏廬筆記。嘗紀一人掉文。近來人口大貴。肉售至五百文一斤。家中新雇一長工。所以嫂嫂肚子又大了。蓋四事連累而書。遂成笑柄。近來豬肉之貴。五百文殆足購四兩耳。今昨兩日。忽現肉荒。本埠全市均無鮮肉出售。家常供膳。悉代牛羊。於是具虎頭之相者。以爲大苦。按本埠鮮豬來自江北。每年市民所食。須達五十萬腔。合全市人口計之。每人年可食豬一腓耳。自軍事後。江南江北物稅均增。而

八先生白喫之豬。尤不在少。豬商成本增高。不得不采停市辦法。以爲要挾。而全市肉荒遂現。過屠門者有望砧之歎已。然南市薛家浜棧房。實有存豬。每斤居奇至四角八分。核之錢價。一千三百餘文矣。

**寶** 弟近來好睡。戲改陸放翁詩贈之云。人生四十未云老。一日到晚想睡腔。睡到臨晚爬起來。哎喲夜飯喫過了。拜花大笑。然寶弟今年僅二十二。此詩當贈之超然更切。

**初** 四日 璫瑪塔美攝茶花女遺事。近映於夏令配克。予往觀焉。茶三花女遺事。歐美電影界攝製者甚多。三年前觀南捷穆淮與范倫鐵諾合演之片於卡爾登。歸而心絃悄然。似有淚痕。璫瑪此片。譽盛於南范。然予觀之。不能如南范感動之深也。茶花女爲工愁善病又極自矜貴之墮落女子。小仲馬寫之。全從病字着眼。多病則肝盛。肝盛則易嗔。又以身世之感縈回其間。遂覺所遇莫非坎坷。得一知己。不覺生死以之。願男子多鹵莽。愛湖愈深。潮亦愈漲。終至滅頂而後已。曹雪芹寫寶黛亦然

。不必着眼於社會世情。而冷熱炎涼之態已刻人肝腑。予觀南捷穆淮之片。感動正在此。非僅僅於兒女癡情已也。瑤瑪容態豐腴。已失馬克本色。又自審年齒漸長。欲以天真漫爛之態。掩其中年。而馬克矜貴之情頓失。全片多着意社會描寫。轉嫌淺露。不如南捷穆淮一味幽情。纏綿哀怨。使人回味無窮也。然以攝影術論。則瑤瑪一片進步無窮矣。

### 山

核桃似胡桃而小。紫殼絳肉。味脆而美。餘杭特產。拜花每歸必攜來盈筐。佐家君下酒。其夫人有絕技。能劈殼而肉不碎。玲瓏剔透。如紫玉之球。家君詠之云。宿小胡桃。放鬆紐扣。以下未就。予戲續之。成踏莎行一闋云。縮小胡桃。放鬆紐扣。拜花府上常常有。千蒸萬剝送將來。定教酸煞夫人手。嘔想芳涎。嚙煩櫻口。爲伊多嚙三杯酒。旁邊偏是蛀蟲多。阿琪阿寶還加狗。末韻本係翠字。因出韻。小翠自願改名。

### 小

翠錄示寶弟新詩云。昨宵酒困起來遲。斜倚粧臺懶畫眉。半晌觀



人佯不語。鏡中花影潤於脂。新婚燕爾。情境固自不同。

人 但知食蟹忌五茄皮。其實凡甜酒皆忌。常覺食蟹。飲鬱金香而嘔

。昨嫻君亦以葡萄酒而腹痛。因攷草木疏。凡梨橘甜柑。皆不與蟹同食。知者頗尠。因記如此。

初 五日 靈均書來。謂小翠吉期爲校務所羈。必不能來。予復之云

。彥者過江招親。安能無趙子龍保駕。靈均復云。已將子龍之職。委與四哥。俾名稱其實。我祇能自比孔明。俟回江時迎接可耳。翠妹知寶弟五新婚。有雙心近日知何似。百鍊銀鑰鑄小名之句。家君調之云。此殆夫子自道也。蘇盒來書。亦云那一雙心。近知何似。要與玉茗詞兄一印證否。予戲答云。雙心近日知何似。耳疾忽如王晉卿。若過十天還不愈。將何割取報書生。拜花問那一書生。予曰。白面書生更有誰。蓋彥者面白如瓢也。

沈 旭堂攜來周之冕花鳥冊僅八頁。索價百八十元。收藏殊佳。而筆

墨不精。較超然所收者遠甚。又文徵明小立軸。筆墨甚佳。而題款不真。遠山頂紙。似曾割裂者。因並還之。此幅不知出何人手筆。乃因被以贗名。遂成下品。至爲可惜。蒙馬以虎皮。雖有駿足何取。因頗爲世間類此者惜。

**張**

丹斧云。文有死活。書畫亦有死活。曩有沈伯誠。未學實美質。

畫活雖可習。人死已可惜。死畫大賣錢。首數顧鶴逸。真妙語解頤。

**聞**

惠崇畫柳祇一拂。恨未得見。冥索此法作菱塘菱唱圖。殊有清澹六

之致。自題云。吳娃不來花不開。山塘十里東風吹。等閒春去不知惜。◁

白蘋香引吳娃來。吳江水軟能作鏡。照見顏色應徘徊。十八嫁郎君。十

九郎君出。二十郎不歸。今年二十一。後四句古語。▷





鄰

張慧劍



一箇簫和笛的人，吹著他的樣簫，慢慢地走過了這曠場，暫時擾亂了這在談話中的一集團人的情緒。

最先恢復了原來的情緒的，是其中的幾箇小孩子，他們迫切地圍著那箇老人，喊叫道：「老祖父，你應該繼續說下去，繼續的——說下去呀！」老人慈祥的笑著，將他的身子更舒服更安穩地放在一塊大底磚石上，看了小孩子以外的幾箇旁聽者一眼，說：「誰給我一根火柴。」立刻，有一箇火柴匣遞到老人手裏來。靜靜地抽了兩口煙，小孩子都狂暴地搖撼那老人的肩背，喊叫道：「快呀，老祖父快呀！」一部分小孩離開了這一集團，跑向鴨子塘那邊去，表示他們對於這箇談話不發生什麼興趣，他們找求別的娛樂去了。

這時，暮色已佔領了這曠場的全部，沒有燈，也沒有月；場上唯一發光的東西，就是那老人煙管上一燦一燦的小火光。大家等待老人繼續地演講這故事，各箇錯雜的衝突的或張或縮

的情緒，都混融爲一箇大的靜默。

老人用煙管向那場左的一箇矮樓一指，說道：「就在那裏，來時只有三四箇人，後來慢慢的加多了。最初我們很致疑於他們的來歷，後來纔知道他們確是一羣演戲者，並且戲場也離我們這裏不遠，便是現在開煤廠的地方。」

有人插口：「想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煤廠開了也有十多年哩。」

老人點頭說：「是的。他們住在那樓上，很擠，當然也很不安靜；時常聽見那裏有打架的聲音。他們每天要睡到喫中飯時才起身，而歸家卻又常常在夜午以後，因爲和我們見面的時間太少，我們也認不清他們每一箇人的面貌。但是，不上一箇月的光景，這些人都陸續的搬開了，只留下那班主和他的女兒還住在那裏。不久我和那班主認識了。他是一箇很嚴厲的人；他禿著頭，有一對怕人的大圓眼睛；他在班裏專演武場廝打戲，他有一股很蠻壯的氣力。造成我們倆頗深厚的交誼的起因，是在一箇悶人的天氣裏，他邀我喫酒。」

「我那時年紀還不很老，我的職業，你們都知道，是賣買破舊傢具，我和他在社會上的身分地位是一樣的。我經他確定爲一箇可交往的朋友，我也常常買點小菜，請他喝酒。他的女兒喊我大叔；在那時看，也算得一箇標緻的女子，伊是他爸爸班裏的一箇主要旦角，伊爸爸也承認伊是一班裏的靈魂，不過管得伊也很凶。在職業上，不能不使伊做出各種卑下的表情

，而在那職業的關係終了以後，他又希望伊做一箇極高尚淨潔的女子。

『那女子的臉上，永遠是一種死白色，我還記得，一箇十七八歲的姑娘，從頭到腳，處處已經露出一箇像人家棄婦樣的派頭來。我有時對那老班說：「大哥，給姪女自己疎散疎散吧：」他只是搖頭。伊在班中不敢和別的男角說話，除了他父親和那打鼓的老師傅以外。別的男角，背了老班主的面，也不敢和小掌櫃廝搭。這一箇班裏，永遠像有兩大勢力領導著，永遠不能把精神團融爲一箇。聽說那唱小生的男角，在臺上和小掌櫃多說了兩句俏皮話，下臺後，被班主揍了箇半死。』

不知是何人插上一句嘴來：『這樣的管女兒，正經人家都少見哩；出在一箇唱戲人家！』

老人向那在黑暗中發言的人注視了一會，說：『你是誰？』

有靠近老人身邊的孩子，代答道：『老公公，是梁三孀。』

老人笑道：『呵，呵，我真老了！熟人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三孀這件事，你男人腦子裏或許還有一點印象吧。那時年輕的人，對於這小班主，不注意的，很少啊。伊實在是一箇可憐的孩子，我從沒有看見伊父親打過伊一次，然而，伊畏懼伊父親的程度，誰都知道是久經皮鞭訓練的。瞧那老傢伙，也像很愛他的女兒，喫和穿，也很肯充分的供給伊。』

說到這裏，老人笑了笑，說道：『那種神情，好像還在我目前哩。一到了喫午飯時，就見

那老傢伙背了一箇琴囊，領他女兒出來。女的在前走，低下頭，什麼也不敢看，他卻在後面跟著，用發怒的眼光，監視著一切行路的人，誰要是多看了伊幾眼，他差不多就像要尋上去廝打的樣子。後來班子裏辭去了一箇男小生，老班主寫信到遠方去，把他的一箇徒弟喊來，填補這箇缺額。第一晚，他請他徒弟喝酒，我和他班裏的掌琴的同做陪客。老班主破例許他女兒上桌來，那小年紀的男子，嫩得很，簡直不大敢講話，女孩子，不用說，始終是在模仿一箇啞吧。老班主與致好，喝了不少酒，這便是我最後和他喫酒的一次了。

「又隔了幾天，我記得是一箇下大雨的晚上，我們門前都淹了水。我臨睡時還念著那矮樓中的一對父女，拖泥帶水回家來時，是怎樣的狼狽呀！半夜裏，忽然聽到一陣撞門聲音，聲音很急，嚇得我闔家都趕起來。開門一看，是班主的女兒，青著臉，跑進門來就向我磕頭，說：「救救我呀，大叔！」我拉伊起身，問伊「怎麼了？」伊帶哭帶說：「爸爸要殺我，要殺我……」在這時候，老班主淋著滿身的雨進來了。他那時的氣色真怕人！本來他的臉色是一些不慈祥也不和平的，現在更覺得慘惡了！我攔住他說：「大哥，看我們面上，饒了伊吧！」他罵我「多事！」伸手要去抓伊，我裝出生氣的樣子來，又攔住他，喊著道：「這不能，你無故的虐待伊，我們要不依，不依，一定的！」他氣虎虎的說道：「我管我自己的女兒，你是什麼東西，配干涉我！」立刻他又轉身向那些擁擠在門口觀看的鄰人們說道：「我

教訓伊，是要伊好，伊！這箇東西！今天竟和人躲在厠室裏親嘴，親嘴！大家都看見了，削去我的臉，我不管伊，誰管！」我趁鄰人們阻攔他勸慰他的時候，我問伊：「有這回事嗎？」伊只哭不響。

「鄰居人家，那時有一箇教館的李先生，也來看。他和著衆人勸慰了老班主一陣，最後他放下嚴厲的色氣，向那可憐的女子說：「你不能，不能違反你爸爸的教訓，你該跟你爸爸回去，老躲在這裏，也失去了做女人的分際，回去吧。你爸爸不會難爲你的。」伊聽了，苦著臉向我說：「大叔呀，救救我吧，回去要活不成的。」李先生立刻又生氣的嚷道：「什麼話！這樣輕薄的女人，這樣不守婦道，難怪要惹伊老爹動氣啦！去吧，別忘了你是一箇年輕的女人啊！」同時，老班主更咆哮的在門首向一切人數說伊的罪狀。有些別的鄰人，也幫著在裏面調解。伊，可憐的伊，終於被一種空氣所圍逼，消失了伊堅持著的勇氣了。伊又跪下去對我碰了一頭，說：「大叔，我去了，橫豎活了也只是這一回事呀。」

「伊去時，伊的臉色真難看，慘白得像所有的血輪都涸盡了。眼淚掛滿了一臉，伊勉強拿著伊運命的信仰，慰安伊所預見的危險。一句話也不向誰說，就那麼的跑出去了。老班主也跟追了去。大家都感覺得這箇情形有點反常，李先生也沒有說什麼，結果，各自歸去了。我在門口向那矮樓觀過多時，在暴風雨下，聲浪是不大能聽見的，隱隱影，還是那樣的安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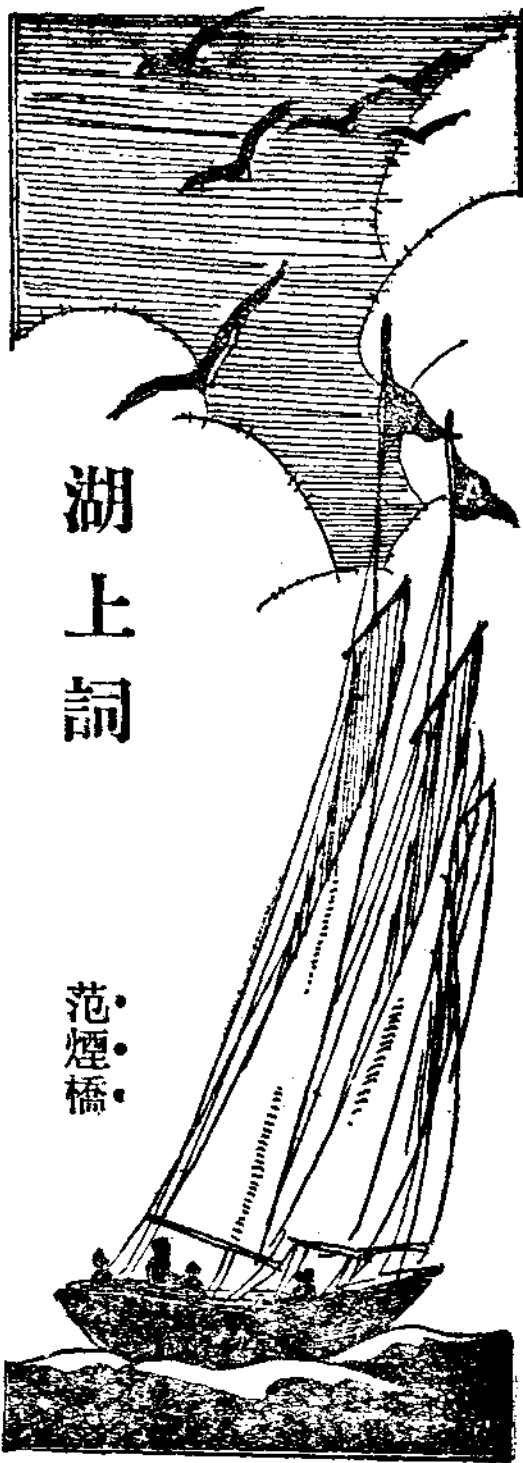
，安靜——如平常一樣的。我後來也就關了門回去睡。」

旁聽者這時完全受了這故事的催眠，誰都在緊張著神經，期待這故事的中心力的麻醉。孩子們張大了嘴，緊緊的假傍著他們的母親，好像在那老人嘴裏，不久要吐出一箇可怖的魔鬼來，故此，怕。曠場中本來有一點神秘的靜，現在更靜肅下去了，靜得連丟落一箇碎石子，也能聽出它所落下的方向。

老人又在擦火柴吸烟，一面說：『第二天，到了午飯時間已過，矮樓上的窗子還閉著，大家纔知道昨夜所想到的一幕慘劇，真實現了。老班主用刀割斷了伊女兒的喉管，安然的逃去。班裏的人和我們商議的結果，不會報官，將伊棺殮了，就將班子解散。這瘋狂的老人，幹下這蠢笨的事，他的收場我們後來也沒有知道。他也許一直到臨死時候，還深信他這件事辦得不錯哩……』

大家聽了，都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在一般人，多以為這是不必下什麼批評的，尤其在這一箇時代裏。那賣簫人吹著樣簫，又遶著那曠場兜了回來。老人把烟桿向地上磕了幾下，磕去了一星火光，在草叢裏漸漸的黯淡，消滅了。他感慨似地說道：『像這樣的簫聲，在那時是常常可以聽到的。那不幸的孩子，吹簫吹得很好，就是伊那野蠻的父親，也常常稱許伊是一箇會吹簫而有天才的人哩。』





湖上詞

范·煙·橋·

南柯子 與內弟沈廣虞作武林遊首尾七日以小令記之

八月秋光好·十年舊夢無·游侶覓人呼·沈郎腰脚健·到西湖·

開元樂 平門道中

孤塔送人鈴語·畫橋過客吟情·迴首平門淺草·未經霜處遠青·

摘得新 海上小住

海上來·春雲漸展開·名花兼美酒·雜談諧·畫樓葉子深宵罷·各天涯

瀟湘神 過嘉興南湖菱者噓如湖

過鴛鴦。想鴛鴦。望中烟雨換秋光。負卻賣菱絲一片。苦無纖手擘來嘗。

桂殿秋 附公共汽車入西湖博覽會

馳砥道。走輕雷。湖光山色逐塵飛。昔年已盡東南美。今日方知濃淡宜。

漁父 於山下小肆食桂花栗子

山脚青廬小坐涼。木樨香裏進霞漿。開笑口。沁詩腸。臨邛賣酒忒尋常。

天淨沙 跳舞廳置絲綢館中

綺羅叢裏犀燈。記曾妙舞輕盈。此日晶簾不捲。蛛絲罥戶。教從何處尋聲。

楊柳枝 盛澤綢部陳列室

暮地鄉音到耳邊。紅梨渡口浣紗還。秋風已起葦鱸好。到底蘇杭共一天。

南鄉子 過博覽會橋時已垂暮

弛禁金吾。從此孤山不復孤。迤邐長橋連葛嶺。瓜皮艇。載入梅花和月影。

法駕導引 自西泠橋至斷橋電火相連徹夜不滅

長堤夜。長堤夜。電火似連珠。映水金龍鱗萬片。上元燈市古來輸。何必羨仙居。

江南春 自公園掉舟返旂下營

波渺渺。柳依依。樓臺漸遠。車馬忘歸。水溫漿軟來時路。帶得輕寒上故衣。

一葉落 曉起望湖上有雲無日似有雨意

昨夜醉。今朝記。寒簾還看西湖睡。雲隨薄霧來。此態添人媚。添人媚。欲避何從避。

遐方怨 藝術館觀石雕吹笛裸女

屏曲曲。幕沉沉。送抱推襟。難識冰清玉潔心。一聲羌笛幾知音。夫將恩怨說。到如今。

甘州子 平湖秋月今爲革命紀念圖書館並建三民五權塔於水濱

平湖明月白人頭。興亡事。有痕留。英雄老去爛羊侯。惟死足千秋。孤塔在。無復舊杭州。

桃花水 於教育館值朱慰元君

奇書讀遍青山晚。故人來。尋舊夢。酒陣要安排。何以遣愁懷。猜猜。喜君諧。

連理枝 玉泉觀魚

悄入清澗寺。魚樂參禪味。活水無源。此心可鑑。空拋香餌。儘箇人相思。亞欄倚遍。何從說起。

水晶簾 黃龍洞

居然痛飲到黃龍。白雲封。淡烟籠。剔苔剝蘚石谷越玲瓏。還我湖山真面目。歌幾疊。滿

江紅。

望江怨 過白沙泉探五仙洞

泉聲好。夏玉敲金何嫌小。嶺上離離草。穹然一窟空且窈。是天竅。我欲問山靈。幾人尋得到。

望梅花 避雨紫雲洞

行到棲霞嶺上。驟雨破雲如掌。洞口重陰天不朗。水氣幾疑澗瘴。小坐山姿容久賞。莫惜沾泥雙屨。

宮中調笑 艤舟赤山埠

十七年前夢。小艇趁潮心事湧。相逢未嫁柔波弄。今日重尋玄鳳。料應兒女遊娘寵。剩有蘼蕪滿壘。

長命女 滿覺隴看桂

滿覺隴。桂子香從天外送。隨袖疑雲重。到此人都欲隱。何事玄虛故弄。繡閣銀瓶纖手捧。好與秋棠共。

酒泉子 水樂洞在烟霞洞下發見不及十年也

水樂琤琮。細辨宛如人籟。撫焦桐。敲鐵板。攪銅琶。倚燈偃僂香如夜。神奇難刻畫。

僧來。山鬼嚇。洞天開。

感恩多 小萬柳堂易主氏蔣粉刷一新

不堪重到此。萬柳存無幾。板橋霜跡新。舊時人。疥壁漫留簪花字。鏡生塵。鏡生塵。老去風流。剩襟邊酒痕。

蝴蝶兒 打槳沿蘇堤至岳廟

菱角肥。刺荷衣。風狂打槳過蘇堤。孤篷不耐吹。樓閣參差見。花枝掩映時。野鷺鴛在水之湄。聞聲款款飛。

賀聖朝影 坐公共汽車至江干登六和塔

縮地長車江上過。塔嵯峨。舊時遊釣可尋多。欲狂歌。潮落沙明山亦靜。懶僧慵。雷峯遺蹟已消磨。影婆娑。

醉公子 坐長途汽車至莫干山

百里車疾走。沙飛風似吼。迴看古杭州。四山無限秋。消夏名聞久。乍來涼意逗。竹徑已通幽。東南美更收。

月當廳 黎明觀日出

黎明即起。衣薄披綿被。不慣宋元工筆。漫天拖紅紫。羣山猶入睡。亂雲還緊蔽。跳出

一丸如火。掃盡四圍秋氣。

女冠子 夜宿滴翠軒

去中秋近。月小山高。雪穢。已經寒。枕上泉流澀。窗前竹影乾。蛩啼千谷應。星火五更殘。人倚闌干。纔覺衣單。

羅衣濕 劍池觀瀑

竹深滑滑瀉寒泉。風雷聲到襟邊。十丈磨崖。石破雲穿。天孫匹練空翻。玉龍懸。吳頭楚尾。一般神話。磨劍何年。

清商怨 籃輿過莫干嶺

山行籃輿。腰脚健。俯視諸嶺亂。竹徑回環。看雲嫌不慢。纔過莫干嶺半。真箇峯迴路轉。小歇孤村。野花香撲面。

伊州令 碧塢對懸瀑午飲

碧塢已在羣山後。石骨無雲瘦。兩壘奔泉奇陡。仰處沫飛。澗袖。俯時清可當酒。歸來還自夢難忘。不如白雲常宿袖。

巫山一段雲 山中閒步

山色隨時變。閒中得趣多。高樓笑語雜清歌。宛如天半有鳴珂。不醉亦顏酡。響屐扶藜

竹·依裙戲小榻·嫩涼如水夜如何·秋意到輕羅·

採桑子 下山

宿山已挹山光夠·今日離山·山草新刪·拄杖盤旋徒步安·  
孤亭小坐天池近·流水潺潺·  
風竹珊珊·曉起儼然擁翠鬟·



破 涕 錄

聽 潮 生

▲靈魂弄錯 我有一位朋友東方生。擅滑稽口才。說出話來。又冷雋。又有趣。記得那天。他信口開河。和我談起靈魂的事來。我問。禽獸也有靈魂嗎。他說。自然也有靈魂的。我問。禽獸的靈魂。和人們的靈魂。是一樣的呢。還是不一樣的。他說。沒有什麼兩樣。不過禽獸是冥頑不靈的。所以他們的靈魂。也就魂而不靈罷了。我又問。你既說沒有什麼兩樣。那麼禽獸的靈魂。不會弄錯到人們的身上來嗎。他說。弄錯是常有的事。沒有什麼納罕。你看現在一般冥頑不靈的大人先生。人面獸心的國賊民蠹。就是患了那靈魂弄錯的毛病哩。





# 玻璃監獄

林儷琴

※科

學愈進步，物質便格外文明，人們的衣食住；以及一切的日用品，因為有科學方法來精益求精，享用的人，便格外覺得舒適，愈加感受愉快。

罪犯，雖然受了法律的制裁，因而褫奪了凡屬國民固有的聖神的公權；是一箇被社會所共棄的人，然而，仍不失是一箇有靈感的人類。

死刑；與羈押，是法律給予罪犯的懲罰，露骨些說：這一種懲罰，就是分派罪犯感受肉體上的痛苦。

從死刑上說：現在已有較好的改良。把最無人道主義的殺頭，改爲比較稍微保障人道的槍斃了，並且，還有什麼能置罪犯於死地；而不使罪犯感受稍微痛苦的電氣刑具。

但是，羈押罪犯的監獄；至今仍沒較好的改良，至今仍使罪犯很悽惶而苦悶地羈押在監獄裏，不能和外界作相當的接近，以舒展他們的殘弱的生命之機，雖然有什麼比較完備些的模

範刑監獄；然而實際上，依然和外界隔絕得很遠。

科學家是負擔替人類謀幸福的使命的，責任的重大，宅心的仁慈，簡直無異是造福於人類的上帝。

罪犯，也是人類啊！雖已失去享受一切幸福的權利；然而，仁慈的上帝，或許根據博愛的主義，看在人類的分上，賜些幸福給可憐的罪犯們，使他們感受些慰安，因而有所覺悟，有所懺悔。

他是一箇科學家，雖也負擔替人類謀幸福的同一使命，但他的宗旨，卻與衆不同，他不願做金錢的奴隸；他只願把他的心血結晶品，無代價的貢獻給宇宙間的可憐的人們。

他的居心；與用意，是何等的悲天憫人！簡直，我們儘可公認他是仁慈的上帝之子，是替他的父親降臨人間，傳佈慈悲的大道。

犧牲了無數的金錢；虛耗了很寶貴的心血，與時間，宅心仁厚的科學家，他竟完成了一種新發明，創造了一種新事物，贈送給許多與法律相抵觸的罪犯們。

他的貢獻；是一所「玻璃監獄。」

因爲這一所「玻璃監獄」；他會很忠實地發表過一篇詞意懇切的宣言，大略說：

「這一所監獄的構造，是完全拿玻璃來澆砌成的，所有的牆壁；與門戶，都是透明的，從

裏面可以看得見外面，在外面也可以看得見裏面，並且又很堅厚，決無間隙可使罪犯們逃走，罪犯們羈押在裏面，一方既可使他們時常和外界作有限度的接近，以舒展他們的苦悶，保持他們的健康，一方又可使他們時常感受外界的感觸，因而追悔不應該違犯了法律，以至喪失了自由，它的名稱雖叫「玻璃監獄」；實則無異是一具法律的感化刑具。」

不幸的他，偶因行爲失檢，被他的仇人所控告，以至於身受法律的制裁；與懲罰。

他的罪狀；是：搗亂公共的治安，破壞大眾的安樂，希圖乘機劫奪，最少要受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 三 ▷

當法官這樣判決他的罪狀時，他始終不表示絲毫的不服，簡直，他和一頭綿羊似的，很馴伏地受牧羊人的指揮，於是，他的刑事罪狀，便很輕易地成立了。

他何以這樣地懦弱，不希圖最後的掙扎，以推翻法官的執行，實在，他因羈押他的所在，是最新的，「玻璃監獄」。

他以爲羈押在玻璃監獄中，無異和一箇逍遙於法律之外的人一般，因爲身體雖被禁錮，而外界的一切，他仍可從斗方的囚室之內，遊目騁懷，以達於監獄之外。

他簡直忘了羈押的苦悶，他簡直默認禁錮他的玻璃監獄；是他的快樂的園地。

所以，他被幾箇押解他的法警，很嚴厲地驅入了玻璃監獄的狴犴之門；再由管獄人領導他到一間指定是他的起居所在的小囚室裏，當時，他的心窩裏，絲毫不覺得悲慘；與悽切，似乎只感受愉快；與得意。

這一下，真使他有興趣極了！因為囚禁他的所在，剛巧在最前的一進，從裏面看出去，街衢；和隣近的一切景物，都可一覽無遺。

大約，他已羈押了一箇月了，在這一箇月之中，他的確不覺得絲毫的寂寞，因為他自有很新奇的排遣無聊的方法；就是他能夠從一層堅厚而透明的玻璃牆壁裏，窺到外界的一切形形色色。

然而，這一天他有些感喟了，他從囚室裏，瞭望到距離監獄約摸有五十步以外的所在，正亂烘烘地聚攏着一大羣人，似乎正在毆打；毆打本是他的所長，並且，他還以為是一件最有興趣，最覺威武的事，現在，他因為不能挺身加入毆打的旋渦中，很覺抱憾，因而他便禁不住不住的撫髀咨嗟，然而，他幸虧還能作聊以解嘲的退步一想：譬如他已是一箇殘廢的人。

這一天，他的確焦惱極了，因為他的十二歲的兒子，要到監獄中來看他，殘酷的管獄人，卻不允許他的兒子進來，並且還很殘酷地侮辱他的愛子。

假如這一所監獄，不是透明的玻璃牆壁；倒也完了，巨耐可望而不可即，怎不使他要極端

地焦惱，何況他已是簡失去一切自由的罪犯，行動當然不很自如，而這一層堅厚而透明的玻璃牆壁；尤其是他感受難堪，他雖有蠻牛般大的膂力，縱然發怒到何種地步，也無濟於事。

這是他最惱怒，最羞慚，而最感受悲痛的一日。

他的仇人攬着他妻子的手，很愛好地打從玻璃監獄前走過，又故意停留在他的囚室之前，做出許多很卑鄙的舉動來給他看，他的妻子雖明明看見他蜷伏在囚室裏，但並不睜睨他，只顧和伊丈夫的仇人很快樂地歡笑着，簡直，那已不承認囚室裏的他，是她的親愛的丈夫，又忘了監獄外面的他，是控告伊的丈夫的仇人。

他的仇人，當然比他的妻子，還要格外地快樂，更其要藐視他，譏刺他，羞辱他，啊！禁錮在玻璃監獄裏的他，的確難堪極了。

惱怒，羞慚，悲痛，叢集在他的心坎裏，他只是痛恨沒處發洩他的幽憤，因而他又憬悟法律是仁慈的，「玻璃監獄」；是殘忍的。

因此，可憐的罪犯們，非但不感謝仁慈的科學家的惠賜；反而要詛訊他不應該發明出這種殘忍的「玻璃監獄」來虐待他們。

這是現代的生活程度，與科學進步；物質文明的一幕背景。

釋

樂

熙 · 光 ·

人能節其樂。則其樂將久而不去。人不能節其樂。則其樂將漸歸於烏有之鄉。蓋生厭故也。故樂必相間於困苦憂鬱之中。則倍覺其樂矣。

長樂則覺其樂弗樂。長苦則覺其苦倍苦。猶窮乏之徒之視富翁。以爲彼樂而我苦。然富翁固未知其樂之爲樂也。此無他。長樂故耳。

貧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葷菜羹之味。不若梁肉美也。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矣。况梁肉乎。故樂亦猶是。



## 遺囑的怪秘收藏法

張碧梧



在歐洲大戰適特蘭 Turland 一役

中。有一箇水兵受傷身死。他的同伴們。明曉得他曾備好遺囑。雕刻在一方銅版上。但再也搜尋不著。後來竟在海中發現了。當時知道這回事的人。都以為發現得很新奇。其實並不算甚麼一回事。曾經有許多人的遺囑。是經過種種離奇的情節而發現的。說來真是有趣。即如有一箇蘇塞克斯 Sussex 人。獨自移居新西蘭。New Zealand。他妻子卻仍留在故鄉。後來他營業發達。積蓄下好幾百鎊

。在死的時候。他便立下遺囑。把這筆錢一齊給他妻子。這遺囑是託一位律師攜往英國的。不料這律師搭乘的船。在海峽中沈沒了。這遺囑便不知去向。有一天。有一箇漁夫。在海岸上拾得一箇包裹。打開來瞧時。當中藏著一份遺囑。他便設法送交那箇蘇塞克斯人的妻子。並且有那種性情怪僻的人。喜歡把他們立下的遺囑。嚴密地收藏起來。總要使得繼承人經過許多困難。方能尋獲。因此往往有因為收藏的日期太久了。連那立遺

囑的人也忘卻了收藏的所在。曾經有一家人家。出賣家中的器具。兩箇夫役。正在搬動一張古舊而笨重的橡木寫字臺。無意中把臺背上的鑲板。撞斷了一根。就從這鑲板的裏面。露出些紙張來。檢視之後。便發現這張寫字臺的後背。有一層特製的夾壁。夾壁中。藏有許多私人的文件。這人家尋覓已久終於無著的一份遺囑。正夾雜在這些文件當中。又有一人。把他立下的遺囑。藏在一張老式的臥床的一隻腿中。他死了三年之後。方纔出現。又有一箇醫生。把他的遺囑。藏在一隻寫字臺或碗櫥中的祕密的抽斗裏。他偏對人說。這當中收藏的。是他箇人發明的藥品。因此有許多遺囑。經過了很久的時日。方纔被人發現。並常有因為出現得太遲。繼

承人應享的權利。已經喪失掉了。記得在一九〇七年時。白京汗 Buckingham 地方。有一所房屋。因太古舊而塌倒了。在那破磚碎瓦之間。竟發現一份遠在一六九九年一箇水手所立的遺囑。卻也有那種尋覓無著的遺囑。一旦湊巧出現了。繼承人得到意外的利益的。在一九〇九年間。白勒頓南 Britany 地方。有一箇農婦。在餵養他的家禽的當兒。二在穀倉中尋著一本袖珍簿。簿中夾著他丈夫的遺囑。他丈夫卻已死掉十四年了。更有一份遺囑。出現得越發希奇。是在立遺囑後二十五年。方纔出現。於是一份小小的田產。終於復歸舊主。原來這人家的主人死了。因為不會尋著遺囑。這份田產便賣給他人。所得的代價。由兒女幾人分派。但有一箇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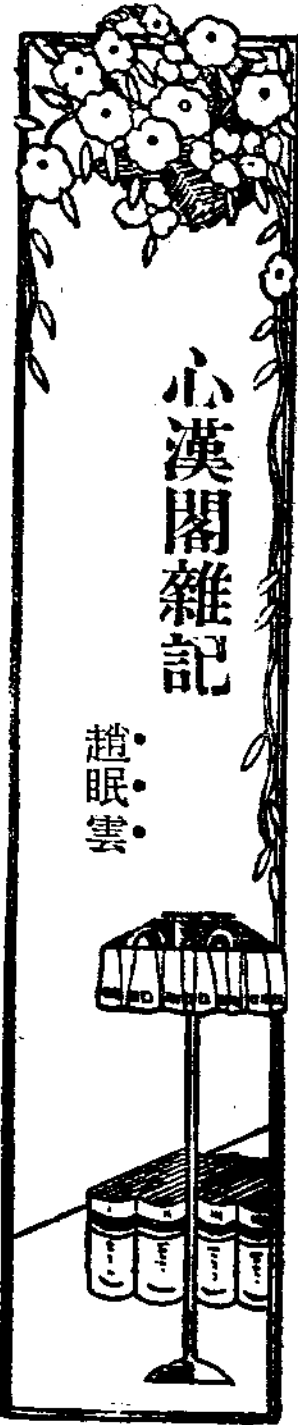
對於出賣這份田產。很是反對。因為他父親在日。曾向他說過。希望兒女們永遠同居。莫因受環境的壓迫。拆賣這份田產。怎奈他的反對。毫無效力。他也祇有暗自傷心罷了。二十五年之後。他家有一箇遠戚死了。這時候。他家因住屋年久失修。十分破敗。便要加以修葺。並順便查看幾隻舊櫥和箱子裏收藏的物件。卻竟尋出一份遺囑來。上面明明寫著那份田產。不許出賣。但已早經賣出。無可反悔。虧得那買主到是箇上流人物。聽得了這番情形。便發表意見。說是可以還賣給那箇女兒。於是那女兒便把這份田產買了回去。再有英菲拉特貴族 Lord Inverelyde 的遺囑。是在一隻手提皮包中發現的。又有一份遺囑。是在一頂絲絨帽子的帽簷中發現

的。距今五六年前。有一座法庭上。又會宣布有一箇人的遺囑。是在一張衣櫥的後面發現的。在一九一三年時。有一家報紙上。曾記載過一件事。據說有一箇園丁頭目。擁有很多的田產。雖曾立有遺囑。卻不知藏在何處。他死後的第七年。有一箇人把一隻捕鼠機。放在一所棧房裏靠近天花板的所在。偶一不慎。失足跌下。把天花板旁邊所塗的灰泥。撞落了很多。就在這灰泥當中。發現了那箇園丁頭目的遺囑。又有一位夫人。耽擱在一所新近死人的屋中。他坐在一張寫字臺旁。要寫一封信。無意之中。見臺上放著的吸水紙板中。夾著一張很厚的白紙。在這白紙的反面。正是那箇死人的遺囑。那些收買舊書的商人們所買的舊書當中。也往往有這

囑發現。幾年前。聖哀廷尼 St. Thomas 地方。便曾發生過一件這類的事。有一箇收買舊書的商人。費了一便士的代價。買進一部舊書。卻在書中。發現一位老夫人的遺囑。於是他所有的財產。全數交給一位教女。在不多時以前。有一家密特蘭 Midland 報紙上。也曾有過這一段非常怪誕的記載。說是有一箇人死了。在舉行殯禮之後。由一位律師宣讀這人的遺囑。並加以解說。隨即交給一箇繼承人。後來需用這遺囑了。竟然不

知去向。雖仔細的搜尋。卻仍毫無著落。登報招尋。也沒有蹤影。一連過了幾年之後。他家有一箇人。取了一箇玩具中的小鼓。給他的兒子頑耍。忽見鼓上的羊皮紙上面。寫著一箇姓名。他瞧了。很是眼熟。便再細細察看。這纔認出正是失蹤已久的那份遺囑的一部份。但是其餘的部份。仍是無處尋覓。那箇小鼓的製造人。也不能說出這羊皮紙的來處。這件事便成了一件永遠不能解決的疑問咧。





李湘碧



石朱韞玉。祖官江南。父官粵

東。兩世皆稱能吏。略有宦資。歸建園亭。  
 韞玉兄弟五人。次居四。三兄皆依家產為活。  
 父歿後。不十年。揮霍殆盡。其最幼之弟。  
 出嗣叔氏。隨宦浙中。韞玉分得園亭一角。  
 為水榭荷沼等占地兩畝餘。乃朝夕讀書其  
 中。冬日則命工編竹為壁。以禦寒風而已。  
 園牆已破。水榭與李氏鄰。李亦宦族。有女  
 子每夜從牆隙來問字。自言婢女小梅。韞玉

趙眠雲

與談。頗穎慧。視同女弟子焉。韞玉於三兄  
 揮霍後。始分得此區區薄產。田不過十餘畝。  
 僅供饋粥。孑然一身。猶未偶也。小梅言  
 他日願委身君子。雖列妾媵亦願之。韞玉固  
 已愛女。聞言心動。遂訂盟約。越兩月。聞  
 李氏有女名湘碧。自縊死。死之夕。又見小  
 梅來。泣言已實湘碧。李氏女。今已為鬼。  
 君勿懼。前言小梅者。託詞掩羞耳。韞玉驚  
 問何故自戕。則曰。為父妾金氏偵知。訴於  
 父。責詰難堪。出此下策。今悔已晚矣。然

與君緣實未盡。後或可完成夫婦也。言訖即去。韞玉爲揮涕久之。數日後。夕間又來曰。明日黃昏後。牆下有牝貓垂死。吾家畜二年矣。君其收之。呼湘碧三聲。當復活。妾魂附以生也。至其時視之。果有死貓。氣未絕也。急抱以歸。置懷中。呼湘碧。果嚶嚶作軟媚態。靈活可愛。韞玉與同睡起。每讀書則坐案側。若默聽然。韞玉呼湘碧。貓宛轉嚶嚶以答之。如是二年。無他異。惟不出水榭一步。一日。貓忽跳躍作欣喜狀。爲前此所未有者。既而出水榭。徘徊荷沼之上。韞玉喜其肯出門游散也。聽之。既而半日不來。出視。則溺死沼中矣。韞玉大哀。急撈起。裹綾巾。葬諸牆畔。明日。李氏遣人來邀。問何故。則曰。主翁相請。不知何事。

韞玉以湘碧縱死之嫌。心有不安。謝不住。李氏遣其姻戚某君。來見韞玉。素相識也。曰。君何不去。有喜事來報。問何事。曰。昨日李氏婢小梅病死。死未半日。忽蹶然起。自言湘碧。聲果湘碧也。旋入書房。取架上書。拂去積塵。琅琅誦不去口。又湘碧也。拔斑管。染翰作書。書兩行曰。我爲討論學術故。假託婢女。去訪鄰生朱韞玉。實未及私。既因受父詰責。故自戕。陰曹以我陽壽未終。故使魂得自由。今託婢遺蛻以生。願嫁朱生。否則仍死。又湘碧也。李翁於湘碧縱死後。至今常常思之。見此異。甚喜。遂涕泣呼女名。願成其志。故來請君。意在面述。以累世鄰居。故不避冒昧也。君不來。故見屬爲冰上人耳。韞玉聞之喜。既成婚

其語言態度。果前日之湘碧也。惟身材稍短。貌稍遜耳。李翁以親女待之。匿贈甚豐。李翁無子。嗣從子。後分家產之半與韞玉。韞玉生子三。以一子姓李云。

### 狐 女

望江季氏。家城外某村。村中人家寥落。季氏姑媳二人。皆孀居。婦林。年二十。風姿韶秀。宛似苧蘿村中佳麗也。城中有惡少潘四者。先人曾一爲官。以鄉紳自居。坐擁厚資。橫行鄉里。一般游手好事之徒。奉之爲首。實地方之大蠹也。一日因觀劇。偶見季氏婦。驚爲天人。訪知爲某村貧家婦。於是集合手下徒黨十數人。昏夜入村搶劫。詎知是夕林氏未歸。寄居姻戚家。姑王氏。宿林氏房。始年亦僅四十左右。昏暮不省。

挾之以走。王氏呼救。村中人知爲潘四。無敢出而干涉者。既至舟中。潘四知誤。因謂汝婦何日還家。答言大約尚有十日。潘謂我願多與金錢。以易爾婦。王氏謬云可。須待我婉勸。半月後。來城中報君知也。潘大喜。立予以金。王氏不受曰。且俟他日。潘心以爲殆嫌微薄。則姑待他日厚酬之耳。乃送王氏歸。明日。王氏卽至姻戚家。密以語婦。婦言我惟有一死。以免此辱。姑曰。我不忍捨汝。再謀他計。林氏曰。若訴諸官。未必有效。彼終不肯甘心。奈何。姑曰。且歸商之。既歸。姑婦計無所出。相對啜泣。薄暮。忽來一少年女子。問是季家否。曰然。女子卽曰。君家有難。觀音大士。以爾姑媳兩代。苦志守節。命我來解免之。姑婦皆合

掌念阿彌陀佛。因延坐。問何以免此難。女子曰。我大士侍者。來代汝婦林氏。因一轉身。卽變形相。儼然林氏婦矣。季氏夫婦驚異。女子曰。今我權爲婦。明日隨姑至城中潘四家。禍斯免矣。姑婦感謝之。至明日。女子謂姑曰。姑行我暗隨。不然。駭人耳目。姑曰。到時。仙子莫給我。女子笑曰。我來解禍。那有欺罔。放心前行可也。姑乃獨行。既至潘氏門。女子忽隨在身後。與同入。潘四見之。喜不自勝。姑曰。我家本貧婦。暫爲君家傭以餬口。願君善待之。潘四會意。卽取多金爲贈。姑不受。婦謂姑曰。此可受。婦在此。不能再以十指養姑。此固婦之傭工。不過先借耳。不當卻也。姑乃受。潘留膳。膳畢。姑言家中乏人。乃歸。晚。

潘四欲共林宿。林正色曰。君如欲受侍養。須廣行善事。以贖罪。問何以行善。曰。此間鄰縣潘山太湖荒歉。災民無食。君能出五千金賑之。則從。否則死不從也。潘四有難色。女卽出利刃欲自戕。潘大驚。乞求無然。一從所命。女子曰。今夕不得在我臥室宿。君將五千金賑款付出。以憑據示我。然後從君。君所行事。宜自付於心。區區之數。贖罪甚廉也。潘四見其挾利刃以自防。不敢犯。明日。卽以五千金賑兩縣災民。以收據示女。女於是欣然迎潘曰。孺子可教也。潘既得女。歡樂不可言狀。惟女言是聽。女處處勸以改行爲善。潘一一從之。年餘。女忽謂潘曰。我實狐。非季婦林氏。與君有夙世緣。故變形代林也。君作惡多。本當斬嗣。

幸上世習澤厚。而君又能改行。今可得一子見矣。

我不能爲君生子。君正室又有病。竈下跛足婢。可妾也。他日生子殊佳。君其納之。潘曰。是阿金耶。曰然。潘搖首曰。髮禿。沿頸瘰癧滿。見而欲嘔。卿何爲言此。女曰。美者不終美。惡者不皆惡。失此不娶。後終斬鬮耳。潘曰。且勿言。卿謂是狐。我亦不信。明明季婦林氏。女笑曰。不信憑君。後自有驗。是夜。潘四睡後。至天明。則擁阿金在香衾。固足跛髮禿瘰癧滿頸之竈下婢也。女孀然立床前笑曰。何如。潘四驚怪。卽推枕起。阿金亦起。女於是謂阿金。好事潘郎。爲生佳兒。又語潘。莫再妄爲。致天折絕祀。我去矣。言訖。女冉冉從庭中上。似飛昇者然。潘與阿金每至庭中仰視。已不

### 張尙書

西 安張尙書。軼其名。五十無子。夫人

葉氏。伉儷甚篤。未有姬妾。友朋有勸尙書納寵者。婉辭卻之。同年某公。亦官臺省。以一婢贈尙書。尙書不受。曰。吾家固多婢也。自是葉夫人頗著妬聲。內而姻婭。外面故舊。咸竊竊譏評。謂尙書愷於閭戚耳。五十無子。例當娶妾。宗祧大計。獨不念及乎。冬間。尙書五十生辰。夫人齊年雙慶。門下士願編修。爲尙書內親。乃於祝壽先一月。約同門友之素所親暱者數人。見尙書。謂門生等擬於老師壽辰。買妾送至府第。稱觴駢慶。預祝弄璋。幸老師勿再卻。言之再三。尙書固辭。既而曰。賢等盛意可感。何勿

竟去一問師母。於是門下士咸知夫人之妬。

並非妄傳。顧編修忿然語同來諸人曰。僕本

內親。諸君又爲常入後堂之彭宜。竟見師母

。開陳大義。諒不能堅拒也。於是同入內見

葉夫人。夫人延諸門生坐。稍及他語。顧編

修卽以爲老師納寵事直言之。且曰。老師年

已五十。方始置妾。不爲過矣。夫人曰。此

不關老身事。何不向尙書言之。乃來語我。

編修曰。師母不得推辭。老師前已言之屢屢

矣。終見卻。今日又言。老師不得已。乃命

門生輩來問師母。師母何得云不關。於是夫

人啞然笑曰。君輩猶未知耶。尙書不肯納妾

。何不自言其故。而待老身言耶。今旣如此

。只得實告君輩。老身結婚三十年。猶是處

女也。於是外間皆知尙書天闕。而夫人非妬

。乃始大白。

### 周將軍

各處關廟。多有塑周將軍倉之神像。恒

兩手捧青龍偃月刀。立殿上。惟閩縣某鎮關

廟。則塑周將軍立殿陛下。手執大刀。作斬

人狀。爲略起屋宇蓋之。免露立也。其特異

之塑像。有歷史可稽焉。聞清某帝時。該處

有逆子某者。惟婦言是用。婦虐待姑。子從六

而助婦。并虐其母。其居近市梢。多農佃之

家。初尙有干涉之人。後以婦潑悍。動輒督

人。皆畏之。又以地方無賴之徒祖之。遂聽

其所爲。無過問者。蓋女豔而淫。時有無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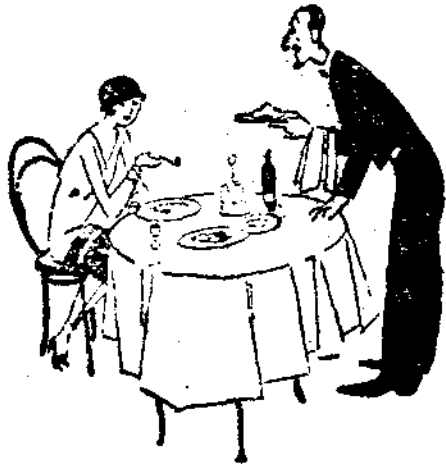
飲博其家。相與調笑。姑之冤苦。無人爲白

矣。一日。姑以理髮梳失所在。向婦借用。

忽失手。梳落石階作兩段。婦大肆咆哮曰。



理死人髮。則擲折其梳。今折我梳。是死人我也。我與之不兩立。逼逆子殺母。逆子取廚刀。母逃出門。逆子追之。家與蘭廟鄰。母走入廟。伏周將軍像後。逆子入。母惶急。推周將軍像。使禦逆子。周將軍手舉刀。足開步。逆子驚。反走。周將軍下殿陛。刀落。逆子倒地死。逆婦隨來。亦倒地噴血死。於是哄傳萬衆。咸來觀視。皆歎以爲神。周將軍蓋不復還本位。歷年久。重新廟貌。仍望周將軍像於殿陛之下。



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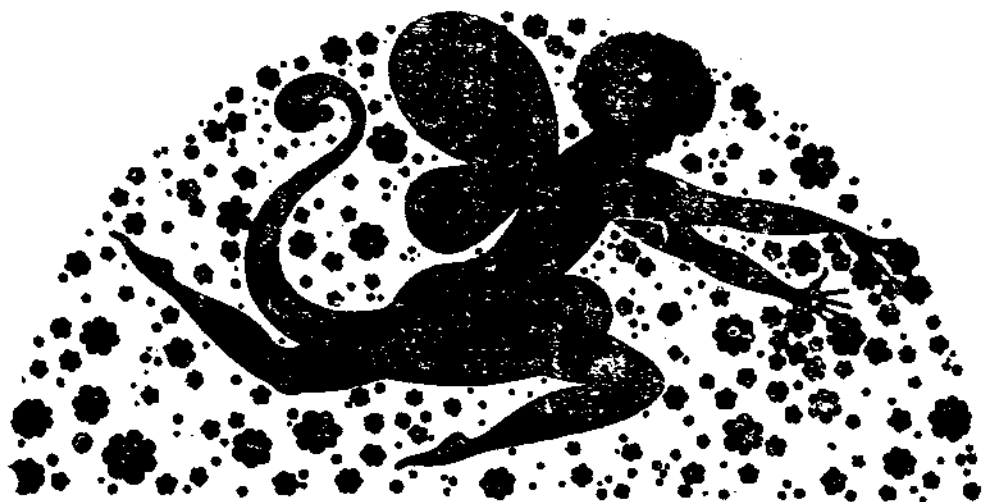
如 · 適 ·

我的心已有時不安定了。我那有頭無腦的話。已漸漸地引起伊的不耐來了。想回復伊的愛。回復伊初婚時的愛。用什麼方法呢。

有了。除非病了。頭昏腦熱的躺在床上。定能打動伊的心。伊心中。定能想起吾平日待伊的好處來。

果然病了。一覺醒來。見伊坐在床沿上。忙著問道。「心上覺得怎樣。好些麼。」我點了點頭。伊摸摸茶壺。忙把爐火用鉗子撥了撥。問道。「口渴麼。」我搖搖頭。伊便依然坐著不語。

靜了片刻。窗外的樹葉兒。被風吹著颼颼作響。送入耳中。靈府頓時活動了好些。遂把身子側著睡。燈光把伊半身的情影。移在裏面帳子上。不時回過頭來望。我瞧著。瞧了伊回過來的臉色上。已知回復了伊的愛。回復了伊初婚時的愛。



璩·梅·王·

嘆



一箇生性不愛吃花酒的霍影真君。被

朋友們勉強拉入某妓寮去入席。在影真君心目中  
所接觸。並不覺得有可以取樂的事。席上笑語雜  
沓。鋼動觴飛。他卻自己吃幾杯悶酒。立起來倚  
在樓窗上避罵。忽然一箇人將他手一拉。叫他去  
豁拳。可是這豁拳的勾當。影真君卻十分擅長。  
坐下來不問客人信人。七八亂叫。打了一箇通關。  
結果以六與二的比較。大獲全勝。首座某君。  
正要預備反攻。影真君耳鼓裏。聽得一聲吳大少  
。就看見一箇信人娘孃娉婷走到對面一箇少年客  
人背後坐下。影真君定睛一看。不覺得嘴裏發出一  
種怪聲來。同時對方也是同聲相應。合座客人  
。同那信人聽見「嘆」「喀」的兩聲。相對發出  
。都笑起來了。尤其是強拉影真君入局的那位仁



咳

大家一同去探病好麼。衆亦贊成。座旁有一箇僧人叫筱紅的。搖着手笑道。今朝午後兩點鐘在冠生園出局。我還同他同過樓面呢。大衆益發斷定決不是病。草草的終了席。一齊哄到那僧人粧閣。果然入其宮不見其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語。冷嘲熱諷的時候。兩箇房侍極力張羅。西樓房間裏一箇張二寶。因爲是這班客人中有一箇叫過他的。就將他們邀到自己房裏敷衍着。未到一刻鐘。那人兒淡粧不掃。悄然蹣跚。走入二寶房中。大衆一齊拍手叫道。咳咳咳。那位做他的客人卻一言不發。連咳都咳不出來。他乃侃侃的對衆說道。你們諸位當中。有幾位不應該不曉得我的病源呀。一面又走到他的客人身邊。握住他的手。低聲道。你莫動氣。一切的一切。還去問靈影真。就曉得了。

原來這一天影真君與伊人約定午後相見。及至到了粧閣。又因出去應局。守候到下午三點鐘。方始珊瑚來遲。一見面就說。你等久了。此地不好談心。我們揀箇僻靜地方去。回頭招呼房侍。今朝有局。都說有病不應。一面偕影真君去到一家不甚出名的酒館子。隨便叫了幾樣菜。同影真君慢慢的吃着酒。久坐長談。竟談得影真君扼腕太息。所謂伊人更是聲淚俱下。幸虧時當下午。座頭都是空空的。直談到電火通明。方纔各散。

咳。這箇僧人的丈夫何許人。(按何許人並不是他丈夫的真姓名。是影真君再三致意。不許將真名露出。特以何許人代之。)本來同影真君是同事。不過相處不久。就離開上海。到

漢口去了。這位夫人卻是常見的，自徒何許人走開了之後，也就不相聞問。一旦在燈紅酒綠之中，看見朋友之妻，一變而為宿人。這是何等奇怪的事。那一聲嘆，何怪要衝口而出呢。這何許人在上海時，軋了一般好朋友。整天的把箇身體浸透在花天酒地當中。又偏偏得到一箇美而且俠的妓女，恩愛得水乳交融。朝朝暮暮混了幾箇月。有一天何許人坐在妙人兒身邊，愁眉苦臉的不快活。再三追問，又不肯開口。兩箇人不言不語，相對了一刻鐘。伊突然間點了點頭，站起身了，走入別室。約一頓飯工夫，重復進來，敘容正色的向何許人說道。是我不好，日子過昏了。如今已是到了節邊。你在我這裏和酒等等欠下的數目不少。看光景你有點為難。說着，就從手中遞過一箇紙包來。說這是我的飾物。你儘管拿去兌換了來料理首尾。實在不夠。和酒費先還一半不妨。但是本堂局是不能拖到下節的。何許人打開紙包一看，說道。全是些戒指。你不要帶麼。他就伸出手來笑道。我有你送我的。一隻在這裏呢。何許人喜歡極了。順手把他的手握住了。說上許多感激涕零的話。拈了手帕子不住的揩眼睛。伊人反安慰他半天。留他作長夜的歡敘。第二天纔走。可是這一走就走得不知去向。節下受了多少埋怨。幾乎不得過身。叫人四處打聽。纔曉得何許人的職務已經開除。人也跑到漢口去了。一般姊妹花，都笑他是箇呆子。這美而俠的妓。也只有付之一歎而已。

俗語說得好。「狹路相逢。」又說得可怕。「現世現報。」這箇俠妓受了這番教訓。交接

嘆

客人。也就不肯輕易用情了。有一天出局。看見一箇同道中的新姊妹。扳住客人的肩頭。套住耳朵。說不了的話。心裏想到從前同何許人的親密。正在出神。忽然間那附耳說話的姊妹。眼光轉到自己手上來。看箇不了。看夠多時。又突然點頭含笑。走過來抓住了手。問道。阿姊。你這一隻戒指。在那裏買的。還是客人送的。他就告訴說。客人送的。又問客人姓名。他就搖搖頭回報他忘記了。誰知那人兒竟會附耳把何許人姓名說出。過一天又特地找來。足足談了大半天。原來這新操神女生涯的。就是何許人的夫人。何許人一到漢口就死。家中無人。又無兒女。也就聽人引誘。走到這條路上來了。如今看見當年做新嫁娘時候帶的戒指。套在別人手上。料到必是丈夫的花把戲。等到被問原委。兩箇人各有各的苦楚。倒結成了知己。戒指也物還原主。

後來諸同事聽見影真君的詳細報告。有幾箇也好像在何許人家看見過他夫人。驀然的都嘖嘖的叫起「嘆」來了。



妻的滑稽墓誌

館· 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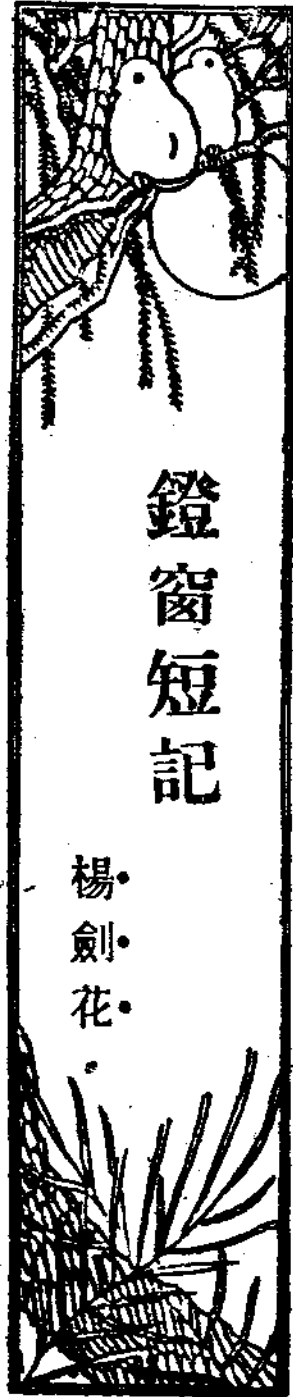
▲悍妻 汝一日不死。我一日不得自由。今日墳上樹影風聲。我猶疑是當年藤鞭竹杖。至今尙有餘痛。

▲妒妻 汝竟長逝乎。不再作河東之吼乎。我從此可朝秦樓。暮楚館。暢所欲爲矣。汝若有知。我當時以酸醋餉汝。因汝愛酸味也。

▲愛妻 我愛卿。而卿不我愛。費我十年心血。只換得一抔黃土。愛情之價值。豈如是乎。

▲老妻 五十年來。爲我生下許多子子孫孫。累得我做牛做馬。吃力萬分。若非汝害我。我落得清閑。何致如此老苦耶。





# 鐘窗短記

楊劍花

## 錢 愚



### 愚

洛下人。就學津沽。寄寓姑家。

晨往而夕返。所以節虛費也。每日赴學。

輒遇一女郎。亦作學生裝。愚固勤學。往返

有定時。風雨不間。女之來去亦若與愚相應

。從無後時。愚與之遇。初也置之。繼也注

目迎之。終也似曾相識。各點其首而後行。

雖未交言。而二人心事亦已默喻於無形。一

日。恐心中若有所感。權與一語以為快。過

時遂前道微忱。并展訊其邦族。初恐唐突彼

妹。期期不能出口。詎彼妹聞言。以笑報之

。殊無所拒。二人乃並肩而行。不即赴學。

互訴衷曲。喁喁不已。愚始知彼妹吳姓。亞

蘭其名。就學於女子中學者。中學居愚姑家

之西。亞蘭之居尤在女子中學之西。愚肄業

之學校。則在中學稍西。因是愚之赴學。則

由東而西。亞蘭之赴學。則由西而東。一西

一東之間。而愚與亞蘭乃不期而相遇。由遇

而進於情。天之巧於位置。亦正天之巧為撮

弄也。愚聞長繪事。知亞蘭之以蘭爲名也。乃竭其心力繪一蕙蘭貽之。繫以辭曰。女士幽香逸韻。正恐蘭之不及耳。亞云何哉。若我所繪。尤不及真蘭萬一。何足以辱女士。雖然。我心願他。聊以示我景仰之微忱耳。女士其諒而存之乎。亞蘭得畫。心頗喜。回以辭曰。敬拜嘉命。擅繪如君。何復搢謙。秋厲幸善珍攝。寥寥數言。至誠密意。盡萃其中。厥後每遇假期。各節其溫課之時間。擇清勝之地。把臂作長談。愚姑甚慈善。愛愚亦誠摯。愚因數邀亞蘭至姑家。姑待之甚善。光陰易逝。歡會不常。歲云暮矣。愚乃不得不歸。蓋離家半載。默念仁慈之阿母。且倚闥而望。日待其佳兒之至。苟不歸。何以慰其慈懷乎。因是心雖不忍別亞蘭。終以

私情不敢孝思。決然而歸。然心中終不釋亞蘭。讀者幸勿誤會謂愚有意於亞蘭。愚之心至純潔。愚之情至高尙。人以其用情於亞蘭者。不特愚不自認。且不自知。蓋男女至情。每發之於不自覺。有意於用情。則情之形於外者必非誠摯。無意於用情。則所發之情一本天性。不假外飾。始高尙純潔。爛熳可愛。愚之情是情也。愚之情非有意於用也。二其中心何念念於亞蘭。何以不見亞蘭。悒悒有所不歡。何以得見亞蘭。一言一動。均若有快於心。何以不忍與亞蘭別。他人固非所知。卽問之愚。愚亦不自知也。愚既抵家。其母見之大喜。如獲異寶。愚見母氏健碩。亦頗自慰。萊衣承舞時。每借故博親歡。思念亞蘭之心。亦藉是稍釋。一日。忽得亞書

· 遂以亞蘭語贈母。母視其爾離之無不辨。覺字跡極娟秀可玩。似頗喜其子之得獲膩友。詢之甚詳。愚則一一答之。無不力稱其美。· 意若謂母曰。亞蘭身如名花。亞蘭學如深淵。亞蘭行如天神。如此好女郎。我實罕見也。· 母聞之色動。新年既過。學校又將開學。· 愚乃束裝赴津。雖私幸可與亞蘭重晤。心殊不忍與母別。自思阿母與亞蘭何以不能並晤。· 離亞蘭始得侍阿母。別阿母始得就亞蘭。· 欲盡孝思。不能致情私於所愛。欲盡情私。不能報罔極深恩。· 天之處置。何其拂人情意。至於此極乎。母以其子出行。送之門外。叮嚀謂之曰。如爾言。亞蘭誠可爲我婦。子年已冠。亦可論婚矣。告爾阿姑。幸善爲之媒。愚聞母言。大喜欲狂。顧又躊躇不敢決。· 蓋初未知亞蘭固有屬未也。愚與亞蘭交。· 一出於高尚之懷抱。夫婦之好。初非有存心也。既聞母言。忽若有悟。心忤忤然。· 自悔未向其求婚。問其果爲羅敷與否。既抵姑家。姑迎之甚歡。愚如不及待。即以母意告知。姑笑曰。毋急急。亞蘭固可兒。容爲緩謀之。· 愚仍赴學如恆。逾日而遇亞蘭。即互訴離緒。相憐益深。愚時欲以已未受聘問。· 輒囁嚅不敢出口。亞蘭若有所覺。則貌立易端重。雖與愚仍往還徵逐。凜然常若不可以犯。· 愚益重其人。亦益不敢冒昧唐突。逾月姑忽謂愚曰。亞蘭已有屬矣。爾之於彼。三生未有緣也。愚特聞是語。皇急至於泣下。· 姑慰之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愚失望過甚。卒以是病。聞於亞蘭。急走訪之。

知病因己起。不期呼曰。天乎我害渠也。雖  
然知己難得。我身屬人。我心屬之愚耳。時  
藉辭以釋愚鬱。益以姑之勸慰。愚乃稍稍釋  
念。病亦旋愈。病愈而亞蘭絕跡。愚以途中  
不復遇蘭。因發憤繪蘭百幅。以寄遐思。

### 禿頂僧

隴右王生。佚其名。倜儻風流。溫文爾

雅。絕類好女子。而膂力過人。善內工。諳  
點穴術。起二指一點。百步外無不中。生既  
具此絕技。益自謹慎。與人相接。和顏悅色  
。故人莫知其底蘊。較之學術未精。而自鳴  
驚人者。不可同日語也。習業某典。聊作枝  
棲。一日。有禿僧至。牛山濯濯。精神矍鑠  
。凶悍之氣。壓約眉宇間。手持石獅一。重

可數百斤。置櫃上。與以錢不去。王生怒。  
舉手一揮。獅已墮地。僧拾獅起。瞋目謂生  
曰。三年後。待子於山東玄壇廟。去者英雄  
。不去者鼠輩耳。生諾之。僧遂飄然去。同  
儕咸爲生危。胥以屆期不往爲佳。生曰。是  
胡可者。予若不往。是怯耳。乃晝夜練習以  
期護身。流光如駛。所期將屆。生雖躍躍欲  
試。然中心不無憂慮。故面現不愉之色。鄰  
人李某。精於拳。能以竹端撥石於數十丈外  
。觀生狀詢之。生以實告。李曰。僕雖不才  
。願助一臂。惟若何處置。須早爲之備。俾  
免倉卒失敗。生遂雇小舟。選狀貌魁梧者坐  
其中。李手持竹篙立船首。生則駕櫓而進。  
甫至。禿僧已靜待於河干。兩旁僧徒排列數  
百。生乃以舟蕩漾中流。不令傍岸。而李以

篙端置岸上。僧中矯捷者。首先上篙下。李以篙一撥。擲僧於隔河。生則起二指一點。僧長跣於地。目瞪口呆不少動。羣僧相繼進。生如法泡製。禿僧懼。暗謂衆僧曰。船首者尙若是饒勇。則艙中人一出。吾儕無噍類矣。不若設筵謝罪。尙能倖免。衆然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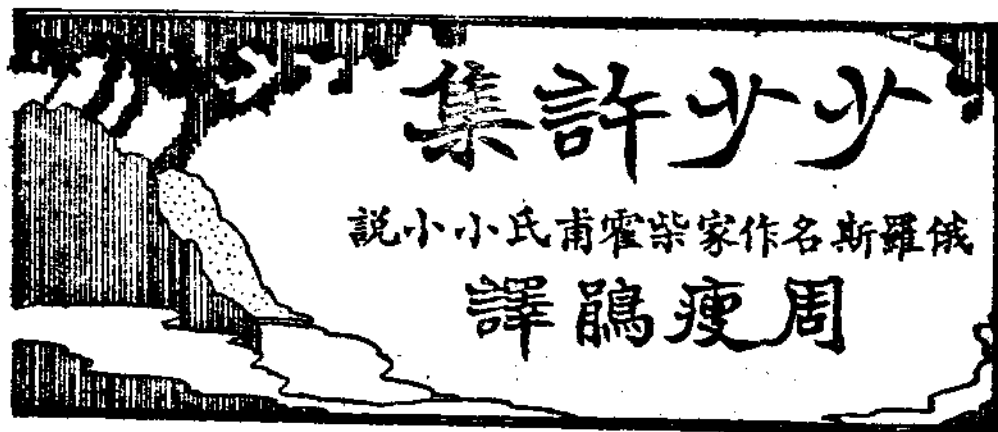
禿僧遂邀生等至廟。謝過不遑。並乞將賭債救法。生視無惡意。慨然允諾。隔河以指遙點。咸起立如常。禿僧邀生等首坐。已則下陪。酒肴雜陳。備極親密。席散。僧親送之河干而別。生安然抵家。於是王生之名大噪。



破 涕 錄

聽 潮 生

▲最笨的人 張媽問他兒子道。你校中同班的人。誰最聰明。他兒子說。自然要算我第一。一首功課。只要念了二三遍。就背誦得來。沒有那箇及得到我呢。張媽又問道。誰最愚笨呢。他兒子想了一想。說最笨的人。要算先生了。連一班裏十幾箇學生的名字。都記不清楚。把他記在冊子裏。上一課。念一遍。念了好多時候。還記不清。真是笨極了。



怖 恐

**恐** 在我活在這世界上的許多年中，只有三次

受了恐怖。那第一次真的恐怖，使我毛髮直豎周身打顫，是被一種微細而又奇怪的事物所引起的。此事發生在一箇七月中的晚上，閉著沒有甚麼事情做，我便驅車上火車站去取報紙。這是一箇沈靜，溫暖而近於炎熱的晚上，正像七月中別的那些沈悶乏味的夜晚，一開了頭，便得延長到一禮拜，兩禮拜，也許更要長些，兀自的繼續不絕，而驀然之間卻被一陣猛烈的風潮或傾盆的大雨所截斷，於是頓使萬物得到許久的爽快。

太陽早已下去了，一片灰色的薄暗罩住了大地。那可厭的一陣陣草香與花香，騰在那停滯而不流動的空氣中。

我坐了一輛粗劣的小貨車趕去。我的背後坐著那團丁的兒子柏希加，一箇八歲的孩子，我帶他同去，在必要時可以照顧我的馬的，此時他正在睡覺，微微的發出鼾聲，他的頭擱在一袋

滿夢上。我們所經行的路是沿著一條狹窄的橫街，直直地好似一塊飛尺，而又像一尾大鱷似的躲在那又高又密的麥田中間。殘陽落照中吐出一道淡淡的光；一道光劃破了一片狹小而奇怪的雲透出來，有時好像一艘船，有時又好像一箇人裹著一條絨被……

我趕了一里半或二里的路，卻見那黯淡的夕照之後，來了一株株美秀而高大的白楊；樹下有一條河正在閃閃地發光，這一幅奇美的圖畫，倒像施了魔術似的，突然的展開在我的面前。到此我得控住了馬，因為我們的這條直路忽然中斷，而趕下一帶叢生矮樹的斜坡。我們立

在山邊，下面山腳上卻有一箇很大的窟窿，充滿著黃昏的光和奇怪的形象。在這窟窿之底，是一片廣大的平原，四周圍有白楊，流著那條閃閃發光的河道，這所在便有一箇小村落棲息著。這當兒已是入睡了。……村中的廬舍，樹木，轟有鐘樓的禮拜堂，從灰色的黃昏的天光中襯托出來，而暗暗地倒影在平平的河面上。

我喚醒了柏希加，生怕他從車中跌將出來，一面便很小心下去。

「我們已到了羅谷伏麼？」柏希加問著，懶懶地擡起他的頭來。

「是的。攔住了馬轡！……」

我領導那馬走下山去而瞧著那村落。在第一瞧時，就有一箇奇怪的情形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鐘樓的頂上，在那鐘和圓屋頂中間的小窟中，有一點亮光在那裏閃動。這光好像是一盞



冒煙的燈，一會兒熄下去，一會兒卻又亮了起來。這是從那裏來的啊？它的來源使我不明白。那窗中決不會點著甚麼燈火，因為在鐘樓的頂層既沒有爐又沒有燈的；我知道那邊一無所有，只有木梁，塵埃，和蛛網罷了。便是要爬到頂層中去，也很困難，因為那通入鐘樓的甬道早已堵塞住呢。

也許是甚麼外面的光，反射到那邊去的，但我極目四望，只見前面一片廣野，卻聽不見有別的一點亮光。天上又沒有月。那一絲淡白而此刻已很灰黯的殘照也不會反射出甚麼光來，因為那光並不面西，恰是面東的。這許多類似的推想在我心中行動著，一面我牽著那馬走下斜坡去。到了山麓，我便在路旁坐下來，重又瞧那亮光。那光仍像先前一樣，一明一暗的在那裏閃動。

『奇怪，』我想，已想得入迷了。『甚是奇怪。』

我漸漸地被一種不快之感所制服了。我先還以為因不能了解這簡單的事情而引起的焦惱；但是後來，我驀地很恐怖的轉過身去，不敢再看那光，一手抓住了柏希加，這分明我是被恐怖所制服了……

我起了一種寂寞，痛苦，和恐怖的感覺，好似背了我的意志被擲到這充滿黑影的大窟窿中來，如今我便獨立在此，而那鐘樓正睜著它的紅眼對我瞧。

「柏希加！」我嚷著，很恐怖的閉上了我的眼睛。

「怎麼樣？」

「柏希加，那在鐘樓上的閃動著的是甚麼啊？」

柏希加從我肩頭向那鐘樓上望了一眼，打了一箇呵欠。

「誰知道呢？」

我和那孩子作了這簡短的談話，使我略略振作了一些，但是不能持久。柏希加見我刺促不寧，也就將他的一雙大眼睛注在那亮光上，一會兒對我睡著，一會兒又瞧那亮光……

「我喫驚了。」他低低的說。

在這箇當兒我恐怖已極，一手抓住了那孩子，擠緊著他，將那馬重重的鞭了一下。

「這是多麼啊！」我對自己說。「這件事的所以可怕，端爲我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凡是我們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總是神秘不可思議的。」

我想安慰自己，但是同時仍不住的鞭著那馬。我們既到了郵站上，便有意和那站盤足足閒談了一點鐘，讀過了二三張報紙，但那刺促不寧的感傷仍沒有離開了我。一路回去時，那亮光已不見了，瞧那方面的廬舍白楊和我須要趕將上去的小山等等的黑影，頗似活潑潑。有了生氣了。至於那邊怎麼會有亮光，我卻至今沒有知道。

我所經歷到的第二次的恐怖，也是被一種很微細的環境所引起的。：我正訪問了情人回來。那時是在夜間一點鐘，自然界的一切都埋在天明以前的沈酣而甜蜜的睡夢中，其實大自然並未入睡，此夜也不能稱為沈靜的夜晚。秧雞咧，鵝鵝咧，夜鶯咧，山鷓咧，都在叫著。蟋蟀和蚱蜢也在響響作琴。草上罩著一重薄霧，一抹抹的雲片洶湧直前，和明月相接近。大自然正醒著，似乎生怕錯過了伊生命最好的時光。

我沿著鐵路隄邊上一條狹狹的小徑走去。月光瀉過軌道，早已溼溼的沐著露珠了。大片的雲的黑影掠過隄岸。前面遠遠的，有一點朦朧的青光正在悄悄地閃動。

『如此一切都好』我想著，向著它們瞧。

我心中有一種怡靜，安閒，而舒泰的感覺。我正從約會中回來，不用急急地趕路；我又並沒有睡意，我每吐一口氣，每走一步路，都覺得自己的年青而健康，那腳步之聲，在這靜夜中做出一種重濁的回聲。我也不知道自己作何感想，只記得我是快樂，很是快樂罷了。

我走了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一的路，猛聽得後面一種單調的聲音，轟轟隆隆，像是一條大溪的流動之聲，每過一秒鐘，那聲音愈鬧愈響，而也愈接近。我回過去瞧時；見一百步外有一帶黑黑的小樹林，正是我來的所在；那邊的隄岸向右轉灣做成一條很美的曲線，而在叢樹中隱去了。我很猜疑的靜立在那裏等著。一箇絕大的黑色物立刻在轉角上出現，很喧鬧的

向著我衝過來，當下卻又像鳥一般飛過了我，沿著軌道飛去。不到半分鐘，已不見了影兒，那轟隆之聲也在夜間的高籟聲中化去了。

這是一輛尋常的貨車。本來沒有甚麼希罕，但是在前面並無引擎，而又在這深夜駛過，卻使我很為猜疑。它從那裏來，又仗著甚麼力使它沿著軌道行駛得這般快呢？它從那裏來，又飛向那裏去啊？

倘我是迷信的人，我一定要當做一隊魔鬼與妖物趕去參與那鬼界的安息日，恰好是和我一路；但是這夜半的飛車，在我也覺得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心中也被種種的推測纏繞著，好像一箇飛蠅絆在蛛網上一樣。……

驀然間我覺得自己單身在這一片廣大的平原之上；那態度嚴冷的夜，直對我的臉瞧著，而又跟隨著我的腳步；一切的聲響，鳥的啾啾，樹的械械，都似乎含有鬼氣，而使我喫驚的。我像一箇瘋人般飛奔前去，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跑，只是想跑得快些。霎時之間我又聽得一種聲音，是先前所沒有留意的：就是那電線在風中的哀號之聲。

「這真是無謂！」我說著，想自己羞自己。「這是儒怯！這是愚蠢！」

但是儒怯比了常識更為強烈。直到我看見了一抹青光，方始將脚步緩下來，那邊我便見一座打信號的小舍，而在近邊的隄上有一箇人立在那裏，也許是打信號的人，

「你可曾聽見麼？」我氣喘喘地問他。

「聽見誰？聽見甚麼？」

「怎麼，有一輛貨車剛跑過啊。」

「我聽見的，……」那農人厭惡似的說。「它從那火車上脫下來的。在那第九十里的所在恰是一帶山坡；……火車拖上山去。那末一節貨車上的聯機忽然脫落，就與火車脫離回去了。」

……此刻還沒有截住咧！……」

這奇怪的情形一說明白，就沒有甚麼神秘性了。我的恐怖也已過去，仍能向前趕路。

我的第三次的恐怖，是在早春時節獵罷回來的當兒。那時已日薄黃昏了。林中的路上因近來曾下過陣雨，到處都是水潭，腳下的泥土都很鬆軟。落日的紅光普照著森林的全部，使那白楊樹上的白色樹枝和嫩的樹葉都染了色。我疲乏已極，幾乎不能動彈了。

離家四五里遠，沿著林中的路走去，我忽的遇見了一頭水獺狗種的大黑狗。他一面跑，一面直對我的臉上很著意的瞧，一會兒又跑前去了。

「一頭好狗！」我想。「是誰的啊？」

我回過去瞧。那狗立在十步外仍把他的兩眼注著我。我們倆默默地對看了一分鐘，那狗也許被我的注意所引動了。緩緩地向我走來，搖著他的尾。

我走前去，那狗跟隨著。

「這是誰的狗？」我兀自問着自己。「他從那裏來的？」

二三十里以內的鄉紳我全都認識，我也完全認識他們的狗。他們卻沒一箇有這樣一頭獵狗的。他怎麼會到這森林深處輸運木材而不作別用的路上來啊？他未必會被過路的人遺落在此，因為這裏也不會有鄉紳驅車經過的。

我坐在一箇樹根上休息，開始細看我那同伴。他也坐下來，擡起了頭，很注意的老是瞧著我。他瞧著我目不轉睛。我不知道可是爲了四周沈靜的關係，又爲了森林中的影子多與聲響多，也許是爲了太疲乏的原故，我被那一雙狗眼瞧得刺促不寧起來。我想到浮士德與他的狂狗，又想到神經質的人在疲乏時往往會生出幻想來。這麼一想就使急急地立起來急急地走前去。那狗又跟隨著我。

「跑開去！」我喊著。

那狗也許是喜歡我的聲音，因爲他很快樂的跳了一跳，跑到我的前面去了。

「跑開去！」我重又喊著。

那狗回過來瞧，仍很注意的瞧著我，又很和氣的搖著他的尾。我那惘懣的聲音分明是很足以娛悅他的。我應當去撫拍他一下，但我不能不想到浮士德的狗，而我那恐怖的感覺便益發

厲害起來。……夜色已上了，更使我慌亂，那狗每次跑上來將他的尾接觸我，我便像一箇懦夫般閉上了眼睛。這又像那鐘樓上的亮光與鐵路上的貨車一般：我受不住便沒命的跑去了。

到了家裏，卻見一位客人正等著，他是我的一箇老友，他和我寒暄之後，便抱怨著說他一路驅車前來，在森林中迷了路，把他一頭很寶貴的狗也遺落在後面了。



煙· 想 入 非 非

我想我做了愛神。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使世界上再沒有那種離情殉情等慘劇發生。

我想變做了一種藥水。把普天下的兵器。都溶化殆盡。使一般軍閥們無所試其技。那麼那種害人的戰爭。也可以沒有了。

我想變作神仙。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良心。完全給他們換過。使世間再沒有欺詐奸僞的事情發生。



文具界最新大貢獻考試利器

# 袖珍文具匣出品成功

## 容內

精製紅藍墨水兩筒·雲  
銅墨盒一只·兩用靈便筆  
一枝(鋼筆毛筆俱有)·鉛  
筆一枝·橡皮一塊·稿紙  
夾一只·共計六種·製造  
之精·得未曾有·

## 表外

闊三英寸·長六英寸  
高一英寸又二分之一  
皮面燙金·美觀無匹  
【式樣】用四面開闔式  
簡捷非常·至於攜取之  
便·更非他種文具可比

# 中山 童裝

## 優點

- ▲花紋雅靜
- ▲裁製稱身
- ▲操作游戲
- ▲輕便非常
- ▲國貨製成
- ▲耐洗耐著
- ▲既合衛生
- ▲又切經濟

## 價目

號碼	童齡	甲種	乙種
特號	十七八	二元五角	二元八
大號	十五六	二元三角	二元五角
一號	十三四	二元	二元二角
二號	十一二	一元九角	二元一角
三號	九至十	一元八角	二元
小號	七至八	一元七角	一元九角

\*角八加套每的夾\*  
\*角四加套每費郵\*

上海大東  
書局發行

應試者備此文具  
具匣·至可  
得下·優點  
(1)輕便  
(2)美觀  
(3)耐用  
(4)均美  
宜任此應  
備此應  
用·均美

元二價實 只每

紅雪孃

·角四册一·譯孫蕪張·

可·亦·後·入·懷·不·筆·情·本  
 多·讀·與·仇·勾·殺·暇·之·偵·書  
 得·之·其·果·欄·父·接·奇·探·為  
 之·可·情·以·之···俠·張  
 佳·泣·侶·迷·期·仇·中·五·義·君  
 着·可·結·戀·踪··········  
 也·歌·百·被·跡·不·一·十·一·譯  
 ···年·戕·得·惜·女·色·爐·  
 誠·之···之·以·郎······  
 不·好·女·身·目·文·愛

偵探

空中盜

·角五册一·譯狂若趙·

此·讀·凌·視·極·都·黑·動·趙  
 一·位·蓋·誠·若·幹·市·星·之·君  
 册·探·福·無·練··········  
 ·小·爾·追·物·之·詭·神·墨·本  
 說·摩·踪··警·變········  
 者·斯·亞·其·探·講·叙·傳·  
 不·之·森·豪·緝·異·述·西·能  
 可·概·羅·邁·捕··其·方·以  
 不················  
 手·愛·氣·亦·有·行·盜·警

說小名種各局書東大

戀愛之花

·角四册一·著生綠慘·

籍·交·男·適·序·於·必·正·自  
 也·立·女·當·之·手·戀·致·規·由  
 ···場·之·之·如·腕·愛·貼··戀  
 ···上·寶·指·何·之·真·悔·若·愛  
 不·後·正·滿·如·詮·將·誤·  
 可···進·何··來·入·自  
 成·為·是·採·發········  
 缺·現·誠·俱·取·揮·本·途·一  
 之·代·青·有··甚·書··定  
 要·社·年·最·程·詳·對·則·之

言情

蘭因記

·角二册一·著蝶小陳·

有·信·下·人·折·能·多·作·本  
 此·陳·有·意·結·········  
 妙·君·情·外·東·殊·然·而·運·為  
 筆·亦·人·處·有·紙·婉·筆·陳  
 也·多·眉·閱·陡·柳·上·轉·輕·小  
 ···情·飛·之·然·暗··之·靈·蝶  
 種·色·頓·一·花·其·柔··君  
 子·舞··············  
 ···普·之·而········  
 故·深·天·出·妙·曲·自·不·之



# 菊部叢譚

卷首有精美之

名伶像片百餘幅

內容分三大編

一 燕塵菊影錄  
二 歌臺撫舊錄  
三 舊舊室劇話

名伶之藝術 伶界之歷史

歌場中之遺聞軼事

本書無不詳載 真是洋洋大觀

全書一冊  
定價一元  
實售七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白室記

◀角六册二●譯梧碧張▶

偵探小說之佳作  
 其所佈疑陣  
 必使人窮思極慮  
 而不可得。一經  
 揭破。則奇景陡  
 開。心駭神愕。  
 白室記所敘為類  
 似此法之筆意。  
 以一白室之女屍  
 連帶及第二白  
 室之發現。惆恍  
 迷離。變幻百出

**匣劍帷燈**  
 ▲周瘦鵬譯  
 一册 定價四角  
 本書描寫一行踪詭秘之俠士。以七種不同之手腕  
 連殺七惡人。且預告以死期。及期雖百般逃避  
 亦不能免。偵探智索力盡。終難獲其人。情事  
 奇突。讀之當快浮一大白。

**秘密錦囊**  
 ▲徐卓呆譯  
 二册 定價八角  
 本書敘一女郎有巨大遺產可得而不自知。幾為惡  
 人所攪。結果幸惡人俱死。錦囊之秘密亦大白。  
 其中緣以軍事愛情。極風雲詭變之致。可作偵探  
 小說讀。可作言情軍事小說讀。

# 雙雄智記

▲張碧梧著  
 二册 定價六角  
 本書為張先生遊戲之作。以詭之筆。寫  
 東方福爾摩斯與東方亞森羅蘭之決勝情形。  
 而以富商張才森為綫索。心關角。寫  
 奇峰疊起。布局之奇。行文之妙。固無殊。  
 勒白朗氏原著雙雄智錄也。愛偵探小說者  
 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紫蘭女俠





第九回

展涼風當頭飛白雲  
援俠女挾彈走長街

那班軍警正舉著探海電燈四面照看忽然頭上一陣風過去天上掉下一件雪白東西來飄飄蕩蕩的順風飛下大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發一聲喊躲避不迭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往旁邊讓讓不及的就給這件雪白的東西劈頭罩將來正罩個著把三四個先鋒隊一齊罩住罩得對面不見這班先鋒隊都是粗人看著涼風一動從天上飄下這個白東西來大家給這白東西罩住了心上不免發慌連忙伸出手來撕擄恰又是軟搭搭的一時撕擄不開而且三四個人裹在

一。起。大。家。牽。住。了。你。帶。住。我。我。連。著。你。如。何。扯。得。脫。急。得。這。幾。個。人。嚷。起。來。道。你。們。來。替。我。們。瞧。瞧。什。麼。東。西。把。我。裹。住。了。這。些。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的。軍。警。起。先。看。見。憑。空。飛。下。一。個。白。東。西。怕。是。革。命。黨。的。炸。彈。一。個。個。嚇。得。遠。遠。躲。開。又。見。有。幾。個。夥伴。給。這。個。白。東。西。罩。住。了。大。家。誰。也。不。敢。走。攏。來。怕。炸。彈。炸。起。來。不。是。頑。的。直。到。他。們。嚷。起。來。纔。知。道。不。是。炸。彈。這。纔。有。幾。個。膽。大。的。人。慢。慢。的。走。過。來。膽。小。的。還。縮。在。後。面。不。敢。當。先。看。著。幾。個。大。膽。的。人。走。過。去。輕。輕。的。把。手。一。摸。又。細。細。一。看。不。由。哈。哈。大。笑。起。來。看。官。們。你。道。這。白。東。西。是。什。麼。說。也。好。笑。原。來。那。少。女。把。柏。民。強。譚。一。飛。推。進。門。去。之。後。一。個。暗。號。兩。扇。門。倏。然。閉。上。少。女。騰。身。一。縱。早。縱。出。有。一。丈。二。三。尺。遠。近。往。黑。暗。處。一。伏。想。躲。過。了。他。們。的。耳。目。再。作。道。理。那。想。到。又。有。一。個。人。舉。燈。一。照。少。女。急。忙。又。是。一。騰。已。經。立。在。斜。對。面。的。一。家。屋。脊。上。看。著。他。們。四。面。混。照。一。起。心。上。不。由。好。笑。恰。好。這。家。子。當。街。晾。著。一。幅。極。大。的。單。被。少。女。順。手。撈。過。來。往。他。們。頭。上。一。丟。嚇。得。這。些。飯。桶。驚。疑。了。一。陣。好。容。易。認。出。是。一。條。白。洋。布。單。被。不。覺。哈。哈。地。狂。笑。起。來。趕。忙。把。單。被。扯。開。這。幾。個。先。鋒。隊。

已經罩出一身冷汗，扯開了單被之後，各處一看，依然不見有人，有一個正目嚷道：「這明明是方纔轉角上的女子丟下來的，這個婊子養的可惡得很，咱們要捉住他的話，一定要叫他試試我的傢伙，衆人齊聲笑道：「你什麼傢伙給我們看看，好不好？」正目笑道：「我的傢伙不能給你們看的，只能給他看。」正說到這裏，聽得屋上一聲叱咤道：「你這不要臉的畜生，照傢伙罷，叫你認識姑娘的厲害。」呼的一響，一彈子打來，這正目合該倒運，這一彈子正打在他鼻子上，大大的哼了一聲，連阿呀也叫不出，就跌在地下，大家又是鬨然一聲，四下裏照看一面忙忙來看受傷的人，只見一粒鈕子大小的鐵彈子已經陷進鼻梁裏去，傷處不住的流出血來，看著這種彈子的形式，不是手鎗子彈，一定是用兩指頭換發出去的，黑暗之中恰打得這般的準，大家怕他再打心上，都覺得有些凜凜的，又聽得鎗聲四起，一排鎗過處，方纔柏民強和譚一飛進去的門裏，悄然開了，閃出一個人來，屋面上嬌喚一聲，早跌下一個女子，一班軍警見天上又落下一個東西來，只認又是單被一個個都不怕了，候著他落下來，大家爭先想要去接，不防這一次落下來，



的。不。是。東。西。恰。是。一。個。人。從。上。面。跌。下。身。勢。非。常。之。重。這。班。飯。桶。一。瞧。掉。下。來。的。不。是。單。被。竟。是。一。個。人。他。們。如。何。接。得。住。這。個。女。子。直。壓。下。來。壓。在。他。們。身。上。接。不。牢。躲。又。躲。不。脫。把。這。幾。個。人。只。壓。得。東。倒。西。歪。一。齊。跌。倒。這。女。子。也。跟。著。跌。在。地。下。和。幾。個。跌。倒。的。人。滾。作。一。團。一。班。軍。警。見。掉。下。來。是。一。箇。人。不。是。炸。彈。就。又。都。放。大。了。膽。從。四。面。如。飛。的。搶。步。過。來。用。電。燈。照。時。只。見。一。箇。黑。衣。女。子。腿。上。中。了。一。鎗。伏。在。地。上。瞑。目。不。語。又。把。電。燈。照。一。照。面。目。恰。生。得。嬌。妍。白。皙。俊。俏。得。很。雖。然。中。了。鎗。閉。著。眼。睛。跌。得。昏。迷。恰。依。然。掩。不。住。他。的。美。麗。這。班。人。見。了。這。般。一。箇。少。年。美。貌。的。女。子。就。如。蒼。蠅。見。了。臭。肉。一。般。一。箇。箇。爭。先。恐。後。的。趕。過。來。起。先。跌。倒。的。幾。箇。人。也。一。齊。扒。起。大。家。說。今。天。這。箇。女。革。命。黨。到。了。我。們。手。裏。我。們。大。家。可。要。開。開。心。了。於。是。大。家。七。手。八。腳。的。趕。過。去。把。那。地。上。的。少。女。扶。了。起。來。把。他。靠。在。一。家。人。家。的。門。上。也。不。管。他。受。傷。不。受。傷。也。不。問。跌。暈。了。醒。沒。有。醒。就。待。動。手。輕。薄。這。箇。女。子。伏。在。屋。面。上。纔。發。了。一。彈。打。傷。了。一。箇。人。正。待。要。發。第。二。彈。不。想。到。近。處。平。臺。上。也。有。巡。察。的。海。軍。陸。戰。先。鋒。隊。在。那。裏。用。電。光。燈。四。處。

照看方纔聽得好幾排鎗聲他們不知道什麼事恰格外的認真起來不斷的四  
面探照這女子伏在屋上給他照到了老實不客氣就是一排鎗這女子雖然本  
領不差恰是出其不意的從背後一排鎗打過來憑你再伶俐快捷也是躲不過  
的在腿上早中了一鎗翻筋斗跌下屋來跌得暈了過去落在這班畜生手中眼  
看著一箇神聖清潔仗義救人的好女子可憐就要受他們的糟場了正在這間  
不容髮的時候一箇尖嘴深目亂髮蓬鬆的兵士一隻賽地皮的手已經直伸到  
那女子的胸前差不多和那女子的軟滑雞頭要兩膚相切說時遲那時快從黑  
影裏撲的穿過一箇人順手把兵士的肩頭一把抓住一轉手腕早把那兵士的  
身體扳了過來使勁往下一按只聽阿呀一叫這兵士的一箇身體不期然而然  
的矮了半截雙膝一軟跪了下來這班兵士又亂起來一片聲喊又是一箇革命  
黨不要放走了他身上現穿著亂黨的衣服是沒有辮子的大家一箇箇舉起鎗  
來正待要放忽聽得那西裝剪髮的男子大喝一聲你們一箇不許動一動的  
就是一炸彈你們這班混賬王八奴才莫想一箇得活這一句話果然比什麼都

靈二十來箇軍警竟沒有一箇敢動的。西裝男子一面說一面取出一箇炸彈，高的舉了一箇過頂對著大家喝一聲：「你們都給我背過臉去！」那一箇敢回過臉來的，我這箇二十磅的炸彈就要發利市了。大家聽了，誰敢抗違？果然一箇箇背過臉去，站得一線齊的。比大操時的排隊還要齊整。連那跪在地上的小子，不敢立起來，只好跪著把臉轉過去聽候發落。大家心上想著：今天這二十幾條性命，怕的有些靠不住了。嚇得抱著鎗，只是發抖。誰想到西裝男子又喝道：「這位女士已經受傷，還沒有醒過來，你們須要等一回兒，等他醒了回來，同著你們走。就是了。」要解到那裏，就解到那裏。我也同著你們一起走。你們有那一箇敢在這位女士身上挨一挨的？我一定要他的命。你們聽見了嗎？大家不敢不應，只得說：「聽見了。」這時那箇少女已經呻吟一聲，醒了回來。廣州副將黃培松的巡邏隊也來了。西裝男子忙喝聲：「你們站住，不要前進，再進一步，我這顆炸彈就要丟出來了。」巡邏隊聽了，自然吃了一驚，凝住脚步，不動。齊問：「你是什麼人？這一下把背轉臉去，的幾箇軍警一齊嚇得魂不附體，怕他聽了一箇不耐煩，輕輕的把炸彈一放可

不是頑的忙喊你們不要動再進一步他要放炸彈了巡邏隊本來已經大家立定聽他們這一喊自然格外的不敢前進也不敢喝問了西裝男子一手舉著炸彈一面看著那女子已經醒了回來忙湊著耳朵低說女士神志清楚不清楚能說話嗎那女子雖然腿上受了一鎗鎗彈恰在腿肚子裏穿了過去沒有什麼大要緊不過從很高的屋上跌下來一時跌得暈了過去其實也沒有跌傷如今回來了過來心上已經很清楚不過一隻受傷的腿流多了血不能動揮聽了那西裝男子問的話就點一點頭說一聲你是那一位西裝男子又低頭附耳說道在柏民強方纔蒙女士搭救忽忽的先把做友安放好了究竟不放心不知女士在外面怎麼了悄悄地出來一看女士正從屋上跌了下來這些畜生要來動手動脚給我飛身出來禁止他們不許動一動我自願同著女士跟他們一起去保護女士不許他們輕薄虐待只不知女士尊姓想來一定也是本黨的同志了女子也低答道我姓羅叫羅紫雲雖不是革命黨恰也是一種秘密團體中人暗中扶助革命黨的但是我的事怎麼好累別人呢柏民強道我們雖不是同黨究竟總

是同志而且女士方纔救過我們一次的這都是各人應做的事用不著謙遜啊。羅紫雲聽了只得又點點頭沒有話說柏民強叫一班軍警備起兩乘藤轎來叫他們同著該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又對他們說你們要是打了我一鎗我手裏這箇炸彈一掉下去你們的命就沒有了我一箇人拚你們這若干性命總是值得的說著扶了羅紫雲坐上轎去自己也坐了藤轎十多箇先鋒隊十多箇警察格外還有二十來箇廣州協的巡邏隊擁著柏民強和羅紫雲前呵後殿的倒也不像是解什麼革命黨竟是他們兩人的衛隊一般一箇人也不敢怠慢一直把他們擁到天平街水師行臺李軍門那裏這時候張堅白已經給李軍門派去的先鋒隊統領吳宗禹接了出來就在水師行臺裏暫行駐紮驚魂甫定就聽得外面各路隊伍一替一替的報告捉了許多男女革命黨先後解了過來張堅白免不得要會同李軍門親自審問審到羅紫雲羅紫雲也沒有多少話說只說我不是革命黨不過走在路上看他們這班軍警拿著手電燈各處亂照覺得實在可笑跳上屋去和他們開箇小頑笑不想他們開口就罵忍不住打了他們一彈我

自。己。腿。上。也。中。了。一。鎗。我。並。沒。有。進。革。命。黨。也。沒。有。圖。謀。革。命。倘。若。你。們。一。定。要。把。我。算。作。革。命。黨。我。也。無。可。如。何。憑。着。你。們。要。怎。樣。就。怎。樣。罷。張。堅。白。見。他。不。認。喝。令。親。兵。們。搜。他。的。身。上。親。兵。們。轟。然。答。應。就。要。動。手。剝。他。的。衣。服。羅。紫。雲。如。何。肯。讓。他。們。剝。只。說。要。辦。我。的。罪。可。以。要。剝。我。衣。服。是。辦。不。到。的。親。兵。們。那。知。利。害。叻。喝。一。聲。就。待。上。前。動。手。不。防。柏。民。強。在。旁。邊。看。了。喝。一。聲。不。許。囉。曉。一。隻。右。手。又。把。那。顆。炸。彈。高。高。的。舉。了。起。來。張。堅。白。還。沒。有。覺。得。只。覺。這。箇。犯。人。好。生。大。膽。居。然。對。着。本。部。堂。還。敢。這。樣。咆哮。李。軍。門。恰。是。箇。內。家。一。見。了。柏。民。強。手。裏。圓。丟。丟。的。這。件。東。西。這。一。驚。雖。然。不。至。於。跳。起。身。來。逃。走。恰。也。霍。的。立。起。來。大。叫。有。話。好。說。大。家。不。要。動。手。這。班。督。署。親。兵。聽。了。方。纔。住。手。立。在。一。旁。李。軍。門。立。著。問。柏。民。強。道。你。就。是。姓。柏。的。麼。是。不。是。同。羅。紫。雲。在。一。起。的。柏。民。強。點。頭。道。我。就。叫。柏。民。強。同。羅。紫。雲。素。不。相。識。方。纔。見。他。在。屋。面。上。掉。下。來。有。幾。箇。人。對。他。動。手。動。脚。的。很。輕。薄。我。所。以。出。來。阻。住。了。他。們。不。許。他。們。胡。鬧。一。路。保。護。著。他。同。來。的。李。軍。門。問。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柏。民。強。道。這。箇。麼。是。二。十。磅。的。炸。彈。這。一。句。話。出。口。不。

打。緊。張。堅。白。在。正。面。座。上。聽。得。分。明。只。嚇。得。阿。呀。一。聲。立。起。來。往。裏。面。就。跑。一。班。站。在。兩。旁。的。親。兵。戈。什。見。大。帥。往。裏。就。跑。大。家。顧。不。得。體。面。的。了。也。是。一。抹。頭。跑。箇。精。光。只。賸。了。李。軍。門。和。四。五。箇。李。軍。門。的。得。力。差。弁。畢。竟。膽。子。大。些。勉。強。站。著。不。動。柏。民。強。哈。哈。大。笑。道。你。們。跑。什。麼。我。這。箇。炸。彈。並。不。要。打。你。們。的。若。真。箇。要。打。你。們。的。話。你。們。要。跑。也。跑。不。了。總。之。一。句。話。這。位。姓。羅。的。女。士。實。在。不。是。革。命。黨。你。們。不。要。難。爲。他。而。且。不。許。輕。薄。他。如。若。不。聽。我。的。話。那。末。就。要。對。不。起。了。李。軍。門。按。定。心。神。道。這。箇。女。子。他。要。不。是。革。命。黨。的。話。自。然。不。會。難。爲。他。的。至。於。輕。薄。他。更。是。沒。有。的。事。本。提。督。也。斷。斷。不。許。的。柏。民。強。冷。笑。道。就。算。你。不。許。你。背。後。有。眼。睛。嗎。這。也。不。過。說。說。罷。了。你。不。許。他。們。竟。幹。了。你。又。怎。麼。會。知。道。呢。李。軍。門。被。他。頂。住。了。待。要。再。說。想。一。想。這。箇。犯。人。和。別。的。犯。人。不。同。不。必。和。他。折。證。了。只。得。說。你。既。帶。著。炸。彈。自。然。是。革。命。黨。了。柏。民。強。慷。慨。自。承。道。這。箇。自。然。你。想。不。是。革。命。黨。的。人。能。拚。著。性。命。從。井。救。人。嗎。李。軍。門。道。咳。你。們。這。班。革。命。黨。原。都。是。一。班。捨。身。救。國。的。青。年。想。起。來。原。也。可。敬。但。是。你。們。不。該。聽。信。邪。說。危。害。國。家。輕。則。

送。了。自。家。的。性。命。重。則。連。累。了。全。家。人。口。同。親。戚。朋。友。你。們。要。知。道。革。命。不。過。是。一。句。口。頭。上。的。話。無。非。哄。著。你。們。這。班。青。年。出。錢。的。出。錢。拚。命。的。拚。命。他。恰。借。著。這。革。命。主。義。來。利。用。你。們。你。們。自。己。想。想。這。是。何。苦。柏。民。強。聽。了。奮。然。道。別。的。罷。了。這。幾。句。話。恰。不。可。不。辨。我。們。抱。的。本。來。是。革。命。主。義。無。所。謂。利。用。不。利。用。天。下。無。論。什。麼。事。有。計。劃。的。人。就。有。實。行。的。人。倘。若。只。有。人。計。劃。而。沒。有。人。出。來。執。行。世。上。那。裏。還。有。可。辦。的。事。你。可。知。道。滿。清。政。府。這。樣。的。顛。預。糊。塗。各。省。督。撫。又。都。是。這。樣。的。貪。婪。無。用。若。不。趕。快。革。命。眼。看。著。國。家。就。要。送。掉。我。們。漢。人。這。般。的。大。好。山。河。爲。什。麼。要。給。這。班。滿。洲。人。糊。糊。塗。塗。的。送。掉。送。掉。了。之。後。我。們。同。胞。就。做。了。亡。國。奴。就。要。蒲。伏。聽。命。於。那。班。外。國。人。你。不。看。看。如。今。高。麗。人。的。慘。象。還。有。一。毫。自。由。嗎。還。有。一。絲。生。趣。嗎。我。們。中。國。同。胞。眼。看。著。就。要。做。高。麗。人。了。想。起。來。豈。不。可。傷。可。慘。偏。偏。還。有。你。們。這。班。沒。心。肝。的。官。僚。還。要。幫。著。異。種。人。的。政。府。拚。命。的。殘。殺。同。胞。這。真。是。何。苦。這。幾。句。話。說。得。李。軍。門。暗。暗。點。頭。連。那。方。纔。跑。散。的。一。班。親。兵。戈。什。也。漸。漸。的。又。走。攏。來。聽。柏。民。強。說。話。柏。民。強。說。得。慷。慨。激。昂。這。班。人。



也聽得眉開色動。又見柏民強指著李軍門說道：「我們革命黨的宗旨是只報國仇，不論私恨。我們和你們這班文武大員，慢說沒有私恨，就是有了私恨，也決不肯以私害公。即如你死命要做滿清政府的忠臣，好幾次本黨的事都是給你鬧壞的。本黨許多同志的性命也都送在你的手裏。這一次的起義，又是壞在你手裏。論起來，你這箇人豈不是我們本黨的大讐人？今天這箇炸彈，很該請你嘗嘗滋味。纔是說著，把手中炸彈對著李軍門一擡，只聽一片聲喊：「我們快走！」炸彈來了。又聽得撲通通的兩聲，接著砰然一響，明明是手鎗的聲音。大家格外嚇得一團糟，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不知李軍門性命如何。這一聲鎗響，又是那裏來的。列公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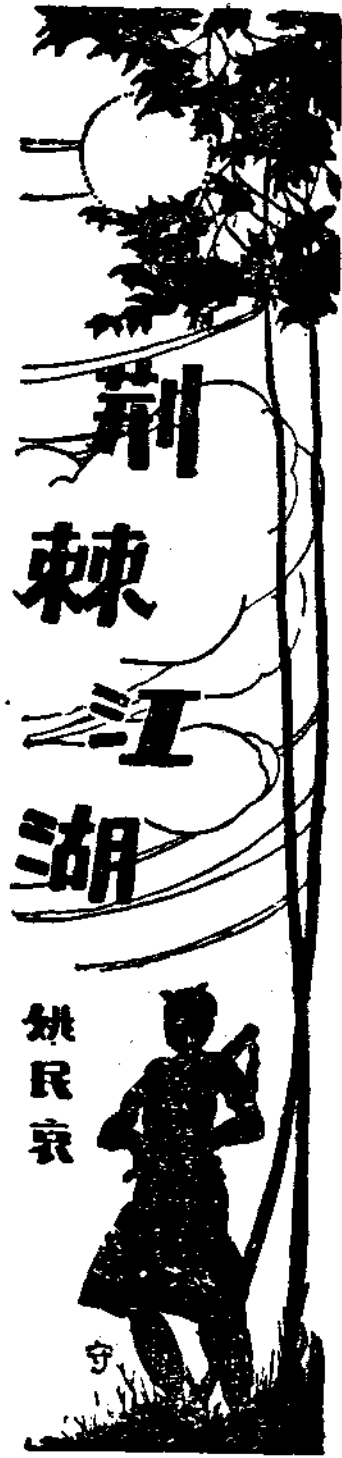


笑 話

梅 逸

老祖父痛打其孫。父在旁見之。意良不忍。然又不便勸止。無已。遂出杖以自扶。老祖父訝詢之。則曰。你打我的兒子。難道我不好打你的兒子嗎。

醫生以藥殺人。有前來究詰者。醫生曰。我的藥方。有醫書爲證。可見不是我的藥方開錯。原來是病人的病生錯了。



### 第三十九回

顧友誼 險細 遭訴 不隱 測情

却說戴金堂蒙頭悶睡了三天。霍的心胸開朗，暗想：賊和尚既然不肯收我，為徒我何不趁他早晚練習拳脚之時，偷偷的跑至山暗中去竊視他如何出手如何收煞。上三部幾路中，下兩部幾路幾手是攻的，幾手是防的。一共幾手主腦，他出多少變路。內中幾下是毒門殺手。一一偷看，在眼內。然後私下好去練熟它的。至於他的拳法，乃是從那一門發生出來，屬於那一派，可以剋制那一種拳脚。遇到了什麼工夫，乃是親臨上司，到了不能再施展這門拳路出來，要被人家攻破，受敵的橫豎自己不是完全外教偷學會了，自能分別得出相生相剋，死活門徑的。當下主見打



定。便。向。何。幫。統。去。辭。差。告。別。何。幫。統。道。你。當。差。當。得。很。順。境。又。沒。幹。錯。什。麼。公。事。我。正。想。行。文。到。沈。豹。異。統。帶。那。裏。保。舉。你。當。船。長。帶。幾。條。船。去。比。較。目。下。的。協。查。名。份。還。要。有。味。些。怎。麼。你。又。要。跑。了。呢。你。究。竟。想。往。那。裏。去。呢。金。堂。未。便。明。言。祇。說。自。己。南。來。日。久。不。知。家。中。怎。樣。意。欲。回。到。天。津。去。瞧。瞧。家。內。的。情。形。何。幫。統。道。既。然。你。思。念。家。鄉。俺。就。賞。你。三。個。月。的。長。假。你。回。家。去。瞧。了。一。瞧。再。到。南。邊。來。當。差。就。是。啦。男。兒。志。在。四。方。你。就。回。家。去。了。一。時。依。舊。要。出。來。謀。事。的。翻。生。不。如。守。熟。你。就。在。這。緝。私。營。內。混。混。吧。現。在。無。論。那。種。軍。隊。什。麼。江。防。飛。划。綠。營。等。那。些。老。糧。子。不。用。說。了。就。是。某。鎮。某。協。某。標。的。新。軍。也。不。及。咱。們。緝。私。舒。服。哩。俺。是。愛。你。的。才。力。所。以。特。別。知。會。着。你。下。去。吧。定。了。何。日。動。身。先。一。天。補。張。請。假。條。兒。進。來。就。得。啦。你。祇。消。到。期。銷。假。不。多。拖。日。子。就。是。了。你。若。假。託。回。去。跳。到。別。個。糧。子。內。去。到。期。不。銷。假。嘿。莫。怪。俺。查。明。白。啦。要。當。你。開。小。差。那。時。你。自。己。懊。悔。嫌。遲。你。記。上。了。這。句。金。堂。見。辭。不。掉。差。暗。忖。有。了。三。個。月。工。夫。大。約。跛。和。尙。的。工。夫。也。偷。得。差。不。多。了。故。而。便。答。應。告。三。月。個。的。假。當。下。他。在。上。頭。退。下。來。有。般。同。糧。子。的。交。好。弟。兄。知。道。金。堂。請。了。長。假。要。

同籍去走。遣并知何幫統愛他才力特別看待。要在統帶面前保舉他做。長帶。底。子。常言道。官場若戲場。又道人情薄。過秋雲。宦情更比秋雲薄。再加金堂平日爲人。確也和氣非凡。愛朋友的。無論跑到那裏。喝茶吃酒。他總先搶着回鈔的。因此。上。大。家。得聞他。今天這消息。當天就有徐北城。張永志。倆公份。錢行在館子內定了一席。盛筵假座。醉白池。請金堂。第二天又是某甲某乙某丙的公錢。非但同營弟兄代他。錢行并有別衙門當公事的。以及松江本地方的著名大亨。白相人。掏亂把兼。販。海。砂的。巢湖幫客邊有手面的。自家人也多來湊趣。趁大淘川流不息。首尾足有鬧了。兩個禮拜工夫。金堂祇愁少生了一張嘴。捱了日子。分定了上下頓次第。領情過了。大衆多知道金堂是回籍掃墓。金堂怕說了實話。人多口衆。輾轉傳出。去萬一吹。入半珠庵。通惠和尙耳內。他早做了準備。去自己枉上天馬山。白費心思。偷不着他。的拳路。所以同大衆唯唯否否也。順着口風承認。是回趙天津去的。其中唯有那莽。張飛。張永志。私下鄭重叮囑金堂道。我看火燒裴元慶。把您很瞧得上眼。所以極力。將您擡舉。您自己心中也要有點數目。據我一個兒的。目光瞧您。此次不像回去。

而且聽您平日裏的口風。您到南邊來。不是注重謀事。過活。抱那飯碗主義。那是另  
有一種作用。包涵在內。您此番走了。論不定就此杳如黃鶴。一去而不來也。許的哩。  
不過光棍好做。過門難打。您就是另有高就。不回到這裏。那麼您火燒裴元慶。那裏  
也得有個清楚交代。回後山水有相逢。碰頭了。有話可以對付。您不要媽虎過去。就  
算眼前沒什麼苦楚。往後去。要受無窮之累。這位嘉鹿神道。非但松太嘉湖三府一  
州有名。氣連三五百里。路廣闊。太湖內大小七十二幫。本客幫口也多。曉得他說得  
出。做得到的。脾氣還有一句哩。您認道他打光蛋出身。如今做了幫統。老爺便心滿  
意足了。嗎。老實告訴您吧。他是同盟會老會員。因為蘇州四十六標。標統諸仁夫。實  
力不足。自己也晏安。鳩毒沒有積極進取的心念。雖受了革黨津貼。真正尸位素餐。  
因此同盟會江南分會正會長陳淘夷。副會長高劍公。據實報告了日本東京總機  
關部。東京方面却巧也。接着南京三十三標。標統趙聲鎮。江三十六標。標統林述慶  
兩同志的報告。要求派幾個得力同志到甯鎮去幫助。幫助。因此上總機關部同時  
派出三箇人來。一箇崑山的章木良。到南京助趙。一箇丹徒梁御秋。回家鄉助林。一

簡。此。地。松。江。人。牛。鐵。錚。往。蘇。州。去。助。諸。仁。夫。說。不。過。去。便。推。說。自。己。手。下。兩。團。步。兵。  
祇。好。對。付。蘇。州。撫。標。福。山。的。鎮。標。以。及。少。數。綠。營。弟。兄。尙。愁。不。敷。支。配。哩。莫。說。江。  
北。狼。山。鎮。標。近。在。咫。尺。之。間。就。是。松。江。的。江。南。提。標。一。時。也。分。不。出。人。馬。抵。禦。又。不。  
能。叫。駐。紮。笕。橋。的。浙。江。八。十。三。標。來。幫。忙。的。因。爲。發。動。起。來。浙。江。本。省。也。要。有。人。牛。  
先。生。信。了。他。說。話。便。又。報。告。本。部。并。上。了。箇。條。陳。總。算。總。機。關。部。採。用。這。辦。法。便。委。  
牛。先。生。一。人。負。責。說。合。了。我。們。南。橋。匾。擔。幫。多。投。効。到。緝。私。裏。頭。內。牛。先。生。曉。得。嘉。  
鹿。有。肝。膽。的。所。以。命。他。駐。在。此。地。暗。中。就。是。監。視。提。標。一。旦。革。命。黨。舉。義。起。來。沈。豹。  
異。就。是。松。江。都。督。要。來。組。織。軍。政。分。府。嘉。鹿。不。做。副。都。督。便。定。調。駐。吳。江。專。管。太。湖。  
內。事。情。做。那。水。上。七。十。二。峯。的。監。軍。使。凡。屬。他。的。老。同。志。舊。部。屬。以。及。由。他。親。自。賞。  
拔。的。人。才。將。來。還。有。將。來。一。箇。箇。多。有。好。處。不。就。如。此。渾。過。一。輩。子。埋。沒。一。身。大。能。  
耐。哩。我。因。爲。同。您。相。好。所。以。忠。實。勸。告。着。您。連。這。秘。密。多。說。給。您。聽。不。然。幫。統。爲。甚。  
要。把。您。留。在。手。下。破。格。優。待。着。您。也。就。爲。網。羅。俊。傑。以。備。將。來。需。用。啊。我。勸。您。不。必。  
跳。往。別。處。去。耐。心。在。此。等。下。去。也。有。出。頭。日。子。的。金。堂。一。聽。永。志。的。說。話。暗。忖。大。家。

叫。他。莽。張。飛。張。獸。子。實。在。一。點。多。不。獸。一。毫。多。不。呆。目。光。何。等。厲。害。別。人。看。不。出。我。  
心。上。的。志。願。和。此。行。的。究。竟。他。冷。眼。傍。觀。倒。已。經。瞧。得。透。明。雪。亮。他。既。當。我。是。知。己。  
朋。友。如。此。的。殷。勤。勸。告。我。不。可。再。將。他。見。外。也。像。一。般。酒。肉。泛。泛。之。交。同。等。看。視。不。  
把。真。心。說。話。告。訴。他。所。以。金。堂。也。把。自。己。出。身。如。何。後。在。翠。花。劉。處。習。武。聽。單。刀。李。  
提。及。南。方。軟。工。勝。於。北。方。因。便。辭。師。南。下。訪。友。求。道。在。上。海。遇。見。陳。漢。雄。蒙。陳。介。紹。  
到。杭。州。阿。瑞。哥。處。閒。住。了。幾。時。爲。同。章。老。虎。打。架。遭。雙。刀。馬。德。芳。踢。了。一。腿。略。受。微。  
傷。阿。瑞。哥。纔。轉。薦。到。此。當。差。新。近。又。遇。着。范。三。和。尙。范。小。毛。兩。連。捱。了。人。家。一。下。霸。  
王。請。酒。一。下。黑。虎。透。心。竟。扔。了。一。交。好。容。易。打。聽。着。天。馬。山。半。珠。庵。的。跛。脚。僧。通。惠。  
和。尙。此。次。外。岡。公。事。完。畢。繞。道。前。去。拜。他。爲。師。他。又。提。起。自。己。天。倫。名。字。回。頭。關。門。  
落。門。說。是。青。縣。木。門。店。人。命。內。沒。有。師。徒。緣。份。的。一。概。不。收。自。己。求。道。心。切。沒。奈。何。  
想。隱。姓。埋。名。到。那。裏。暗。地。寄。住。下。了。一。心。要。偷。學。他。的。拳。路。從。頭。至。尾。全。說。給。永。志。  
聽。了。永。志。聽。了。大。喜。道。您。果。真。有。此。志。願。何。不。上。頭。直。說。嘉。鹿。保。您。也。贊。成。的。我。  
代。您。去。說。明。白。了。金。堂。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已。說。過。請。假。回。籍。又。蒙。衆。朋。友。瞧。





得。起。紛。紛。餓。行。再。去。說。轉。來。話。一。來。面。上。講。不。過。去。再。着。真。消。息。吹。出。去。知。道。的。人。  
多。了。怕。跛。脚。僧。也。曉。得。了。我。偷。不。着。什。麼。的。永。志。一。聽。此。話。倒。也。不。錯。故。而。未。曾。代。  
金。堂。去。稟。明。上。頭。但。祝。頌。早。日。成。功。早。日。回。營。銷。假。金。堂。同。大。衆。盡。了。一。番。人。事。定。  
了。行。期。隔。日。上。了。請。假。呈。子。待。上。頭。批。准。之。後。第。二。天。便。假。戲。真。做。動。身。赴。滬。一。到。  
上。海。卽。又。搭。了。便。船。悄。悄。地。到。了。天。馬。山。因。爲。自。己。到。過。半。珠。庵。和。蹇。脚。僧。當。面。交。  
談。過。說。話。此。次。不。能。逕。直。就。到。庵。內。存。身。不。然。倒。可。以。投。身。進。去。當。香。伙。的。現。在。祇。  
好。在。天。馬。山。的。鎮。口。上。想。法。安。頓。了。身。軀。再。弄。妥。當。了。吃。飯。場。合。然。後。慢。慢。上。山。想。  
法。則。去。偷。學。那。通。惠。和。尙。的。拳。路。不。料。天。馬。山。行。的。市。集。雖。則。也。有。郵。寄。代。辦。所。朝。上。  
六。點。起。到。八。點。鐘。止。一。個。早。市。很。熱。鬧。的。不。過。上。市。之。人。除。了。附。近。一。般。鄉。幫。之。外。  
祇。有。那。些。販。賣。魚。腥。蝦。蟹。的。網。船。幫。早。市。過。了。名。式。街。市。其。實。鬼。多。捉。得。出。一。年。到。  
頭。祇。有。八。月。下。半。月。到。十。月。底。這。兩。個。半。月。的。七。八。十。天。時。期。內。一。來。鄉。下。人。稻。熟。  
棉。花。飽。綻。就。算。身。邊。尙。有。現。金。去。賒。起。賬。來。也。好。賒。點。辛。苦。了。這。許。多。辰。光。此。時。多。  
少。總。要。化。費。幾。文。也。算。一。樂。的。這。也。不。單。是。此。處。如。是。大。概。揚。子。江。南。面。錢。塘。江。西。



面的一帶鄉村市鎮所謂膏腴區域魚米之鄉大都這個時期內生意格外興旺起色點所以蘇州俗語叫做「金九銀十」同上半年「荒三苦六」的市況竟有霄壤之別哩再者在這個時候內無腸公子橫行介士齊巧上市蘇東坡所謂「九月團圓十月尖」有一班上海曹家渡徐家匯北新涇等處的鄉尖四處八路趕出來收買大蟹販到上海去躉批另賣像著書人出身地方的常熟以及江陰吳縣嘉定太倉等處的蝦蟹漁戶捕捉了起來大一半要供給滬上寓公做食料何況同上海鄰境的松江青浦金山以及浦東的南川奉等處水產土產物品更加不消說起十分之七要販運到滬本地方上反祇得銷去二三成而且天馬山網船幫捉起來的螃蟹乃是三泖內出產的清水貨販至上海充洋澄湖大石蟹比浦東的渾水貨來得好出手所以那時火車雖在築路尙未通車一至秋天到鄉下來收買螃蟹的小販已經絡繹於途因此天馬山鎮上算有箇小小的晚市不則每天祇有一箇早市等待九點鐘落了市祇賸小茶館內有那不做人家的鄉下人同着鎮上的土痞流氓等賭賭文局幾家小酒店中也有喝得醉醺醺的鄉人在內前言不搭後語的



胡。扯。瞎。纏。等。待。下。午。四。句。鐘。打。過。之。後。已。經。十。有。八。九。連。夜。飯。都。吃。罷。預。備。睡。了。六。句。鐘。以。後。大。家。睡。得。濃。濃。的。了。就。算。有。幾。家。私。售。燈。吸。偷。賣。鴉。片。烟。的。黑。戶。著。名。晏。暹。晏。起。身。然。而。遲。至。朝。上。八。句。鐘。定。要。起。來。做。生。意。晏。到。晚。上。十。句。鐘。也。須。打。烱。睡。覺。不。然。做。不。着。鄉。幫。生。意。開。支。照。什。麼。牌。頭。出。產。呢。既。無。飯。店。又。無。客。寓。比。不。得。在。光。緒。十。五。年。以。後。到。廿。五。六。年。間。巢。湖。幫。初。到。江。南。浙。西。他。們。多。算。是。曾。國。荃。手。下。被。裁。散。出。來。的。弟。兄。們。循。良。之。輩。便。墾。荒。種。客。田。年。輕。奸。黠。之。流。宛。比。黃。梅。天。下。的。兩。到。一。處。壞。一。處。總。是。開。場。聚。賭。一。壁。又。呼。朋。引。類。暗。去。招。呼。那。些。湖。廣。幫。熱。水。船。來。勾。引。良。家。子。弟。大。嫖。大。賭。無。惡。不。作。一。箇。不。留。神。打。聽。着。了。附。近。殷。實。人。家。種。田。大。戶。還。要。臨。時。合。副。班。子。起。來。用。本。地。壞。蛋。做。了。鄉。導。開。幾。趟。武。差。使。頑。頑。在。這。箇。時。候。無。論。大。小。碼。頭。那。飯。店。連。客。寓。川。鄂。湘。豫。四。省。人。所。謂。火。舖。倒。總。有。幾。家。那。時。候。却。沒。有。的。了。戴。金。堂。到。了。天。馬。山。好。容。易。投。在。一。家。茶。館。店。內。做。臨。時。夥。計。江。湖。上。稱。做。一。清。水。窩。堂。效。勞。一。每。天。早。市。內。泡。茶。沖。開。水。落。市。之。後。因。爲。這。家。是。用。一。條。龍。燒。水。的。還。要。上。山。伐。野。柴。言。明。不。吃。飯。工。錢。八。百。若。得。求。了。朝。陽。的。爇。祇。有。三。



百箇錢鞋襪錢了。金堂此刻一心在於求道，好似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時候，祇要食宿兩項有着落，好在每天可以上山樵柴，好用心探明那跛和尚練工地點，回頭好去偷學工夫。真正合意中，懷故竟一口應允下來。因為他口音尙是北多南少一般，茶客盡是少見多怪的鄉下人，盡叫他彎舌頭，堂僧始而還脚，脚提防，并有人向茶館老闆進忠告，指金堂路角不大，對怕是強盜的眼線，你不要貪小便宜，僱用了他。往後去害鄉鄰，等待十天過下來，大家因為金堂爲人和氣，倒又漸漸的同他親熱起來了。金堂便順便探聽明白，半珠庵內跛脚僧的起居，知道他朝晚兩次到庵後去，一定熬練工夫，無疑故此自己上山拾野柴，專門望半珠庵後面去收拾。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又道祇要工夫深，鐵尺磨成針，居然被金堂找着庵後有塊地方，叫盤雲谷，東西北三面多是壁立危峯，祇有南邊有道進出的口子，谷內倒有一片畝半大小的平陽之地，而且下面完全黃色山泥，並無石塊石屑，真是天造地般的。一方練工場，合那晚却巧好月亮，金堂有心吃過早飯後，道再要上山去拾搨柴，埋一箇兒出離市集，趕至盤雲谷畔，他是早已留心看清路徑，打從西首斜坡上爬。

上高頭。扳藤附葛。大約十停中爬去了八九停。却巧有塊天生的石筍。高高矗立着。祇有下面生根。其餘三面落空。有罅隙。漏露可以望下。觀看金堂身子靈活。使用箇馬猴摘菓之勢。把自己身子緊貼在那塊石尖之上。四肢替換。鈎抱。借以積助。恐怕辰光常久。氣力一時用完了。人攢下去時。便宜些。扔箇半死。大部份是扔得腦漿迸裂。嗚呼哀哉。的所以要手足互換。借力。并且積省。掣長點。用存身之處。有了然後望到下邊去。不覺心上一喜。竟要手舞足蹈起來。身子一搖晃。幾乎跌了下去。他喜的是什麼呢。原來居然被他算準。在月光之下。祇見那跛足僧通惠一癩二拐。正打從南首谷口移步進來。此時此地。此僧到來。若非練工。難道發了瘋啊。所以金堂要歡喜的忘乎其所以。幾乎撒手跌下去。當下寧神屏息。停睛仔細。瞧看祇見破足僧到了谷內。先在傍邊石上坐下來。休息了二十分鐘。辰光然後站起身來。將外罩那件直綴脫下。順手放在那塊坐身的石上。然後站立門戶。拉開架子。先練了一套燕青拳。乃是屬於攢跤門內俗名三十六路「跌法」當中的一路。又名小乙。賽撲搏。這一套戴金堂也會的。接着又練了一套武當門的太祖拳。少林派的五祖點血拳。

24

這。兩。套。金。堂。雖。然。也。會。使。的。却。不。如。跛。足。僧。來。得。純。熟。他。雖。足。病。長。短。但。是。拉。開。了。工。架。一。毫。瞧。不。出。他。是。癩。子。真。個。拳。似。流。星。眼。如。電。閃。腰。似。蛟。行。腿。如。蛇。鑽。接。連。三。套。工。夫。練。下。來。氣。不。湧。喘。面。不。改。色。金。堂。在。上。面。偷。看。得。明。明。白。白。不。禁。在。暗。中。連。連。喝。彩。又。見。他。約。略。小。憩。了。片。刻。忽。從。腰。內。鑄。錘。一。響。解。下。兩。個。圓。東。西。來。金。堂。停。睛。仔。細。覆。覆。眼。原。來。是。一。副。大。鏡。鈸。本。則。這。是。和。尚。道。士。做。起。道。場。護。自。身。四。周。二。十。步。內。風。雨。不。透。不。遭。敵。人。長。短。亮。暗。兵。刃。攻。得。進。如。其。發。出。去。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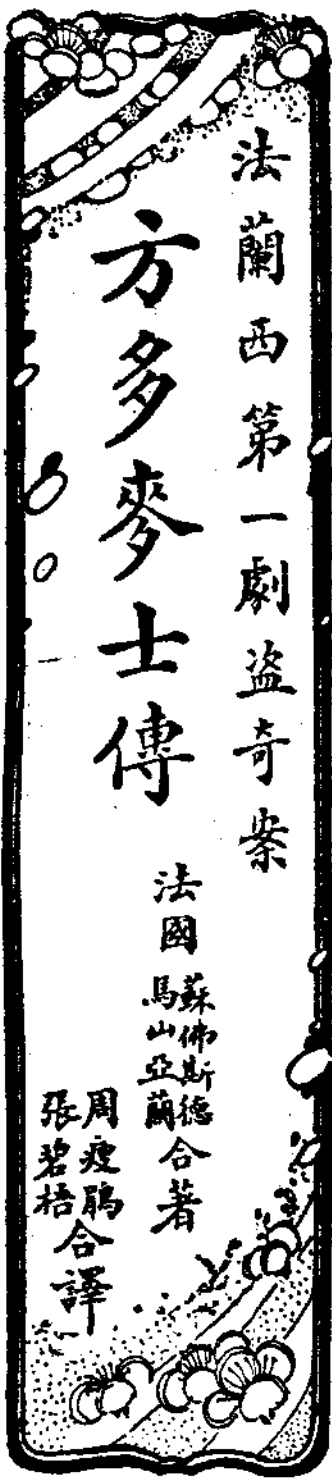
佛。事。來。所。用。的。響。器。傢。性。其。實。這。對。鏡。鈸。外。頭。也。是。鑄。金。黃。森。森。顏。色。同。普。通。響。銅。鑄。的。一。式。卻。不。知。它。原。質。是。純。鋼。鑄。就。四。週。出。口。鋒。利。非。凡。眼。內。繫。了。當。手。的。並。非。是。繩。也。是。兩。根。鹿。脊。筋。施。展。開。來。可。以。保。

25

直。運。五。十。步。內。取。人。要。害。百。發。百。中。通。惠。因。嫌。後。頭。拖。索。像。帶。繩。鏢。似。的。終。覺。累。贅。所。以。他。尙。寒。暑。無。間。用。心。練。習。練。到。不。用。鹿。筋。拖。尾。巴。能。够。脫。手。打。出。去。在。百。步。之。內。致。人。性。命。等。於。探。囊。取。物。那。纔。遂。心。如。願。哩。故。而。每。日。早。晚。兩。次。練。過。拳。脚。必。練。飛。鈸。戴。金。堂。在。上。頭。據。高。臨。下。瞧。得。清。清。楚。楚。祇。見。他。把。鏡。鈸。在。腰。內。解。除。下。來。之。後。先。把。左。手。一。個。望。外。一。扔。滴。溜。溜。左。轉。過。來。將。右。手。的。鏡。鈸。仰。面。朝。天。托。在。手。內。去。承。那。左。手。的。飛。鈸。擦。鄒。鄒。一。響。左。鈸。的。邊。兒。正。落。在。右。鈸。心。內。而。且。還。旋。轉。不。停。磨。擦。出。聲。入。耳。清。越。令。人。不。寒。而。慄。繼。復。把。右。鈸。飛。出。去。順。轉。過。來。將。左。鈸。朝。天。承。受。着。這。種。手。法。同。蘇。州。的。火。居。道。士。以。前。遇。到。七。月。內。打。公。醮。汛。時。法。師。出。來。行。香。前。面。必。有。一。對。弄。飛。鈸。的。羽。流。開。導。形。式。大。同。小。異。尙。不。見。有。什。麼。希。罕。約。摸。要。了。半。句。鐘。時。候。忽。然。間。通。惠。兩。手。不。住。的。飛。舞。那。兩。面。鏡。鈸。距。離。他。本。身。周。圍。三。尺。寬。路。之。外。好。比。一。對。金。蝴。蝶。始。而。尙。瞧。得。出。一。左。一。右。一。順。一。逆。條。上。條。下。或。左。或。右。的。旋。轉。着。後。來。祇。覺。一。團。金。光。飛。舞。得。滴。溜。滾。圓。把。跛。足。僧。的。身。子。多。掩。護。得。看。不。出。了。而。且。通。惠。下。身。兩。條。腿。也。不。住。在。地。上。跑。圓。圈。兒。手。中。飛。鈸。越。舞。得。急。兩。足。越。

跑得快。開場跑的圓圈範圍有圓檯面大小。逐步收小。攔來等待。那圓徑跑至三號頭。碗口大小。當兒通惠全身工勁完全交託在兩箇鉢上。自身輕同落葉。故此借這一把握空勁。他下面離地已有七八寸。不過人雖凌空。那兩條腿仍舊一前一後在虛空不住的跑。圓圈兒這門工夫。北方歸入「八卦」「太極」門內。東南拳派這算是文八段工的軟法。上乘一名八卦遊絲掌。金堂瞧他身子騰空而起。那飛鉢的黃光也漸次升高。自己臉上覺着有點冷森森寒氣。逼人在面前。一道一道的掠過。而且時候不早。月漸移西。把金堂的身影從石隙中反漏出去。沿盤雲谷裏面的石壁上。照了他的。一箇頭顱出來。金堂暗忖不妙。還乘他不曾知覺下去吧。豈知金堂正想從原處溜下坡去。出山回店。那跛足僧也是曾經大敵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之輩。他倒亦然。瞥見石壁上的人頭影子。當做自己的仇家到來。暗算或是晒盤的歹人。斷斷不可輕易放過。須要給點痛苦與他嘗嘗。方知俺跛足僧的手段。下回不敢正眼來觀。這半珠庵正是兵本凶器。間不容髮。一念善惡。權操生死。要知跛足僧如何發落。窺探之人。戴金堂性命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

法國蘇佛斯德合著

周瘦鵬合譯  
張碧梧

第十九回

科學萬能奇冤大白  
容顏四變真象終明

裘夫用迅捷的步武走來推開他方纔留下賈士的這間小室的室門望着這箇正在好睡的少年  
「少年時代真是人生最有興趣的時期」他向着看守賈士的這人說「這孩子已陷入很嚴重的危險中他的頭離開燈死架不過祇有一寸的光景可是祇因昨夜遲睡了一些時候如今竟能夠酣睡和沒事人一樣」他伸出一手和緩的推搖這箇少年說道「起來罷懶骨頭此刻已是十點鐘了正

是我帶你前往的時候」

「前往那裏呢」這箇苦悶的少年問一壁揉揉他的兩眼

「這是無可疑義的要詰問這件苦累了你的罪案」裘夫含混的回答「我們此去大約要乘車行駛一刻鐘左右但是並非送你入獄我是要伴着你去到我的家中」

★ ★ ★ ★

裘夫卸去了他的硬領和領結披上一件舊的短褂把一大碗的麵包和牛奶放在賈賈士的面前他自己也很開適的進他的早晨

「方纔我委實不願答覆任何的問題」他說「我最恨坐在車中和坐在身旁的人講話因為我既不能迎面的瞧着他他所說的話我又不能聽到一半但是此刻我們坐在這裏很是舒適我不能再叫你多等我要告訴你一些新聞」

裘夫的私寓中確是非常的舒適並不是裘夫自家誇耀本來他在他的職業界中是佔着尊崇而多金的地位他所幹的工作又差不多是沒一件不危險沒一時不危險因此他爲着慰安他的精神起見把他的寓所佈置得十分美滿雖不怎樣華麗卻可算是他在工作之後休養精力的安樂之窩他吃過他的早餐後燃上一支巨大的雪茄烟

在一張安樂椅上把兩手交叉着放在頭後他用一種疑定的眼光望着賈賈士賈賈士仍是萬分的狐疑並且因爲裘夫這種突然的和藹可親反而覺得恐懼不知道他還是一箇罪犯或者已不是了

「我要告訴你一些良好的新聞簡略的說使是你在賈賈士的時期中對於蘭倫一案實是無罪你在哲納夫人的時期中對於丹尼桃一案也是無罪至於昨夜的一切事情我不用再說你在那時候確實會有一種出色的參加」

「你爲何告訴我這箇呢」賈賈士興奮的問「這箇自然我曉得我不會劫取丹尼桃公主的財物但是昨夜你怎會認出我又怎會查出我便是哲納呢」

裘夫笑了把披到他的眼睛上的一縷頭髮用手掠上頭去



「聽着我的孩子在亨利向哲納夫人戀愛時哲納夫人會重重的打了他一下他竟被打得暈去正因此這一件便使得我斷定哲納夫人的真身因為伊倘果真是箇婦女萬萬不會有男子的巨大的氣力」

這種隱語使得賈賈士格外不安

「但是你的這番話仍不能解釋你在今夜怎會認出我的真象曉得波魯是我的化名我在那旅社中時原已認出亨利正是你但是昨夜我卻是毫無覺察」

「這箇不算甚麼的」裘夫搖着頭說「無論甚麼人我祇須瞧見過他一次我的腦中便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再也不會磨滅往後他倘想逃過我的眼睛他必須是箇非常聰慧的人利用化裝術的微妙你不懂得怎樣化裝我卻是懂得的這便是我

能欺騙過你你卻不能欺騙過我的原故」

「你憑着甚麼相信我不會劫取丹尼桃公主的財物呢」賈賈士停了一會這樣的問「我很明瞭各樣事情都指定我是那箇盜賊呀」

「誰說是各樣事情呢」裘夫和緩的回答「實在再有一兩樣事情你是不曉得的我可以告訴給你一樣劫取丹尼桃公主的盜賊和劫取洛森夫人的正是一箇人洛森夫人室中的器具幾件已被擊毀今晨我用那具驗力器試驗你的氣力已證明你沒有那麼大的氣力能夠幹成那種破壞」

「沒有那麼大的氣力嗎」賈賈士反向裘夫詰問

「沒有的我會和你說過你倘有很大的氣力便可以證明你是無罪我所以這樣說是防止你故弄狡獪不完全使出你所有的氣力來實在正因為你



是衰弱便搭救了你這種驗力器的試驗和我所得到的指數正可證明你對於洛森夫人的劫案是無關同時也證明你和丹尼桃公主的劫案也沒有絲毫的關連」

賈賈士又默想了一兩分鐘

「在你來到那旅社時你不知道我是誰對嗎你並不疑心我是賈賈士對嗎後來怎會認出的呢人家早就以為我——賈賈士是死了呀」

「那有如是兒童所幹的事騙得過誰」裘夫回答「我會查看那具屍體——人人認做是你的——

的詳細屍格我又計劃一番攝得你的——那時你還是哲納夫人——身體各部的照印和我今天在檢驗處對你所幹的一樣我第一件職務便是先從哲納夫人身上着手我不久就曉得——果如我所料——伊又已回復做了男子正和那班最下

流的人混在一起我再經過了幾次的偵查我在昨晚去聖安尼餐館時我已曉得那裏有一箇人正是人人以為已死的賈賈士不過他不用他的真名卻喚做波魯其實波魯便是哲納夫人哲納夫人也便是賈賈士所以我逮捕你是要利用驗力器確實的證明你對於蘭倫和丹尼桃二案都是無罪的」

「你利用驗力器所以曉得我不是在那旅社中行劫的盜賊但是你又怎能曉得我和蘭倫一案也是無關呢」

「奇怪極了」裘夫斥責他說「你這樣的層層駁詰我好似你要證明你是有罪的我的孩子你再聽我說這箇的原因和那箇正同謀殺蘭倫夫人的凶手也會毀壞了幾樣物件驗力器已證明你不是那麼大氣力的人」

「也許我在那時候是發狂了」賈賈士說他的

遲疑的神態和他的聲音都顯示出他是熱望這箇  
答覆「我倘是發狂了不能在那麼大的氣力呢我  
不能夠在不自覺之中犯了這些罪案嗎」

但是委夫搖搖頭

「我曉得的你是提起了你的母親你以為你或  
許受了你母親的癲狂病的傳染在你的睡夢中幹  
下了這些事實實士你先吃完你的早晨把你的頭  
腦靜一靜我對你說你縱是發了狂必也不會有那  
麼大的氣力再則現在沒有一些疑點表示你是箇  
狂人雖是你的可憐的母親也沒有甚麼狂態——  
但我不用再往下說關於那回事我已有了幾種  
怪異的意思」

「那末委夫——」

「去掉先生的稱謂就直截喚做委夫好了」

「那末你既已曉得我是無罪你能去告訴我的

父親嗎我不必害怕甚麼了嗎我能否仍用我的原名  
出面嗎」

委夫望着買賣士尋重的笑了一笑

「你怎麼這樣的性急」他說「你要明白雖然  
我相信你是無罪但是有這信心的怕祇有我一人  
不幸我尚未得到何等證據足以堅人之信足以把  
信你有罪的成見驅出你父親的腦中以及別人的  
腦中所以現在尚不是你出面的時候倘然定要出  
面包管要被別箇偵探捉住送入監獄正如你今晨  
的意料」

「那末我應該怎樣是好呢」

「你自家打算怎麼樣呢」

「我要去瞧瞧我的父親」

「不行不行」委夫再警告他「我對你說你是  
不能去的你倘然一定要去這實在是一種愚拙的



行○動○而○且○絲○毫○無○用○依○我○的○意○思○你○且○等○候○幾○天○如  
有○必○需○便○等○候○幾○箇○星○期○等○我○的○手○已○經○接○到○了○方  
多○麥○士○的○肩○上○我○當○首○先○的○領○你○去○到○你○的○父○親○面  
前○向○他○說○明○你○實○是○無○罪○」  
「○為○何○要○等○到○方○多○麥○士○被○捕○呢○」○賈○實○士○問○方  
多○麥○士○這○箇○名○字○似○掀○動○了○他○往○常○對○於○這○箇○著○名  
罪○犯○的○全○部○的○熱○誠○  
「○因○為○你○對○於○被○控○的○案○件○既○是○無○罪○那○末○方○多  
麥○士○便○十○有○八○九○是○案○中○的○主○犯○等○到○他○被○捕○之○後  
你○便○可○聲○辯○你○的○冤○屈○一○些○用○不○着○慮○懼○了○  
賈○實○士○默○坐○了○幾○分○鐘○心○想○原○來○他○必○須○等○候○這  
樣○怪○異○的○機○會○到○來○這○箇○詭○秘○的○罪○犯○被○捕○了○他○纔  
能○回○復○到○他○的○往○常○的○生○活○不○過○這○箇○詭○秘○的○罪○犯  
祇○在○人○們○的○猜○疑○之○中○始○終○不○會○被○人○瞧○見○或○是○發  
現○」

「○你○要○我○怎○樣○是○好○呢○」○他○問○  
這○偵○探○站○起○身○在○室○中○踱○走○  
「○你○聽○我○說○」○他○開○始○說○「○第○一○件○事○實○是○我○對  
於○你○覺○得○很○有○興○趣○不○能○夠○袖○手○不○問○第○二○件○事○實○是  
我○昨○夜○在○那○餐○室○中○和○那○班○惡○徒○們○混○鬥○時○曾○覺○察  
衆○寡○不○敵○我○難○免○要○遭○他○們○的○毒○手○虧○得○你○的○助○力  
纔○救○了○我○的○性○命○可○是○在○別○一○方○面○我○能○說○如○今○我  
也○救○了○你○的○性○命○因○為○我○設○法○證○明○你○的○無○罪○而○防  
止○你○不○再○被○捕○所○以○我○們○倆○是○站○在○同○一○的○地○位○各  
無○虧○負○但○是○你○現○在○尚○未○能○到○安○全○的○境○界○我○還○得  
再○幫○助○你○不○能○放○你○去○到○街○上○因○為○你○倘○到○了○街○上  
必○將○再○陷○入○新○的○危○境○因○此○我○必○得○指○示○你○一○番○你  
最○好○改○變○名○字○隨○便○去○到○那○裏○賃○屋○暫○住○換○上○平○常  
的○服○式○再○回○到○我○這○裏○來○我○寫○給○你○一○封○信○你○拿○去  
見○我○的○一○箇○朋○友○他○是○在○一○家○規○模○很○大○的○晚○報○館





中。任。職。你。是。受。過。良。好。的。教。育。我。曉。得。你。的。為。人。又。很。懇。切。對。於。關。係。警。署。方。面。的。事。情。你。又。十。分。熟。悉。你。在。這。報。館。中。任。事。勝。任。愉。快。的。你。這。樣。的。幹。下。去。定。可。得。到。高。貴。的。名。譽。你。可。願。意。前。去。試。試。嗎？」

「感。情。真。是。萬。分。可。感。」賈。實。士。很。感。激。的。說。「我。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多。做。些。工。作。算。不。了。甚。麼。」

裘。夫。料。到。他。定。要。說。出。許。多。感。謝。的。話。便。連。忙。阻。斷。他。的。話。頭。取。出。好。多。張。鈔。幣。

「這。幾。箇。錢。你。拿。去。先。使。用。能。在。往。後。的。兩。箇。星。期。中。我。巴。望。你。已。當。了。首。都。報。的。編。輯。」

「你。用。甚。麼。名。字。把。我。介。紹。給。你。的。朋。友。呢？」賈。實。士。問。停。頓。了。好。一。會。兒。工。夫。

「哦。」裘。夫。笑。着。說。「這。名。字。當。然。是。簡。單。些。好。」

「是。的。排。法。越。簡。單。越。好。既。容。易。記。又。容。易。寫。」

「最。好。聲。音。有。些。相。像。方。多。麥。士。」裘。夫。說。「既。需。普。通。又。必。簡。短。哦。有。了。何。不。就。用。方。多。麥。士。的。第。一。箇。音。呢。我。想。着。了。」方。陶。你。覺。得。怎。樣？」

賈。實。士。吃。道。

「方。陶。好。這。聲。音。很。好。就。用。這。箇。名。字。便。了。」

裘。夫。把。他。推。出。室。門。

「方。陶。走。開。去。讓。我。睡。眠。你。也。可。去。睡。一。會。了。準。備。着。去。過。我。替。你。開。闢。的。新。生。活。」

賈。實。士。——方。陶。懷。着。滿。腹。的。狐。疑。走。下。裘。夫。的。樓。梯。暗。自。想。道。「他。為。何。這。樣。不。憚。繁。雜。的。幫。助。我。呢。他。能。有。甚。麼。興。趣。或。甚。麼。動。作。呢。他。怎。麼。能。夠。查。出。這。些。怪。異。的。事。情。呢？」



欲 絕 錄

清 平

夜闌人靜。酒醒夢回。聞簾外雨潺潺聲。  
。風颯颯聲。院中花枝。不知摧落幾許。  
倚枕凝思。悽然欲絕。  
沉沉深院。紅雨亂飛。病稍可而未痊。  
春無端而欲去。小立移時。惘然欲絕。  
獨遊空谷。四顧無人。杜宇聲聲。蒼穹  
默默。念及飄零異域。難卜歸期。俯仰低  
徊。愴然欲絕。  
風雨之夕。檢點書笥。得亡友遺著。零  
篇斷簡。蠹蝕塵封。追想生平。恍同隔世  
。摩挲楮墨。泫然欲絕。





樂園

復合的黏土……徐綺城女士

胖了……震雲女士

婚姻之魔……梅影女士

可憐的青年……萍女士

### 復合的黏土

徐綺城女士



靜和玲結婚以來

誰不羨為天然佳耦。在蜜月旅行後一箇月。同時他們

的小家庭也組織成功了。不過。局外人的觀察。舉

鏢情深。鴛鴦盟結。大概人竟難以清晰的。夫婦間的愛

間所謂美滿姻緣。總不過爾情。猶之一塊黏土。黏時比

爾了。什麼東西都黏合得緊。及到

水分一乾。便很容易分裂了。靜和玲在婚前。彼此都認為美滿。尤其是能瞭解。可是婚後情形便有些異樣了。

靜的為人。是再好不過的。他向來沒有脾氣。而且始終能服從伊的一切一切。玲呢。也不能說十分不好。祇是平日嬌養慣的。不免容易任性使氣。發生出偶然的誤會來。不是靜的能忍耐。黏土的水分早就乾了。

這件衣料。是玲親自選購的。

預備第二天到戚家酬應去穿的。當玲小試新裝。在鏡中左顧右盼。洋洋得意時。

靜站在一旁也不住的贊美。可巧小婢如意送上咖啡茶來。靜趕忙拿了一杯。送到玲手上。不知如何手一滑。豁琅一聲。杯子已摔碎在地板上。玲的新裝。當然也是斑斑點點。不堪再着了。

靜嚇得面無人色。但急道

之中。又想不出安慰伊的方

法。祇吞吐的說道。「玲。親愛的玲。是我錯了。是我錯了。我……不……好。」

可是正在憤怒中的玲。這些話又那裏聽得進呢。

靜一面竭力設法來安慰伊。一方面倒了一杯茶。請伊暫時息息怒。衣服他是認賠的。豈知茶纔送到伊手中。伊立刻又將它摔碎了。靜惶急了。心房跳動得異常厲害。手也抖了。他覺得索來溫柔而婉的玲。何以竟恨憤至

婦女之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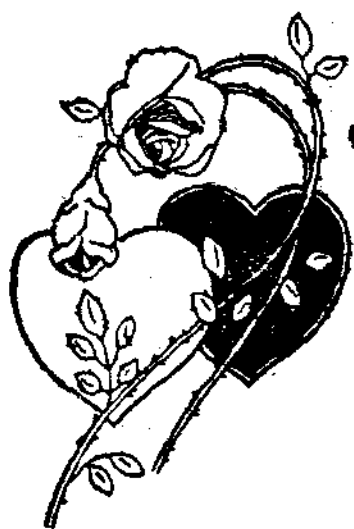
此·玲伏在床上哭·靜在無可如何中·也祇得到書齋裏悶坐着·他心裏也有些怒意了·他想·衣服弄污·自然是我的不好·但我也不是故意·現在我已答應陪伊·一方又好言的安慰伊·在理也可以不哭了·况且我好意的送茶給伊·到反被伊將茶杯摔碎了·早晚得伊性情這般乖戾·我也不和伊訂婚了·

……吧·」靜也不響·悄悄地出門去了·原來靜在家中悶想了半天·覺得這事的轉圍辦法·祇有趕緊去買一件同樣的衣料·做了還伊·但伊明天就要出門·裁縫又那裏來得及做好呢·而且家裏離城市又遠·更難趕了·

忙找裁縫去·要求無論如何·第二天早晨交件·裁縫卻表示時間太急促·萬萬來不及·但是同時有位姓李的小姐·也有一件衣裳在此·花色質料·全是一樣的·他量量尺寸·也和玲身材差不多·靜於是商量調換一下·結果多給了幾塊錢·靜也如釋重負的回家了·

到家一問·伊已不大哭了·心頭略微寬了一些·於是進了房·看見玲依然伏在床上·眼睛哭得像胡桃般大了·靜自己先說了許多謝罪的

今天怎麼辦呢·少不得要跪



# 胖了

震雲女士

話。末了，將購衣的經過又申述了一番。玲本來已有些後悔。靜一走，伊也着實有些慌。深恐不要發生什麼亂子。此刻見他安然歸來，又帶來衣服。心裏也着實佩服靜的能忍。自己未免太過分了。祇又聽見靜苦苦的央告道：「玲，饒恕我這一次吧

。衣服也不是有意濺污的。既已撕破，又那裏能把原衣追回呢。我總認為我是有罪的。然而也是沒有方法挽回了。下次總特別當心。現在我奔波了幾十里，已做了一件來。親愛的，你試一試可以嗎。」

玲的氣也漸漸退了，經不起靜一再的纏，也便屈了。新裝着在玲的身上了。風潮也平靜了。一塊將裂的黏土，終又因靜的水分而重復黏合起來。祇是站在室外的如意，卻兀自暗暗的笑着。

## 婦女之樂園



龍 漱玉女士在十

五歲的時候。見的人都嘖嘖稱贊伊是有十二分美質。無論穿着深的淺的新的舊的棉的夾的大的小的衣服。各有難以形容的丰度。人家因此說。人和衣服相差些。也減不掉人的美麗呢。伊在學校游藝會裏。要是表演什麼七八世紀的神話。和波蘭希臘的故事。伊總是被推做女王或是后妃。當伊在華燈齊明繡幕初張時。披了蟬翼似的薄紗。從綵團翠繞中間。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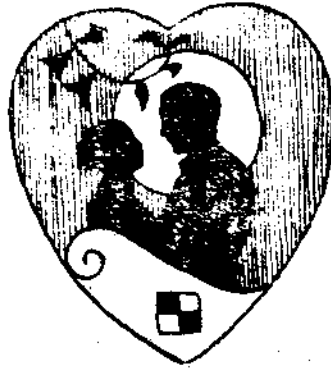
枝招展似的現出色相來。雖是五六歲的孩子。沒什麼深切的好惡觀念。到了那時。也要拍着小手喊起好來。那些掉文袋的酸丁。不禁喊起天仙化人來了。這雖是一種裝飾和環象的功。但是換了別人。卻沒有這樣的雍容華貴。大家都說是身段的關係。有許多狂熱的少年。鼓着勇氣提了自來水筆。鋪開了夫是信紙。翻開了尺牘範本。寫了情書寄給伊。一箇箇懷有絕大的希望。所以每一回開什麼會。在休息的幾天

內。伊總接到奇奇怪怪的信。在二三十封左右。伊好似大政治家對於反對黨的攻擊。付之一笑。又像大資本人對於失業人的請托推薦信。一概置之不理。但是投寄的依然沒有減少。伊因着身段好。體操中間許多動作。都很純熟合度。那跳舞時的姿勢步法格外中看。愛爾蘭舞。蘇格蘭舞。單人舞。交際舞。一椿椿應付裕如。就是劇烈運動。也因着身手靈快。常占優勝。在場上不知道給人家拍去多

## 婦女之樂園

少快鏡照相。報紙上本埠特刊。也印過幾張伊的化妝照片。有一回什麼雜誌上舉行婦女照片選舉比賽。伊得票四萬張。奪得錦標。那時企慕伊的格外多了。但伊卻守身如玉。只是和人家淡淡的扳談幾句。要是稍涉戲謔。伊轉身便去。那真算是冰霜之性了。所以到了二十七歲。還沒有戀愛的痕跡。只是伊一出門。便似一盆奇香馥郁的名花。捧出庭院。早給觸覺靈敏的蜂蝶少年。見着了便四下圍困起來。這一箇要問伊到那裏去。那一箇要問伊從那裏來。有的遠遠鞠躬。有的走近股帽。伊雖是都不看眼裏。卻也不好意思不理。那真麻煩極了。伊專門科畢業了。學位也得到了。有一位邀天之幸的少年。仗着闊闊的聲華。資產的雄厚。學問的淵博。儀態的飄逸。手段的靈敏。戰退羣魔。獨得錦標。在沒有結婚以前。早震動了許多研究婦女問題的人。一致的稱頌他們倆一對璧人。無量難福。那失敗的。鎮日的長吁短嘆。自愧不給。只索自己對自己說。「雖是打了敗仗。卻得到了教訓不少呢。」伊知道不久要做新嫁娘了。不久要做操持家政的良妻了。不久要做撫育兒女的賢母了。所以在家的時候多。出外的時候少。不料運動減少。身心舒服。卻把身子一天天肥胖起來。不到一年。竟是改頭換面。全變了從前的神態。那結婚這一天。禮拜堂上擠滿了賀客。一箇箇撐着眼爭看新嫁娘。不想那龍漱玉女士。竟像花豬一般

• 蹣跚的行來。把許多賀客  
• 也嚇呆了。雖是胸前插着  
金剛鑽的別針。指上套着金  
剛鑽的戒指。印度綢的衣服



凡是這鎮上的人

• 大概沒有不知道景德學校  
的校長李冷雪女士的了。這  
小小的鄉鎮。來了伊這樣一  
箇人。彷彿是黑夜裏的一顆

• 一些沒有光彩。有的說。  
這許多華麗的裝飾。卻和伊  
肥胖的身段完全不配。但是  
據實地調查報告。兩年內的

# 婚姻之魔

梅影女士

身體重量比較。不過增加二  
分之一罷了。  
★ ★ ★ ★  
★ ★ ★ ★

明星。是人人看見的。人人  
仰望的。尤其是景德學校的  
學生們。他們天真爛漫的心  
靈裏。都十分熱烈的愛伊敬  
伊。伊慈祥的面貌。和藹的  
態度。婉轉的言語。溫柔的

笑容。都給了學生們很深刻  
的印象。孩子們的心裏。委  
實覺得除了母親之外。再沒  
有像伊這般可愛的了。伊是  
箇二十幾歲的女郎。因為太  
辛勤的緣故。顏色很憔悴了

• 然而並不能掩去伊天然之美。伊雖是校長。自己也擔任不少課程。伊教授孩子們。是很認真的。伊的教授法。是要使學生們對於功課發生出一種興味來。所以伊總是盡心竭力的循循善誘。至於那些課外運動。課餘遊戲。伊也很注意的。因此學生們身心兩方面。都很得益。況且伊辦這學校。原是義務性質。凡是家況清苦的。一概不收學費。鎮上辦什麼公益事情。慈善事業。伊總是盡力贊助的。所以沒有一箇

人不信仰伊了。但是有些地方。竟使一般人起了疑慮。因為伊到這鎮上。開辦學校。已兩年了。從來沒有離開過這鎮。也從沒向人說起伊的家在何處。家中有些什麼人。校中的那些教員們。也有住在遠處的。也有住在近邊的。一到假期。都紛紛忙着回家。有時或有父兄以及親戚們。來看伊們。只有伊孑然一身。長住在校中。也沒有什麼人來往。有人問起伊的歷史。伊總是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也不知是真笑

。還是苦笑。若是問得緊了。伊就一聲不響的走開了。所以一般人再也打不破這箇疑團。

六七年前。伊正在上海的坤華女學校裏讀書。那時伊的學名喚做菊芬。伊天分很高。又加着勤學。所以成績斐然。爲全校之冠。教員和同學們。那箇不讚伊呢。況且伊生得安琪兒般的容貌。更沒有一箇人看見了不愛伊的。伊家中財產很富。一共姊妹四人。卻沒有弟兄。伊是最小的女兒。父母也最愛



## 婦女之樂園

伊。因爲伊的性情最好。姊妹們從小到大。沒有吵過一回嘴。伊對於姊妹們。真是十二分的友愛。凡是父母和姊姊的話。伊沒有一次不聽的。伊的大姊姊梅芬。和二姊姊蘭芬。都已嫁了。當伊們出嫁的時候。伊心中是何等的難過啊。伊常常懷着一箇疑問。就是女子爲什麼要嫁。拋去了可愛的家。離開了親愛的父母姊妹。到別人家去呢。但是伊終沒有提出這疑問。只得含着淚看着伊大姊姊嫁了。不久。又含着

淚送伊二姊姊的嫁。伊覺得這箇快樂美滿的家庭中。有了缺憾。四箇相親相愛的姊妹。現在只贖了兩箇了。伊只有祝伊們嫁後的幸福。那知事實上。卻大大的不然呢。原來梅芬嫁的是一箇富家子弟。靠着祖父的餘蔭。家中十分富足。他八九歲上沒有了父親。母親十分的溺愛他。放縱他。所以他從小就染了纨绔子弟的惡習。他母親捨不得叫他讀書。怕受了辛苦。雖然家裏請了一位先生。也不過是裝點門面而已。

。到現在學問雖沒有。那些嫖賭吃着。倒很精通的了。梅芬嫁過去之後。那蜜月之中。夫婦倒很和好。後來就慢慢的淡了。數月之後。照舊過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常常整天整夜的不回家。將梅芬丟在一旁。問也不問。梅芬不是那種潑辣女子。不會同他鬧。祇有暗暗的流淚罷了。伊的婆婆還要發話。說什麼娶了媳婦。兒子倒學壞了。總是媳婦不會伺候他。所以他只好賭氣到外面去了。因爲娶了親。好收收男

子們的心。早知道如此。我何必替他娶親呢。夫妻們說話。是最容易的。男的這樣。女的也不勸他。難道是箇啞子嗎。梅芬受了許多氣。真是說不出的苦。等伊的丈夫回來。便很懇切地勸了他一番。不料他惱羞成怒。竟和伊大鬧一場。出門而去。幾天不會回家。急得他母親終日哭鬧。要同梅芬拚命。嚇得伊沒法。只好派人四處去找。好容易在一家堂子裏找了他回來。這一場風波。方才告一結束。這些事情

。伊的父親並不是不知道。實在因為女婿這般胡鬧。也管不好的了。就是要拿出些岳丈的身分來教訓教訓他。也是沒用的。況且又有他的母親護短。至於伊的婆婆待伊不好。那是更沒得說的。因為舊家庭中。婆婆的勢力是最大的了。無論如何。婆婆是沒有錯的。總是做媳婦的不好。這是為一般舊社會上的人們所承認的。這也是沒法的事。而且嫁出門的女兒。也管不了許多。管了反而替伊添些惡感。不是反害

了伊麼。因此兩老時常相對歎息流淚。痛惜他們的可憐女兒。尤其是菊芬悲痛異常。想到了伊不幸的姊妹。沒有一次不流淚。伊以為這都是伊父親對於女兒的婚姻專在財產上着眼的緣故。所以伊常常歎息着說道。『那燦爛的黃金。實在是婚姻之魔啊。』

蘭芬的夫家。就大大的不同了。伊的父母鑒於梅芬的事。很費了一番選擇的功夫。伊的丈夫。曾在大學畢業。學問很好。人品也不差。

## 婦女之樂園

伊的婆婆也是一箇慈祥的婦人。家道雖不很富。卻也儘夠溫飽。似乎是很美滿的了。然而不然。伊丈夫是受了新潮流薰染的青年。當然絕對不贊成這種買賣式的婚姻。這件親事。完全是他父母作主的。並沒有取他的同意就定了婚。他知道了曾經要求過退婚。被他的父親責備了一頓。也只得作罷。在結婚之前也已有了戀人。所以他同蘭芬。一些沒有愛情。因爲伊阻梗着。使他不能達到和情人結婚的目的。很有

些仇視伊的意思。連伊的一些舉動。都覺得討厭。對伊冰一般的冷。連話都不大願意同伊說。伊處在這種情形之下。那有一些家庭樂趣呢。伊一生的幸福。就輕輕的斷送了。這些情形。伊也不敢告訴伊父母。恐怕添他們的憂悶。祇暗地裏告訴伊兩箇妹妹。伊們都可憐蘭芬的不幸。菊芬心中十分難過。伊想兩箇姊姊。都爲着婚姻犧牲了。這不是舊式婚姻的害處麼。倘使伊們是自由戀愛而結婚的。那末由情人而

進爲夫婦。一定是很美滿的了。照這樣看來。這種專制式的結合。買賣式的制度。確是婚姻上最大的魔障啊。第三箇女兒竹芬。也已經二十歲了。伊父母對於伊的婚姻問題。十分注意。這時他們已有些知道蘭芬的事。所以很爲擔憂。恐怕竹芬也像兩箇姊姊一樣。斷送了畢生的幸福。菊芬趁此向伊父母說。兩箇姊姊所受的痛苦。都是專制婚姻的惡果。將兩箇漠不相識的人。結爲夫婦。怎會有美滿的結果呢。

勸他們允許竹芬自由結婚。他們兩老的腦筋。雖是很舊。但因愛女心切。對於菊芬的話。很肯容納。並且竹芬在某教會學校肄業。將近畢業了。伊是很醉心新潮流的。對於婚姻。絕端贊成自由。伊父母因為兩箇女兒。已為婚姻所誤。不忍再教伊蹈覆轍。所以就允許伊自由擇偶了。

訂婚。還不滿半年。也可見他倆相愛熱烈了。醉歐年紀很輕。已在大學畢業。他的英文很好。一口英國話。說得熟極而流。在一箇中學校裏。做了英文主任。又在別處學校。擔任了教授。每月也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加之他生得漂亮。口才又好。家裏又有錢。做人更是十分圓活。所以到處受人歡迎。竹芬將這親事。告訴了父母。他們也很替伊歡喜。伊妹妹菊芬更高興得了不得。伊覺得伊姊姊。已達到那幸福的

路上去了。於是他們都很快樂很忙碌的。預備婚禮。醉歐和竹芬結婚的那一天。軍樂喧闐。十分熱鬧。賓客之盛。更不消說了。見了他倆一對璧人。都嘖嘖的贊美。那一箇不羨慕他倆呢。兩方面的父母的快樂。也可想而知。菊芬更快樂極了。伊想到底是自由結婚。才有這樣美滿的結果啊。

他倆所渴望的結婚。已經達到目的。自然是心滿意足了。況且他們是離了父母。另外組織新家庭。更一切自

由自主。蜜月中的光陰。像蜜一般的甜美。可是過了兩三箇月。就有些變動了。起初醉歐和竹芬認識時候。見了伊天仙化人一般的容貌。就十分愛伊。恨不得將伊據爲己有。天天陪着伊。一刻不離開。飽餐伊的秀色。現在日日不離的和伊在一起。也覺得有些厭了。並且他從前視結婚爲神祕的。現在覺得平淡無奇了。說也奇怪。他一存這種心理。就登時覺得家庭很乏味。生活很枯燥了。依舊向那跳舞會遊戲場。去尋他的快樂。不到一月。又認識一位王女士。竟發生了戀愛。這一邊的愛情熱度。祇管升上去。那一邊的愛情。祇管降下去。又過了幾箇月。這邊的愛情。竟升到沸點以上。那邊已降到冰點以下。他這時竟不能離開王女士。王女士也是非他不嫁的了。但他已是使君有婦。這可怎麼辦呢。那裏知道在他看來。竟一些也不難。他是一箇簇新的新人物。他是一箇敢作敢爲的青年。他以爲有了愛情就結婚。沒了愛情就離婚。原算不得一回事。所以就很爽快的向竹芬提出離婚。竹芬一聽這話。好似青天一箇霹靂。險些兒暈了過去。忙按一按定心神。顫聲質問他是什麼理由。他道：「現在我們已經沒有愛情。雙方的精神上。都是很痛苦的。這種生活。再繼續下去。未免太無意味。不如解散了婚約。再各求新生活罷。你是聰明人。一定能夠了解的。如是你不忘舊好。我們不妨仍舊做箇朋友啊。」竹芬對於伊丈夫的愛

情。原沒有變動。雖然伊丈夫對伊漸漸的冷淡。然而伊仍是愛着他。伊以為既嫁了他。自然應當一心一意的愛他了。有人告訴伊他和王女士的事。伊兀自不信。現在聽了此話。知道此事是確實的了。看他的態度。非常堅決。實在沒有挽回的餘地。伊心裏好似有一把快刀。在那裏亂戳着。悲痛到了極點。反沒有一些眼淚。但是伊是箇有見識有志氣的女子。伊也不願意受他的侮辱和輕視。就鼓着勇氣說道：『很

好。很好。我們就離婚好了。』於是請了律師。簽了字。將一切手續辦妥。就此脫離關係。計算他倆結婚到離婚的時間。還不滿一年咧。竹芬回到母家。因為悲傷過度。竟病倒了。伊父母又是悲痛伊的遭遇不幸。又是憂急伊的疾病。忙着請醫服藥。求神問卜。險些兒將他們兩老累倒。菊芬一面安慰伊的父母。一面衣不解帶的伏伺伊的姊姊。竹芬的病。一天一天的沉重起來。多少中醫西醫。都回絕了。這可

憐的竹芬。就在醉歐和王女士結婚的一天。拋棄了這混濁的世界。回到極樂世界去了。父母的悲痛。自不必說了。菊芬肝腸寸斷。哭箇不住。恨恨的說道：『這種朝三暮四的自由戀愛。真真是婚姻之魔啊。唉。婚姻。婚姻的爲你斷送了。』竹芬死了數月之後。梅芬因為產後虛弱。又受了伊婆婆和丈夫的氣。就成了不治之症。不到一月。也追着伊妹妹竹芬去了。伊父母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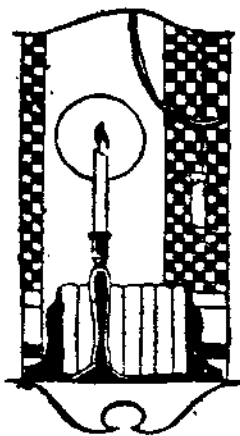
## 婦女之樂園

了重大的刺激。也都病了起來。虧得菊芬竭力的安慰。盡心伏伺。方才轉危爲安。可是伊已經心力交瘁。偏偏這時蘭芬的肺癆。已經醫生證實。於是死的大姊姊和三姊姊。病的二姊姊。衰老的父母。時時刻刻的在伊腦中盤旋着。伊真是萬緣都寂。百念俱灰。一顆柔弱易感的心。片片的碎了。伊想着好的一箇快樂家庭。竟弄到七零八落。死的死。病的病。都是誰的罪呢。伊不由的深深咒詛那婚姻之魔。伊從

此決計抱獨身主義。伊父母因爲兩個女兒都爲着婚姻送了性命。所以也隨伊的便。過了兩年。伊畢了業。就在學校裏當教員。不多時。伊父母因爲上次一病。元氣受傷。並且爲着死的女兒。悲痛太過。老年人禁受不起。也相繼去世。菊芬痛不欲生。幾次要想自殺。伊又覺自死的人。太無勇氣了。只得強忍着這悲痛的歲月。伊父親生前。曾立過遺囑。將遺產分爲三份。一份給他應繼的姪兒。一份充作養老。一

份給他的女兒菊芬。自然一切都照他辦了。過了喪事。伊因爲承繼的嫂子。和伊重見不合。伊決計離開家庭。一來免去氣惱。二來省得觸景傷情。平添許多悲痛。所以伊就帶了財產。離開上海。伊恐怕戚友的阻擾。竟人不知鬼不覺的悄悄地一箇人走了。伊遊歷了不少地方。最後便到了這鎮上。因爲地方偏僻。沒有學校。伊慨然以振興教育爲己任。又爲着兒童教育是根基。應當格外注意。就辦了這景德學校。

伊這時已改名為冷雪。此地離開上海又遠。所以沒有一人知道伊的歷史。他也不願意和人提這傷心之事。伊每當散學之後。常常一箇人在校門外那一帶樹林中徘徊。



在那夏秋交換的

時候。沿溪一帶濃蔭深處。有一對青年男女。在那裏

望着那縈迴清澈的溪水發怔。勾起了悲哀的舊事。伊想着可愛的家庭。親愛的父母。可憐的姊妹。飄泊的自己。兀自咒詛着婚姻之魔。向着那清溪灑幾滴傷心之淚。  
溪水裏着眼淚。悄悄的流去了。誰也知道這流水之中。竟含着傷心之淚。當中還包藏着一段傷心之史哩。

### 可憐的青年

萍女士

唱的情話。他們倆在這甜蜜的情境裏。真是流連忘返了。會約期。猶戀戀不捨的握手道別。

等到金烏西墮玉兔東升時。這青年的父親。是一箇勞動生活者。年紀有五十以外



## 婦女之樂園

了。只有一箇兒子。異常的歡喜。伊所以取一箇名字叫愛生。這老人家。因為望子成才的心切。特願把那汗血換來的錢都化費在他兒子身上。給他讀書。光陰很快的過去。眨眨眼的功夫。愛生已在中學校裏畢業出來了。得到的成績。很是優美。再加品性又好。校裏的一班師生們。那一箇不欽慕而讚美他啊。他自己呢。不免也很快樂。並且還能格外的自勉。到了下半年開學時。本想一意去投考大學。無奈他的父親再也沒有這些力量。把他父子倆所抱的宗旨給他們的環境打倒了。

咳。可惜呀。真可惜呀。人人所讚美而欽慕的一箇好青年。如今給那萬惡的金錢魔鬼重重壓迫着。可憐那愛生沒有發奮向上的能力。只好來做魔鬼之下的弱者了。咳。這是何等地可惜啊。所以他自己從和學校脫離以後。心上很是憂悶。常常縹着眉兒。想他自己的前途。真是黑暗已極。常言道憂能傷身。鬱能致疾。愛生的面貌漸漸地消瘦下來。他的雙親見了。怎麼不着急呢。就對他的兒子勸解道。「愛生呀。你的心上要放寬一些啊。你瞧那大學畢業生咧。出洋留學生咧。他們的肚裏。也是平平淡淡的。又沒有高深的學問帶回來。不過名譽上好聽一些罷了。照這樣看來。那末有什麼希罕呢。要知道你有垂老的雙親。只望你在社會上謀一箇站足的地方。能有布衣菜飯的地步就行了。不必要做那威威赫赫的偉人啊。你要明白一些。聽我

的話罷。現在某處地方有一所公園。裏面佈置很非常精緻。有影戲場咧。京劇場咧。各種的遊戲場咧。還有很大的花園。和彎彎曲曲的溪流。這不是很好玩的地方嗎。你何勿去走一遭散散心呢。愛生聽了他父親的話。不覺打動了他的心。欣欣然的跑到公園中去了。

愛生踱進影戲場裏。擇一箇空曠的位置坐將下去。正在熱心觀看的當兒。聽得前面的一張凳板格的一響。吃了一驚。定睛看時。原來是箇妙年女郎站起來的原故。這女郎穿一件藍色的布旗袍。圍着一條白色的圍巾。上面襯着一隻粉臉。覺得很是美麗。女郎見愛生給他嚇了一跳。心上不覺好笑起來。現着很抱歉的神情走出去了。愛生神還沒有定。魂卻給那箇女郎引了出去。今天所演的影戲。是「巧遇」的一段情節。愛生的心上很欣幸的默想道。「我今天和那箇女郎。難道不也是巧遇嗎。倘使我有這樣的一箇人。做我終身的伴侶。那麼我的身

心快樂。是無可比的了。」後來銀幕上面映出了「明日請早」的字樣。愛生才站起來。向他家裏的路上走去。還一面的想道。「今天所看的影戲。倒覺得很有意思。不妨明天再來看一下。」到了來朝。午飯剛吃完。他就興致勃勃的向公園裏走去。時方夏令。愛生走得氣急。要想尋一箇適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正當尋覓的時候。忽然看見前面一隻亭子裏。坐着一箇女郎。不覺喜出望外的說道。「呀。這不是昨

天的那個女郎嗎。好極了。這真是天假之緣。良機難得。我可不要輕輕錯過啊。」就鼓着勇氣。放大了膽。向亭子走去。靠近了女郎身傍。就低低的問道。「女士的芳名。可以見告嗎。」女郎

是適意。在這箇當兒。就開始促膝談心了。從此以後。這公園裏就時常有他們倆的蹤跡。白駒過隙似的光陰。一轉瞬間。已經有半年多了。他們的愛情正達到沸點以上。愛生屢次要向伊求婚。但因為家裏有一對牢守舊禮教的父母。他自己心上呢。又不忍違拗他的兩老。因此就不免的遲延下來。

實在不願意。可憐伊的父親嚴而又忍那事有和他反抗的能力。只可低首屈服的嫁過去了。自從他到了夫家以後。整天的總是背人掩泣。自傷身世。伊的丈夫蔣仲謀。看見伊這樣的悲傷。也不知道伊是爲的甚麼事情。用盡了千方百計去慰問伊。但伊總是一聲不答。愁眉不展。只可憐仲謀始終沒有得到向他一笑的幸願。後來由苦悶而要發怒了。轉念一想要道。「咳。不要呀。伊是一箇嬌生慣養的嬌女。已經在那裏



銜恨的記在心上了。現在得到了這箇消息。正中他的懷裏。就急急的寫了一封毒害伊的信。寄給蔣仲謀去。

仲謀正在公司裏辦事。由綠衣人手裏接到一封信。拆開一看。那知不看猶可。一看不得了。信中的一言一語。都是說他的妻子做淫蕩無恥的事情。看得他怒火直冒。七孔生煙。連忙向公司裏告了一箇事假。趁特別的快車趕回家去了。

一隻手來搶了就跑。伊疾忙回頭一看。嚇得伊魂不附體。面如土色。不多時。仲謀便拉着伊同往伊的母家去。

伊的父親見了愛珍。就怒不可當的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賤人。竟會做出不要臉的事情來。還不給我快快的死。』省得留在世上。害得我也沒有臉去見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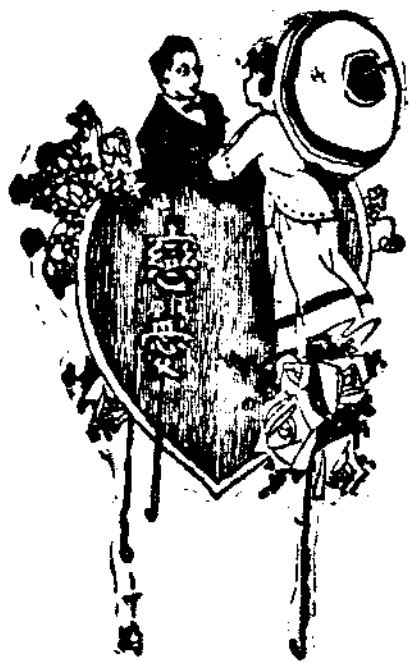
此再也沒有會面的日子。但你要知道我的軀殼雖死。心卻不死的。我並不怨恨你。

只恨我國的婚姻制度的不良。造成一片孽海。使一班青年男女。都葬身在裏面。想不到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呀。但是我和你倆不過是精神上的知己罷了。並沒有什麼無恥的事情發生。如今卻給他們侮辱得不成樣子。我還有何面目存在世上呢。咳。愛生呀。我死是很歡喜的。但是心上還捨不得你呀。只望你得到了我的死耗。切不

婦 女 之 樂 園

可過於的悲傷。要知道你有  
垂老的雙親。他們的志願是  
要你抱頭送終的。倘使你爲  
我而死。那末我的罪是何等  
的重呀。咳。愛生呀。你聽  
我的話罷。不要加重我的罪  
了。我現在是將死之人。尙  
有千語萬言。去向那一箇評  
說呢。『當伊只餘最後的一  
絲氣的時候。還是聲嘶力竭  
的呼着「愛生」「愛生。』  
愛生得到伊死耗時。哭得  
和淚人兒一般。整天的想着  
愛珍。無奈他因爲堂上關係  
。只可儘生在世界上。到那  
傷心悲憤的時候。就獨自一  
人走到愛珍的墳上。大哭特  
哭。沒有半年功夫。可憐愛  
生竟也到黃泉路上追隨他的  
愛珍去了。

★ ★ ★ ★



位地通普	裏封與頁底	位地	廣告價目
元五十二	元十	面全	
元五十		面半	
面議	印以	目如	以上
另行	紙色	期價	係每
刷須	用彩	登全	
別印	年或		
他特	及其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號出版

紫羅蘭 第四卷第九號

編輯者 周瘦鵠

上海帖園路一百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百十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香港 漢口 長沙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 梧州 汕頭

大零 洋售 每 三 角 册	郵費		目價	數册	期時	定報價目
	外國	內國				
	四角四分	一元六角	元六	冊四廿	年全	
	二角七分	三角	元三	冊二十	年半	

暑復清遊  
僥倖何人在下風



購用無敵牌香水精注意

本牌現在特製一玻璃塞香水精與一種正牌均與正牌式樣相同但於正牌一色加貼紅花標以示區別各標以注意

總發行所上海南陽橋家庭工業社

外圈印紅色  
中心印藍色  
白字均凸起  
無此貼者  
均係單料

